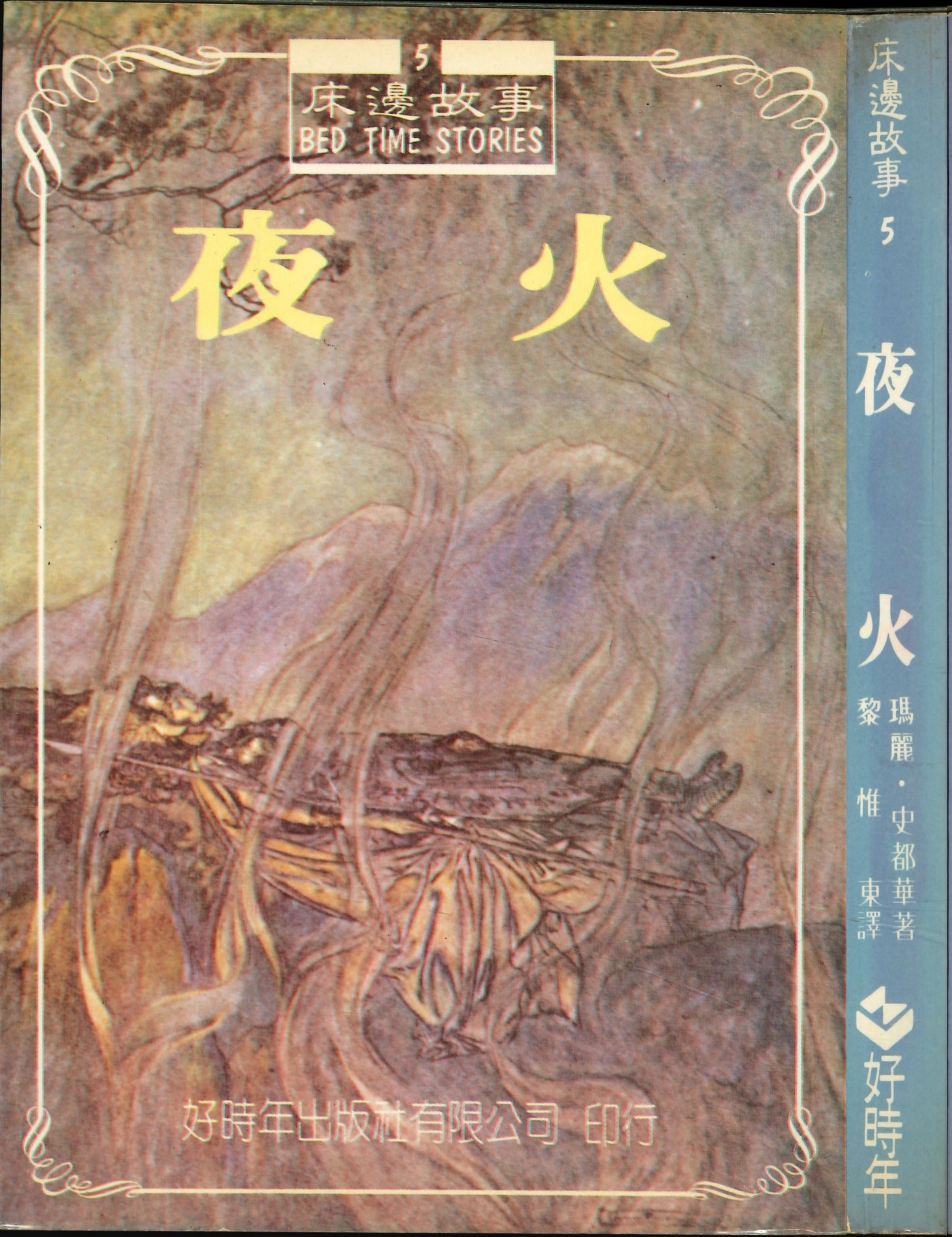
5

床邊故事

BED TIME STORIES

夜火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



床邊故事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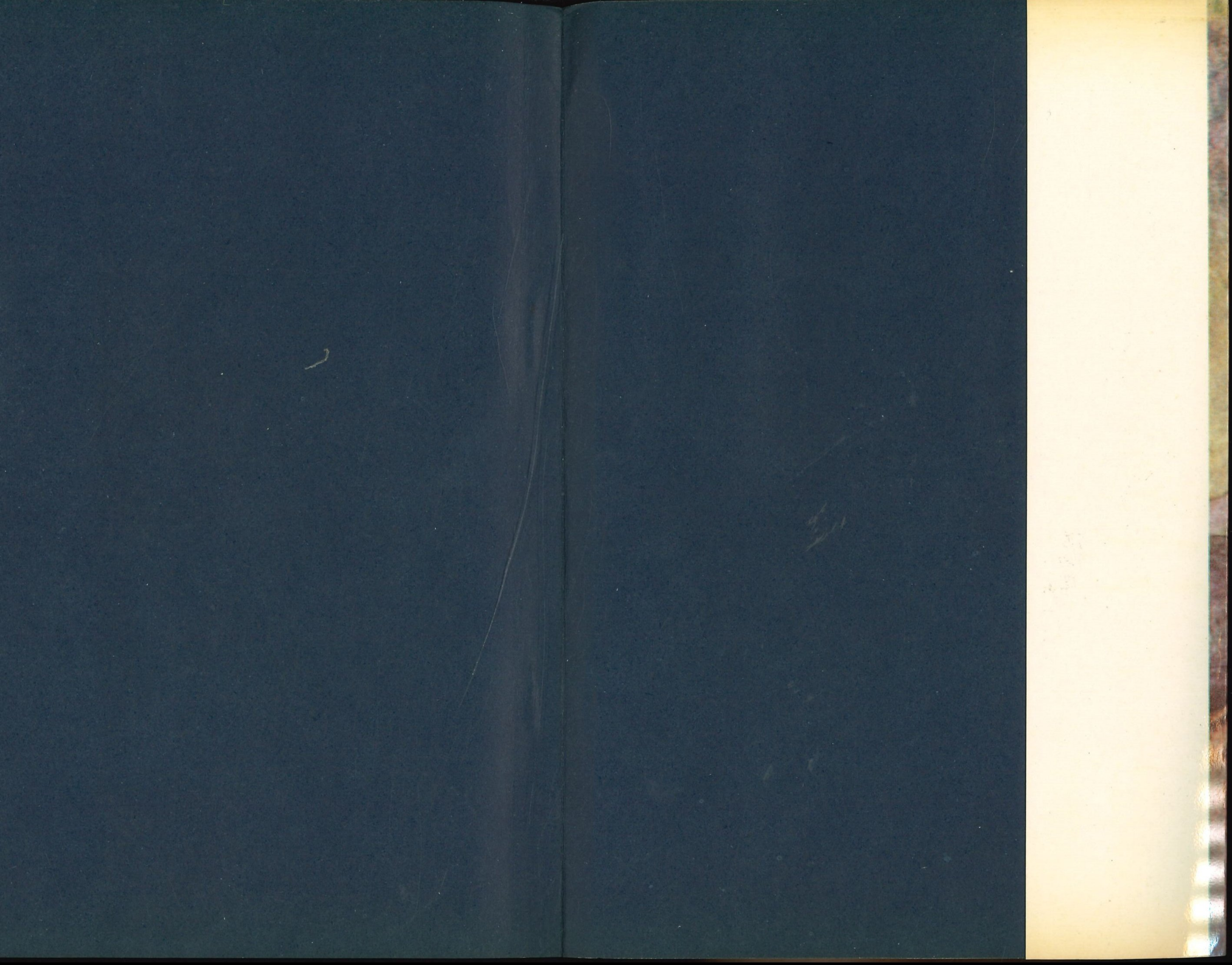
夜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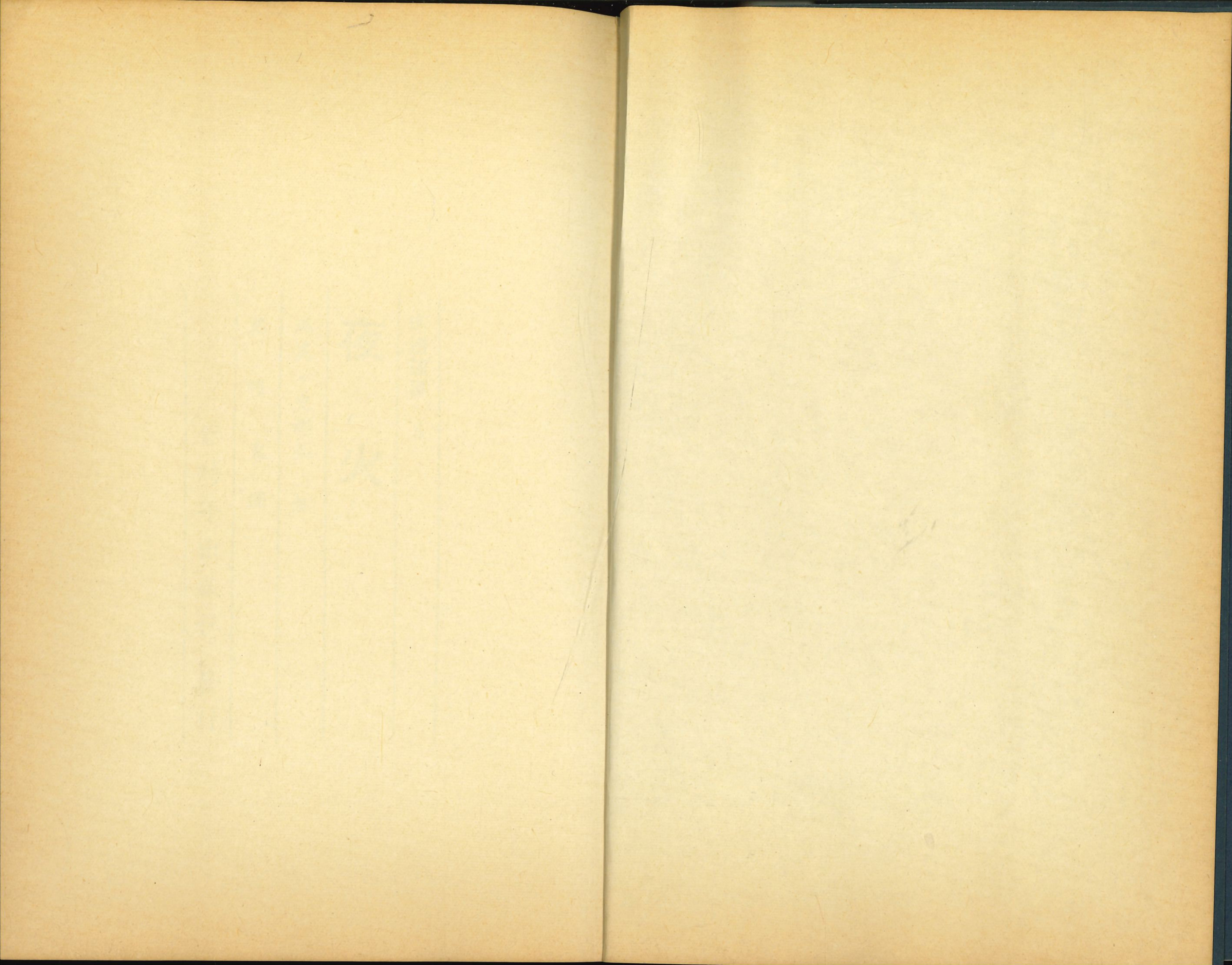
瑪麗・史都華著
黎惟東譯

好時年

Wildfire at Midnight

Mary Stewart





床邊故事 5

夜火

瑪麗・史都華 著

黎惟東 譯

好時年出版社 發行

關於「床邊故事」

自從我們推出國內第一套以翻譯小說為主的「名家名著」一系列好書以來，廣受國內外讀者的喜愛，在讀者的支持和鼓勵之下，我們的步子也愈加堅定、踏實。如今，「名家名著」已以其獨特的風格，在讀者心目中佔了一席之地，但是我們不敢自滿，更不願故步自封。如何能更擴大的為愛書的朋友服務，自始至終都是我們最關切的一件事。

因此，「床邊故事」系列便誕生了！

顧名思義，「床邊故事」是在睡前看的書。的確，現代人在一天的讀書、工作後，唯有睡前的那一段時間是最該輕鬆自在的，那麼為什麼不讓一本內容精彩的小書調劑緊張疲倦的身心呢？「床邊故事」仍是以翻譯小說為主，但是範圍更不受限制，浪漫、懸疑、偵探、恐怖、詼諧的故事，都在我們輯譯之列，而篇幅較小，使

讀者能很快的看完，帶着無窮的回味進入夢鄉，以高昂的情緒迎接第二天。

「床邊故事」和「名家名著」並沒有衝突，因為後者主要是名作家的好作品，而前者的選擇範圍較廣，一般作家的精彩作品、名作家的小品，全都可以納入，而以中篇小說為主，所以喜愛「名家名著」的讀者，一定也會喜愛「床邊故事」的。

「床邊故事」方才起步，非常需要讀者的愛護，我們也會更加努力，不負您的期望。

譯序

喜歡懸疑詭秘、佈局巧妙小說的讀者，對瑪麗·史都華的作品一定不會陌生，本公司在「名家名著」一系列書中，亦曾介紹過五本史都華女士的傑作，包括「九輛馬車」、「水晶洞窟」、「空山幽谷」、「梅林終曲」、「加百列獵犬」，相信讀者對史都華女士細膩的筆觸、精彩的情節已留下深刻的印象。為了使讀者能再次欣賞到她的作品，我們特別介紹「夜火」一書，讓讀者在「欲罷不能」且「膽戰心驚」的心情下，一口氣看完這本小說。

本書女主角珍妮達因婚姻生活失調而與丈夫仳離，心情的惡劣，加上模特兒工作的繁重勞累，使她身心俱疲，於是請假到僻靜的地方小歇幾天；滿以為斯蓋島的空山新雨，可以洗滌心靈的創傷，消除身體的疲憊，却沒料到在剛抵達該島的飯店後，就發現離異不久的丈夫竟然也住在同一飯店裏，由是揭開場場好戲的序幕。

先是個妙齡少女慘遭火葬，接着是一宗宗恐怖的凶殺案，這些離奇的案件發生

在這座羣山環峙的小島上，究竟是意外？還是謀殺？凶手自始至終一直圍繞在女主角的身旁，除了使人感到疑雲重重之外，更為了女主角的安危而不得不屏息地逐頁細看。

本書乃以人物為經，羣山為緯，史都華女士在描寫人物方面，固然個個活躍紙上，而在描繪羣山方面，更見其匠心獨運，讀來倍覺淒迷詭異。

1

首先，我覺得我雙親不應該替我取一個像珍妮達這麽笨拙的名字。其實，這個名字並不錯，只不過它令人聯想到提申那些比較次等油畫中的悅目但稍嫌誇張而造作的女人。雖然我確有那個威尼斯大畫家喜好的外表和風味，但却因爲出生於英國鄉間一個聖公會牧師的家庭，個性自然有點內向，況且除了外表和風味之外，我眞攪不懂提申中期畫風的「裸體維納斯」與我有什麽相似的地方。

平心而論，我必須坦白地承認我雙親的家族，確實曾與維納斯沾上關係——雖然說那是以前的事，但却是鐵一般的事實。我那落落大方、富藝術氣質且多愁善感的母親，並不忌諱她紅髮的女兒與裸體維納斯模特兒珍妮達．霍斯的名字相同。當時的珍妮達有一頭紅髮、冶艷動人，曾經風靡整個倫敦。她本來籍籍無名，母親大概有一半義大利血統；即使知道誰是她父親，珍妮達也絕不會承認他的。她來自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偉次普區的上層社會，從事模特兒工作，在一八五八年春天震撼倫敦的畫壇，那時她才十七歲。

珍妮達還不到二十歲，那些特別注重模特兒的姿態蘊含暗喻作用的畫家（除了擅長動物畫的蘭塞爾外），都樂於請她作模特兒。因爲她人盡可親，所以有「畫家情婦」之稱。一八六一年，

她挾此獨一無二的名聲，下嫁從男爵查理斯。儘管她丈夫竭力想維持兩人的婚姻生活，但在生下兩個小孩後，珍妮逵却爲了一個擅長裸體畫的法國派先進畫家而遺棄查理斯，讓滿腔怒火的從男爵養育一子一女，那個男孩，就是我的外祖父。

我母親爲人善良，落落大方，並富藝術氣質，把在家裏的空閒時間消磨在花園的烘爐上，烘製些碗、罐、瓶之類的可愛小玩藝兒。一九四五年，當我也在倫敦時裝界嶄露頭角時，她便用我聲譽不佳（但名氣響徹雲霄）的外曾祖母的名字稱呼我，根本沒有考慮可能發生的後果。

那年我十九歲，離開學校才短短八個月，就從西區時裝模特兒訓練班畢業，開始展開多彩多姿的服裝設計和時裝表演的生涯。在寢室中，我有些禮物：一小筆銀行存款（父親送的）、兩個手製的陶罐和一個煙灰缸（母親送的）、一本記事日記（哥哥魯斯雅送的）。當時的我，可說是紅透半邊天。

當莫偉利畫廊購得索爾納那幅名叫「戀人的綠袖」的油畫時，我仍然是時裝界紅得發紫的寵兒。畫廊老闆馬可．莫偉利打算趁機攪些花樣。也許有人以爲利用畫來攪花樣未免小題大做，但我認爲莫偉利的構想，大概是要藉着某些藝術品，表現出戰時樸素清苦的生活已成歷史陳跡的事實。「戀人的綠袖」正是最佳的代表作。這幅畫是索爾納一八六〇年大膽創新的得意作品，轟動當時的畫壇。畫的中央，站着一個打扮得雍容華貴的少女，畫中的人有如眞人那麽大。而全幅畫的焦點，都集中在少女的服飾裝扮上：衣服的料子是珍貴的鳥羽和鑲花邊的絲綢，上面還綴着

無以數計閃閃發光的珠寶玉石，散發出一股高貴華麗的氣氛。我個人認爲，單是作者在兩隻大大的綠袖上所花的心思，就足以令人歎爲觀止了，而這幅畫的感染力直使人覺得生活是多麽富裕充足，那裏會想到貧窮清苦的滋味。儘管索爾納的手法過於誇張，着色亦過於濃艷，使畫面顯得有點不協調，但無論如何，却無損畫中模特兒的丰采神韻，而那頭紅髮的魅力，更令觀賞者心醉。這是珍妮逵．霍斯最後一次以「盛裝」姿態出現在油畫中，難怪她必須全力以赴了。

莫偉利和他表弟尤果．蒙特費爾也爲了突出新招而絞盡腦汁。尤果是時裝設計家，也是我的老闆，他提議用畫中模特兒身穿的服飾爲底稿，並且以凸顯兩隻綠袖爲主題，重新設計一款新穎的服裝，由我在時裝表演會上展示，這種做法，很可能大大刺激時裝界與畫壇，造成前所未有的轟動，因而提高他們表兄弟的身價和地位。這個穩賺不賠的構想，自然是毫無異議地通過。至於我，當然可以藉着這個機會，把自己的事業推到最高峯。不過，我從未夢想這項榮譽會降臨在我身上，因此當尤果把整個構想告訴我時，我眞是受寵若驚，緊張得要命。

就這樣，我在表演會上展示新款的「綠袖」；一切不出所料，莫偉利和他表弟名利雙收。而我在面對那羣熱情的觀衆時，却有點侷促不安，說話也呑呑吐吐的，聲調平淡，而且很不自然。我知道我當時的容貌和舉止，看起來一定與索爾納畫中那位傲慢、老於世故的少女有幾分相似，所以尼古拉斯．杜里一眼就看上我，後來還擠過人羣上前向我搭訕。我當然聽過他的大名。那時候，他二十九歲，寫過三本轟動一時的小說，而且據說他說話相當有力量，不過，却略嫌尖酸刻

薄，又好長篇大論，但這些了解並不能增加我的自信心。不過，我實在沒法抵擋他的言語攻勢，剎那間，我覺得自己笨拙得很，加上他那近乎譏誚的眼光，更使我像個初出茅廬的女學生，只會支支吾吾地說些不着邊際的廢話，可是他却以為我在賣弄風情。大概姻緣是前生注定的吧，我們在三個月後結婚。

我無意細說隨後三年的婚姻生活。我對尼古拉斯的愛，真可以說是任性、愚昧而不理智的激情，這也難怪，那時我還是個被初戀沖昏了頭的少女，自然而然就陷入一個與自己理想乖違，且令人恐懼的生活中。不過，事實擺在眼前，尼古拉斯也看走了眼，因為本來他心目中的對象是再世的珍妮達．霍斯——一個年輕、沉着、老於世故，且能適應他習以為常的急劇轉變社會的成熟女人。很可惜，他太太是珍妮達．布魯克——一個剛離開學校不久，不懂世故，就連儀態、動作也是剛從訓練班和蒙特費爾的展覽會上學來的。

話說回來，這段一開始就因錯誤而結合的婚姻，並不是我們日後仳離的原因；愛，能打通任何阻隔。事實上，新婚那段日子，我倆間沒有太大的隔閡，尼古拉斯和我都在盡力維持雙方的關係。回想起來，我覺得要是我世故一點、精明一點，尼古拉斯是不會和我分手的，但一切已經太遲了；我們的相識，又何嘗不是太遲呢！根本上，時間就隔絕了我們，而並非相差十歲的年齡差距。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延續了一千年，橫阻在兩個生命之間，這條鴻溝實在太難跨越了。在我的生活層面中，這次大戰只是個含糊不清的記憶，很難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大戰仍然是尼古

拉斯精神上的夢魘，他沒法子一下子縫合心靈的創傷，傷痕只能偶爾點點滴滴地癒合，而我才十九歲，又沒有這樣的經驗，怎麼可能體會尼古拉斯心靈所承受的壓力呢？而他又怎麼可能想到，在我的自信中，對這次婚姻早已隱藏着不安和恐懼的破壞因子呢？

雖然促使這次婚姻觸礁的原因很多，但我與尼古拉斯的決裂也太快了一點。兩年來，我倆的關係名存實亡。尼古拉斯像昔日一樣不時到處旅遊，發掘寫作的題材，但他經常找出不少理由不帶我一起同行。後來我才發現他並非單獨旅遊，可是我毫不感到意外，我只是傷心欲絕，甚至感到屈辱，因為我還這麼年輕，又有一頭亮麗的紅髮，因此我不再三緘其口，而開始大發雷霆了。

我知道，如果我還想抓住尼古拉斯，最好閉口不提。在舌戰中，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況且我還有點依戀他，因此他不費吹灰之力就擊倒我，可是他不曉得他這樣做有多無情……。

我們終於在一九四九年離婚，我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父親又是位牧師，為了不令他們傷心，也為了符合天主教教會的慣例，我仍然冠上尼古拉斯的姓，同時也沒取下結婚戒指。過了一段日子，我回倫敦找尤果．蒙特費爾，他安排我在他公司工作。接着一連串繁忙的工作，令我透不過氣來。尤果待我很好，絕口不提尼古拉斯的事。倒是母親在來信中，偶爾提起他，甚至有兩次，她還想知道我和尼古拉斯能否破鏡重圓……。一年多後，我終於擺脫感情的牽絆，可是，每當工作得身心俱疲時，慈祥的母親和溫暖的家便浮現在我腦海裏，令我恨不得插翅飛回去。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倫敦擠滿了成千上萬的羣衆，幾乎令人窒息，大家等了兩三個星期，

準備觀看女王加冕慶典。一天早上，尤果・蒙特費爾一再端詳我疲憊和思家的臉色後，就叫我好好休息兩個星期。我立刻打電話告訴媽媽這個好消息。

「放假，」母親說：「是在六月初嗎？太好啦！但是你們回家度假，尼古拉斯會不會感到乏味？」

「媽，我——」

「雖然家裏沒有電視機，」母親得意揚揚地說：「但收音機也不錯呀，什麼大新聞都可以收聽得到……」

「那很好呀！」我說：「可是，媽，我想先找個安靜的地方小住幾天再回去，好不好？你應該知道，我只想在一個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地方待一陣子，拋開一切煩惱。我認為大湖區相當理想。」

「大湖區不夠遠，」母親馬上說：「去斯蓋島好了。」

我想了好一陣子，我最了解母親，她以為像天堂那麼遠，才是最適合的地方。她打斷我的思潮，繼續說：「你父親前幾天在登喜爾辦的園遊會中曾談到斯蓋島。你也曉得，這幾天一直在下雨，我們都窩在家裏。你知道嗎？老天好像總是在登喜爾的園遊會中下雨。對啦，講到下雨，我記得麥茜・登喜爾說過，他們夫婦在斯蓋島住過兩星期，那邊一樣是天天下雨。」

「哦，」我若有所悟地說：「去斯蓋島好了，我可以待在飯店裏好好休息。」

「而且，」母親說：「那裏沒有電視機。」

「我就是要找這種地方，」我率直地說：「登喜爾太太有沒有給你地址？」

「電話中有報時聲響，」母親心不在焉地說：「我們不可能已經講了三分鐘，這些聲音眞煩人。對啦，登喜爾他們……你知道嗎？他們最近買了一輛新車，很大的一輛，好像是叫什麼積高還是遮格的，反正——」

「叫積高雅，媽。你總得要告訴我登喜爾他們在斯蓋島時住什麼飯店吧！」

「噢，對！對！你知不知道，登喜爾上校開車，時速從來不超過三十五哩的，而且，你父親說——什麼事嘛？」

我在電話筒中聽到父親的聲音，但我一時聽不清他說些什麼。母親接着說：「你爸爸曾經記下那家飯店的名字，我也不大清楚……唔，這個就是了。卡覓斯・費安納偉特飯店——」

「媽？什麼飯店呀？」

「卡覓斯——我會清楚地讀給你聽，」她說：「我不大清楚——我不大記得——但這個一定沒錯。你認為怎樣，親愛的？」她又在問父親。然後，母親放下聽筒和父親說話，讓我一個人聽那煩人的報時聲音。母親平日雖然有點心不在焉，可是一聽到電話中的報時聲音，就連說話也嘰哩咕嚕、語無倫次了。「你爸爸說，卡覓斯是蘇格蘭蓋特語，正確的讀法是卡覓斯拿利。」母親說：「這家飯店在很偏遠的地方。你就到那邊玩玩吧！好好享受你需要的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

大自然生活好了。」

偉根街上傳來嘈雜的聲音，所以我坐下來，緊抓着聽筒。腦海中忽然浮現大雨過後翠綠山峯的景象，一切顯得那麼寧靜而深邃。

「你放心吧！」我慢條斯理地說：「我會好好享受的。」

「那就好了，」母親安然地說：「你到了斯蓋島，就曉得我的用意了。」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黃昏時分，我已抵達斯蓋島，一到達後，就馬不停蹄地踏上前往卡覓斯．費安納偉特最後的一段路程。母親說得很對，那個地方的確非常偏遠。本來，由斯多希特可經由陸路直達卡覓斯，可是這條路崎嶇狹窄，連當地惟一的公車也無法直達該地，只能載我到藍可史威海灣東岸的艾哥爾搭小船。這段路程令我吃盡苦頭，在東搖西擺的公車上，我連人帶行李跌倒好幾次。幸好不久便登上小船，開始橫渡金光閃爍的海灣，向着目的地進發。

一切是那麼寧靜安詳。藍可史威本身是個很大的海灣，位於羣山組成的弦月帶中央，水源則自大西洋貫入。艾哥爾的漁村就在弦月帶的尖端，漁村背後的小山丘，長滿了石南屬的植物；漁村的正對面，一片高峭的山壁自海上矗立，壁緣凹凹凸凸，呈鋸齒狀。在落日餘暉下，這些山峯變爲一片紫色。科威林是本島最大的山峯。

鎖在羣山懷抱中的海水平靜如鏡，羣山和天空投影在水面上，呈現出一幅深藍和金黃色的艷麗畫面。一道光芒在現實世界和水面世界中泛動着。小船沿着海灣近岸處前進，引擎發出單調而

低沉的聲音，海水在船首兩側輕輕地散開。半退的潮水，一次又一次地自岸邊收回它的沖擊力；帶有紅黑、橄欖綠的海草也隨着退潮的微波緩緩地擺動。海風揚起的氣味，有點辛辣刺鼻。海岸不斷從船身溜過；沿岸的山坡地，佈滿了夏日叢叢的樺樹。本來平滑的海面，現在多添了一條長長的航跡，並綻開了陣陣靛藍中帶黃色的漣漪。

在我們前面，就是弦月帶的中央部分，我可以看見在一個海灣的坡地上，翠綠的山谷從小丘陵一直伸展到海邊。據我所知，山谷後面是個湖，那裏丘陵四伏，水源滙流在一個深且窄的盆地裏，成爲卡覓斯河的滙流處。在目前的距離，我只能隱約地看到這條河流，勉強可以看到一幢白色的建築物座落在叢叢的樺樹中，而橫展的淺灘則緊接着大海。小船繼續前進，愈來愈靠近碼頭了。這時候，飯店的煙囪裊裊地冒出淡黑色的輕煙，和那深青色的山丘比較下，顯得格外清晰醒目。海面的閃光也隨着太陽的西下而消失，科威林的巨大影子跨過了整個小山谷，而山壁側面有個異常凸出的部分，遮住了日落的餘暉，形成一個斜斜的影子，覆蓋半個海灣。

「格斯芬。」在我身旁的乘客說。我嚇了一跳，因爲我一直都沉醉在四周迷人的景色中，尤其是羣山雄峙的壯麗，更使人有惟我獨享的感覺；我一時竟然忘了船上除了我之外，還有別的乘客。

「對不起，請問你剛才說什麼？」

他笑了一笑。我打量他一眼，覺得這個人看起來令人相當舒服，大概三十歲，一頭暗金黃色

的頭髮，藍藍的眼睛；體格高但不健碩，不過看來却很結實；或許因爲常做戶外運動，他臉上皮膚曬得黝黑。他穿着一套舊式的寬鬆長大衣，衣料是上好的斜紋軟呢。

「你一定是第一次來斯蓋島。」他說。

「是的。這裏的景色眞有點——扣人心弦，你說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我雖然對這一帶瞭如指掌，但每看一次，它們都美得令我透不過氣來。」

「它們？」

「噢，我是說科威林。」我猜想他一定是用當地發音來說這幾個字。他將視線轉移到別的景物上，我也隨之望過去。「格斯芬，」他繼續說：「就是那幾座從海上筆直地聳立的山最後的一個峯。他用手指往前指着。「看，那個是蘇爾·蘭艾山，隔壁那個遮掉太陽光線的是蘇爾·拜奧瓦山，又叫尖頂。」

「你是在說蘇爾·阿力士底吧？」在我們身後的船夫突然說。他是個強健的斯蓋島人，方方的臉、皮膚黝黑，說話帶有島上的口音。他漠不關心地駕駛，而且不時向下風處吐吐口水。「蘇爾·阿力士底。」他再說出這個山名。

那個乘客咧嘴而笑，而且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蓋特語，船夫聽了，臉上也綻開笑容。他然後又對我說：「摩度說得也沒有錯。在地圖上，那個山的確是叫阿力士底，好像是某些爬山家改的名字。但是我比較喜歡舊的名字，蘇爾·拜奧瓦不是很好聽嗎？它旁邊的是蘇爾·狄爾格，又叫紅

頂。」他的手指移向那個因爲背對晚霞而顯得陰暗的高峯，然後大聲說：「蘇爾·蘭吉利安！」說完後，立刻放下手，面帶笑容，笑中隱含着歉意——爲了剛才有點激動的擧止。他接着柔聲地說：「剛才你已經是在最好的情況下欣賞到羣山的外貌了。說實在，本島的晚霞和傍晚的羣星點點——唉，反正所有的景象都是五彩繽紛，令人心曠神怡。」

「你一定是個爬山專家。」我說。

「爬山專家？可以這樣說。」

「格蘭特先生是個大好人，而且又會爬山。」摩度說。

格蘭特掏出香煙，分給我和摩度，點好煙後將火柴棒丟到水裏。他對我說：「你打算在這裏待多久？」

「大概一個星期或十天吧，不過，要視天氣的好壞而定。要是繼續像現在那麽好，那就太棒了。」

「不會哦，」他確信地說。「摩度，你認爲怎樣？」

船夫猶疑的眼凝視着西南方，大西洋閃爍着微光的整個範圍沒入深藍色的天空中。他突然用手指着那個方向，扼要有力地說：「雨。」

「噢，老天爺。」我有點沮喪，眼前美好的景色，比我夢想中的空山新雨更討人喜歡。

「沒關係，」格蘭特先生用愉快的口吻說：「天氣快要轉好，很適合釣魚。」我看起來一定

是露出很茫然而失望的樣子，因爲他補充說：「你會釣魚吧？」

「噢，我不會，我不會！」我竟用這種大驚小怪的口吻說話，於是抱歉地說：「但我——我可以學學看。」

他更興致勃勃。「那，爬山呢？」

「不會。」我突然間覺得自己是個什麽都不懂的都市人。「老實說，我來這裏，只想——想安安靜靜地休息一下。」

他的目光停在我的行李上。「倫敦？」他又咧嘴而笑。「唔，如果你想避開擁擠的人羣和吵鬧的地方，來蓋斯島就沒錯了。在這裏沒有人會打擾你，除了黑色的科威林山，而最靠近它們的是——」他突然停下來。

「最靠近的。」我看見愈來愈近的飯店，四周有着青葱的樹林，但和在它東邊的一座巨大而孤立的山比起來，却有點相形見絀。「那座山是不是科威林的一部分？你剛才沒有提到它，那座叫什麽山？」

很明顯，格蘭特支支吾吾地說：「那是——那是柏拉芬。」

船夫把口中的煙拿下來，彈到水裏。「柏拉哈芬，」他以柔和的蘇格蘭高地地區的聲音重覆說：「藍——藍——藍……」

「藍山……」格蘭特有點心不在焉地說，然後把煙蒂丢到水裏，突然問道：「倫敦眞的有那麽擠呀？」

「眞的擠得要命。最近幾個月來，人潮不斷地擁到倫敦，非常熱鬧。那裏現在就像個大火鍋一樣，熱得快要爆炸了。」

摩度熟練地將船首轉向河口。「倫敦是這樣的嗎？」他的話中帶有驚奇的意味。「你眞的不想留在那裏觀看女王加冕，小姐？」

「其實，我蠻想的，但我——我有點工作過度，所以認爲度個假比較好。」

「是什麽東西吸引你來這裏？」格蘭特問道。他的雙眼仍舊注視著那座藍山。

「來斯蓋島？噢，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反正很多人都想找個時間來這裏玩玩，不是嗎？而我是想找個安靜的環境散散心。我會到些小山走走。」

「一個人？」摩度的話中含有言外之意，使得我注視着他。

「是呀，有什麽不妥嗎？」我詫異地說。

我發覺他與格蘭特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把視線轉向前面漸漸靠近的碼頭。我笑一笑，然後說：「我不會迷路的。我不會忘了自己是個都市人。所以我要走也不會走得很遠，不可能超出海灣或柏拉芬低地的範圍。這樣，大概可以了吧？我不會出事的！」我轉身問格蘭特，「摩度是不是認爲我會在霧中迷失，或者會被水鬼拐跑？」我沒再說下去。我們的視線遇上了，他臉上的表情實在難以言狀，好像有不少難言之隱，可是我什麽也看不來，我遲疑了一下，內心感到有點莫

明的不安和恐懼。

他垂下眼睛。「我猜摩度的意思是——」

此時摩度熄了引擎，突然而來的寂靜打斷格蘭特的話，就像炸彈能炸斷東西那麼有效。「倫敦……」摩度若有所思地說：「倫敦現在離這裏很遠了！的確離得很遠……」雖然他說話時吞吞吐吐、有點欲語還休，但我認爲那可能是個人的說話習慣，不足爲奇，可是我有個不安的感覺，因爲他一直都在東拉西扯，說話不着邊際，其中難免有詐，而且他有點故意表現自己是個純樸的山地人，不過我敢斷定，他是相當老到和世故的。「聽說，倫敦是個很好的城市。西敏寺、比加得山廣場、動物園等都是値得一遊的地方。我曾經在照片上看過——」

當小船沿着碼頭加速前進時，我帶着懷疑的口氣問道：「摩度，你最近一次看到倫敦是在什麽時候？」

他扶我上岸時，定神地看了我一眼。「在八年前，小姐，從緬甸同來的途中……」

格蘭特替我拿行李，開始踏上到飯店的小路上，當我跟在他背後時，發覺摩度盯了我們好一會兒才轉身同到小船上。那個看來單純的斯蓋島人的擧止和言談，一直都有點……好像在隱藏什麽似的。是否故佈疑陣？他爲什麽要這樣呢？爲什麽老是要急着轉變話題呢？

我們沿着小路，走到飯店面對着山谷的前門。當我隨着格蘭特拐過彎角時，忍不住再次凝視東邊那座巨大寂寞的高山，它就像一隻老鷹，盤桓在山谷的上空。

柏拉芬？藍山？

我轉身走進飯店。

2

一個小時後，我梳洗裝扮完畢，坐在飯店的客廳，在其他旅客還未湧進來吃晚餐前，好好享受片刻的清靜。我啜飲着品質特佳的葡萄酒，把雙脚伸到暖烘烘的火爐前。客廳三面都有落地玻璃窗，外頭壯觀的山色映入眼簾，令人倍覺舒暢。

逐過客廳的玻璃門，我看見飯店的大門打開了，有兩個女人走進來，橫過大堂走向樓梯口。其中一個年紀大概跟我差不多，黑濃的頭髮剪得很短很高，看起來有點像男孩的髮型。一身登山的裝扮：寬鬆的褲子、長靴、厚重的運動衣，使她看來頗有男兒本色。另外一個外貌很年輕，大概二十歲，頭髮又長又黑，面頰紅得發亮，可是好像並沒有特別快樂的樣子，而那背在背後的行囊，累得她連腰也挺不直。兩人拖着疲乏的步伐上樓去。

一兩分鐘後，隨着而來的是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兩人都又高又瘦，而且有點駝背，一臉和藹的樣子，擧止亦温文有禮。兩人一本正經地携着一個魚籃步上樓梯。跟着這對老夫婦後面的是個步伐沉重的女人，兩隻手插在寬大衣服的口袋裏。我沒有看到她的臉孔，但從她無力的脚步和略彎的肩膀來看，要不是沮喪憂鬱，就是疲累不堪。

我打個呵欠，伸伸脚，再喝些葡萄酒。隨手拿了一本放在身旁的過期社會週刊，懶洋洋地翻

閱。彩色的一面插頁中，盡是些在狩獵會擧辦的晚宴和慈善晚會的人物；雄壯的馬匹、相貌平凡無奇的女人、盛裝的男士……。沒有什麽引人入勝的地方，於是我改看一本「倫敦電話指南」雜誌，它比那本社會週刊有趣味多了。我逐頁翻閱，發現裏面有一張我的照片，背景是名家具設計家亞當所設計的壁爐架，所穿的則是尤果・蒙特費爾最得意的傑作。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件很可愛的晚禮服。在舞臺劇專欄中，男主角亞力山大・基尼斯滿臉鬍鬚，有如中國古代的虬髯客；攝影師維伍曼・力慈用特殊的手法，凸顯女主角瑪茜亞・美玲有名的笑容，她含情脈脈的眼睛出神地凝視着遙遠的地方……。

此時，客廳的門一開一關，稍微發出聲響。一位女士走進來，一屁股坐在我對面，叫了一杯飲料。

她看起來很像瑪茜亞・美玲。我揉一揉眼睛，再仔細看看，一點也沒錯。光滑、金黃色的頭髮、迷人的眼睛、小巧的鼻子，但嘴巴却不怎麽好看。她就是那個羅曼史層出不窮的超級巨星，從大戰的第一年到今天，倫敦最大的劇院都擠滿了購票的人潮，爭睹她的丰采。

侍者把飲料端來。瑪茜亞拿起飲料，啜了一口，視線與我相接，很勉強地擠出一絲笑容。然後，笑容變爲凝視的眼光。

「對不起，」——她說話的聲音有點低沉，和戲中一樣——「我們以前是不是見過面？我認識你，我沒說錯吧？」

我笑一笑。「美玲小姐，我猜你平常一定會想盡辦法躲開那些自稱認識你的人，以及無謂的糾纏。你這次主動說認識我，確實很够勇氣，可惜我們從沒見過面。」

「我肯定我以前見過你。」

我用手指頭逐頁翻開雜誌。

「也有可能，我是表演時裝的。」

「那就對啦！我曾經在表演會上看過你，你是替蒙特費爾工作的，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表演時裝，但有時候也寫寫小文章，做個玩票的作家。我姓杜里，全名是珍妮達．杜里。我當然知道你是誰，以前還看過你演的戲，那部戲非常有名，叫做——叫做——」

「叫做『野性的美女』。那是部早期的戲了。也難怪你記不起來。你去看的時候，大概還是個綁着馬尾的少女吧！」

我笑着說：「我早就忘光了，忙着賺錢嘛。」

「會嗎？」瑪茜亞喝了口琴酒，然後望着我說：「但是我却記得在那兒見過你，不是在照片上，而是在去年李特葛辦的冬季服裝表演會。我還買了那套晚禮服。」

「我記得是用黃玉色天鵝絨做的——十分漂亮的衣服。」

她又沾了一下酒杯。「我也覺得很漂亮，但那却是大錯特錯。你跟我一樣清楚，這件衣服不

大適合頭髮金黃色、皮膚白皙的女人。」

「可是，你買那套衣服時，還沒把頭髮染成金黃色，而且皮膚看起來也沒有那麼白！」我率直地說，沒有權衡輕重，但馬上覺得不太對，所以趕緊說：「對不起，我——」

但她沒有不高興的樣子，反而笑得咯咯作響。「我自己也記不清楚我買這套衣服時頭髮是什麼顏色。我只記得參加『米玆』一劇演出時，頭髮還是褐色的。可是，這套衣服不太適合我的造型，反正，『米玆』是部失敗之作。」她稍微舒展雙腿，嘴上掛着她那有名的笑容。「眞高興在這兒看到你，才來三天，我就有點想念都市生活，今天是第一次能跟別人談談像時裝這些時髦的東西。我眞的很喜歡時裝，你呢？」

「那當然，而且我的工作——」

「我知道，」她說：「可是飯店中的每個人都是言之無物，不是談釣魚，就是說爬山，我看他們快累死了。」

「那你來這裏幹什麼？」我不知不覺中又吐出這句很不禮貌的問話。幸好，她回答時毫無惱色。

「我來這裏是要休息休息的。」

「噢，我明白啦！」我盡力把說話的語調放得平淡些，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但瑪茜亞瞪了我一眼，然後又笑起來。

「請你不要誤會，」她說：「我並不是失業，我眞的是想散散心才來的。上個星期才剛演完一部戲，亞德勒說我看起來『了無生氣，動也不想動』，勸我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剛巧我看到一本書，說斯蓋島很適合度假，所以我就來這裏。」

「斯蓋島有沒有書上說的那麼好玩？」

「算不錯啦！這兒的山色確實美得令人心醉，昨天我還看見一羣鹿。但問題是你不能隨意到處逛。你喜不喜歡到比較崎嶇的山路散步？」

「當然喜歡。」

「我可不像你一樣。況且斐格斯又不願意將車開往這些山路上。」

「斐格斯？哦，原來你先生也在這兒。」我腦子拚命地打轉，但怎麼也想不起瑪茜亞．美玲最近的男伴是誰。

「我親愛的珍妮達小姐，到目前爲止，我根本還不想結婚。沒結婚，可以隨時換胃口，不是很棒嗎？」她吃吃地笑，樣子很甜，我也不自覺地笑起來。她的可愛處在於爽直，不矯揉造作，令人覺得她很有誠意，這種誠意，使我們談得相當投機。「不，斐格斯是我的司機。」

「瑪茜亞！什麼？你眞的帶了一輛車和司機來斯蓋島度假？難道你眞的了無生氣，動也不想動？」

「唔，我最討厭走路，」她理直氣壯地說：「而且我們又不是整天都待在飯店裏，有時要到

高地或島上觀光觀光。要些別的飲料好了，我請客。」她伸手按鈴叫侍者來。「其實，我之所以來這裏，有幾分是爲了斐格斯，因爲他在這裏出生。雖然他並不十分懷舊，但斯蓋島似乎適合任何人來遊玩。」

我瞪着她，有點不能自制。「你十分——體貼。」我說：「對你那些雇員。」

她看着我，這次笑容很明顯是來自那齣十分猥褻的戲劇「好吧，我的甜心」。「我豈只體貼而已？但斐格斯——噢，這些葡萄酒淡而無味，不是嗎？再來杯琴酒！」她告訴侍者後，又轉向我說：「你知道嗎？若我用這種態度對飯店中其他人說話，他們準會驚訝得像鱒魚標本一樣——動也不動。」

「飯店中還有什麼人？」

「唔，我看看……那邊的是上校和科杜．森遜太太。他們笨笨的，但還算可愛，整天都在釣魚。可是據我所知，到現在連根草也沒釣到。」

「我好像看到過他們進飯店，年紀蠻大的，手裏拎着個空魚籃。」

「沒錯，就是他們。談到魚，還有柯尼根夫婦和布雷恩先生。」

「不會是艾力斯特．布雷恩吧，會那麼巧？」

「我想這個人正是。」她雙眼閃爍着推測的神色。「他是你朋友？」

「我認識他。他是搞廣告的。」

「哦，他和柯尼根夫婦處得不錯。不管什麼時候，如果要我同情別的女人，我會同情那個嫁給哈特利・柯尼根那麼英俊瀟洒的男士的女人。」

「爲什麼？」我興致勃勃地問，瑪茜亞發表的男女關係觀，一定值得洗耳恭聽。

「魚啊！」她簡單地回答。

「魚？唉呀，我懂了。你是說爲了魚？」

「一點也不錯。柯尼根和布雷恩這兩個傢伙就像科杜・森遜夫婦一樣，從早到晚，不是談論魚，就是釣魚。總之，魚！魚！魚！柯尼根太太幾個星期以來，很明顯過得很不愉快，但她並沒採取什麼抗議的行動。這樣一來，她只好雙手揷在口袋裏，可憐兮兮地到處亂逛了。」

我還記得那個看起來很沮喪，拖着沉重步伐跟在科杜・森遜夫婦後面上樓梯的女人。「我看過她，她看起來眞的很不快樂，可是我相信，」我深思熟慮地說：「旣然那些魚這麼吸引男人，我們做女人的也應該和魚好好競爭一下。」

瑪茜亞・美玲挪動身軀，整個人都陷入沙發椅中，然後說：「不一定吧？」

「好吧，」我說：「你不贊成也沒關係，因爲你有本錢，不用和魚競爭也能抓住男人的心。但別的女人可不成。」

「可是，柯尼根太太並沒試過！」瑪茜亞有點不安地說：「而柯尼根先生——噢，好了，你還看見什麼人？」

「我看見兩個女人——」我說。

「對，有兩個女人，那個詞是什麼？——同性戀，」瑪茜亞以其可愛動人的聲音說：「她們搞——」

「瑪茜亞，不會吧！你沒搞錯吧？」

美玲小姐愈說愈興奮，眼睛閃動光芒。「那個小孩！」她大聲地說：「頂多才十九歲，但那個模樣和男人差不多的女人却整天拖着她到處跑！我敢說，這個女人一定威脅那個小女孩做某些見不得人的事！」

「如果那小女孩不喜歡那女人，」我照理直說：「爲什麼會跟她在一起？」

「我告訴你，她們是——」

「不要這樣說，瑪茜亞。你知道嗎？這算是誹謗。不要忘了，這兒是蘇格蘭的釣魚飯店，不是戲劇界的鷄尾酒會。」

「也許你說得沒錯，」她歎了口氣。「事實上，她們在同一所學校教書，年紀小的那個剛教了不久，大的那個教P・K或是R・T。是她自己承認的，我可沒亂說。」

「承認什麼？」我有點吃驚地問。

「承認她是教R・T，反正就是這類東西。R・T是什麼科目？」

「我想她一定是敎『肌肉基督敎思想』——主張除了堅定的信念外，還要有強健的體魄，過

快樂的生活。」

「唔，你懂得眞不少！」瑪茜亞沮喪地說。

「這裏還有什麽人？我在小船上遇見一個從艾哥爾來的男人——」

「那可能是羅得偉・格蘭特。我認爲他實際上是住在這裏的。是不是身材高高，頭髮暗金黃色，外貌挺不錯的？」

「就是這個人，還有眼睛是藍色的。」

「你認爲他怎樣？」瑪茜亞帶有情感地說：「他的確很有趣。我是說，如果不是因爲——」她停下來，喝了口琴酒。

我想看看斐格斯的好奇心愈來愈強烈了，於是就順口回答說：「我猜這個羅得偉・格蘭特也很喜歡釣魚。」

「什麽？沒錯，那班人都是釣魚迷。」瑪茜亞說：「但我可以聲明，他只偶爾釣釣魚，大部分時間他都散步或做別的事情，很少待在飯店。」

「他是個爬山專家。」我笑着說。

「可能是。還有個很喜歡爬山的傢伙，叫比高。」

「奴納・比高？」

「大概沒錯。又是你的朋友？」

「不是，我從沒見過他，只聽人提過。他是個有名的爬山專家。」

她的興致又來了。「眞的？噢，你不說我還想不起來，他每晚都聚精會神地研究地圖，不然的話，就是貼着收音機，全神貫注地收聽有關別的登山團攀登聖母峯的消息。」

「在那邊的那個男人是誰？他寫過一本關於楠加柏巴羣島的書。」

「哦？」瑪茜亞沒什麽興趣地說：「那個傢伙名叫赫拔希，有點同性戀的樣子，整天和另一個男人泡在一塊兒，但我不認爲他們是一起來斯蓋島的。赫拔希大概是個作家，身材矮小而圓滾滾的，十足像個『蘇布』。」

「『蘇布』？」

「『蘇布』就是壓不扁的意思。」

「我懂啦，但這個字有點怪怪的。是不是義大利話？」

她笑得快說不出話來。「我的天呀，你好像要考我的樣子，不是嗎？我得要小心點說話才行了。親愛的，那不是義大利話。大概在三十年代，那時你大概還在吃奶；小孩子都會買個壓不扁的橡皮球來玩。大家都叫這種球做『壓不扁』。」

「你一定也常常玩這種玩藝兒？」

「小姐，」瑪茜亞又說：「你眞是童心未泯……總之，那個矮小的傢伙是個道道地地的『壓不扁』，圓滾滾的身材，還穿着奇形怪狀的背心。還有一個是昨晚才到這裏來的，我不知道他的

名字。不過，我有個預感，他也是作家。」

「我的天呀！作家眞不少。」

「我認爲這裏的人都是天才，包括我們在內，對不對？不過，大概沒有半個好人。至於『蘇布』，就更不用說了。昨晚才來的那傢伙皮膚黝黑的，眼睛相當迷人。」瑪茜亞富有詩意地說。

「看來，這些人都各有吸引人的地方。」我說。

「是這樣嗎？」她不太相信地說。「噢，對啦，飯店內有個年齡很大很大的女人，我猜她是科杜・森遜的母親，整天都在編織毛衣，此外還有三個在河邊露營的年輕人，他們赤脚走進飯店吃飯，出去的時候帶着鎚子、鐮刀等雜七雜八的東西——」

「我敢打賭，他們一定是地質學系的學生，」我說。「我不曉得他們帶鐮刀幹什麽，難道又是爲了釣魚？看來你和我最好都馬上去學釣魚。聽說釣魚可以鬆弛神經呢！」

突然，她用害怕但帶有敬意的眼光看着我。「我的天呀！你眞了不起！但——」她向我左手瞥了一眼，點點頭。「我應該早就知道你結過婚。大概是你先生令你心情不好。這樣說來，要是那個可憐的柯尼根太太——」

「我並沒結婚。」我說。

她知道會錯意。「噢，對不起，我——」

「我離婚了。」

「哦——哦！」她好像放下心頭大石，展顏歡笑。「你離婚啦？我也是呀！」

「我知道。」

「我已經有三次離婚記錄，不妨仔細把這些經驗告訴你，他們都是討厭鬼！」瑪茜亞侃侃而談。

「對不起，你的意思是——」

「我是說，男人都是些討厭鬼。」

「哦？我明白了。」

「不要告訴我說，你那個不是討厭鬼。」

「他化了灰也是個討厭鬼。」我說。

「我就知道，」瑪茜亞說。「他叫什麽名字？」

「尼古拉斯。」

「那個畜生！」她大大方方地說，我看得出她有點好打不平的樣子。「珍納蒂，再來一杯酒吧。把事情從頭到尾告訴我。」

「這次讓我請客，」我堅持按鈴叫侍者來。「我的名字不是珍納蒂，而是珍——妮——達，是義大利語，就跟『蘇布』一樣。」

「這名字不錯，」她說：「你怎麽會有個義大利的名字？」

「噢，說起來要扯回幾代以前了……」我叫了酒；瑪茜亞沒有進一步追問我和尼古拉斯的事情，令我很高興……「我的外曾祖母就叫珍妮達。誰有像她這樣的祖先，都會對過去的事守口如瓶，不願提她的醜聞。」

「她到底做過什麽事？」瑪茜亞好奇地問。

「噢，她誤入歧途，做過很多藝術家的模特兒、情婦，後來嫁給一個從男爵，而且——」

「我也嫁過一個從男爵，」瑪茜亞興高采烈地說，「但我後來和他分手了。你外曾祖母有沒有和他分手？」

「當然有。她和一個法國派先進畫家私奔，跑到巴黎去，在那裏還賺了一筆可觀的數目——不要問我她是怎麽賺來的——最後以八十七歲高齡，在一間女修道院過世。」

「這也不算什麽醜聞，」瑪茜亞說話的聲音，好像嫌聽得不夠過癮似的。「修道院沒什麽好說的，但其他方面……你有一個那麽出色的外曾祖母，眞可說是求之不得，尤其是她又有錢，又有從男爵夫人的頭銜。」

我笑一笑。「這些東西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我母親是她惟一的外孫，但據我所知，珍尼達把她所有的錢替修道院投了保險。」我放下空空的酒杯。「因此我只好賺錢養自己。不過我和外曾祖母不同，她脫掉衣服賺錢，而我却穿着衣服賺錢。」

透過玻璃門，我看見科杜·森遜夫婦走下樓梯來。一位女士慌慌張張地穿過大堂，朝著餐廳

走去。而窗外，霞紅色的天空已變爲銅褐色，使得參差不齊而峻峭的山峯變得更爲暗淡。三個年輕人——一定是那幾個露營的學生——從河邊走向飯店。他們沿着遊樂廳的玻璃窗走向大門口，最後我聽到大門一開一關的聲音。

不知從那兒傳來七聲鐘響。

「我肚子很餓，」我說：「謝天謝地，終於到了吃飯的時候。」

我站起來，走到面向東邊的窗戶。山谷的平地伸展到飯店前面，其中牧羊的草坪幾乎有一平方公里那麽廣闊；零星的溪水散佈其間，緩緩而蜿蜒地流入大海。一條狹窄、凹凸不平的小路彎彎曲曲地橫過草坪，沿着海岸線延伸，最後爬上了山坡，而隱沒在石南叢中。右邊的大海呢喃低語，羣山影子的覆蓋，使大海變得更灰黑，失却白天的光澤。遠在左邊，柏拉芬脚底的一道微弱波光，與銅褐色的天空遙相呼應。

一隻遲歸的松鷄高叫一聲，好像在說「回家了」，然後復歸平靜。岸上，一隻海鷗輕輕地舒展翅膀；大海似乎寂然不動。這景象最爲自然和荒凉；此刻，只有鳥鳴和綿羊的低吟，只有海鷗拍動雙翼，還有一個夜歸人，不慌不忙地橫過草坪，朝飯店走來。

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他的鞋子踐踏碎石所發出的聲響，驚破四周的沉寂，靠近他身旁，有一隻覓食中的沙鮭鳥嚇得振翅而起，向險峻的柏拉芬迂迴地飛行。剛開始，我還看見沙鮭鳥後翅銀白的光澤，可是不久，光澤便消失於山谷中。

「柏拉芬……」我熱切地說：「我眞想——」

在我背後，傳來瑪茜亞尖銳和急速的叫聲。「請你不要再提柏拉芬，好不好？」

我回頭看着她，感到有點莫名其妙。她正要一口氣喝完第三杯琴酒。她看着我，表情十分怪異。瑪茜亞粗鹵而無禮的表現，使我有點困窘、震驚，於是我反瞪她一眼。我知道，自己不太應該把話題轉到珍妮達和她的醜聞上，可是我眞的不想提到尼古拉斯的事情。不知道她是否因此而感到無聊——但她看來並不是這樣，相反地，她似乎興致勃勃，不可能失態才是。

瑪茜亞露齒一笑，有點道歉的意味。「我實在控制不住，」她說：「請不要放在心上。」

「沒關係，」我的聲音有點不自然。「對不起！」我轉身望着窗外。

巍峩而富震撼力的高山映入我眼簾，忽然間，我若有所悟。瑪茜亞之所以失態，並不是由於我提到珍妮達，而是我提到柏拉芬。當我一說出柏拉芬這三個字時，瑪茜亞張皇失措地拿起酒猛灌，就像蝸牛大驚時，馬上縮回殼內一樣。剛開始是羅得偉・格蘭特和摩度，現在是瑪茜亞・美玲……一提到柏拉芬，他們就有點不太對勁，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像力太豐富，有點胡思亂想？

天色愈來愈昏暗，那個獨行的遲歸者大概再走二十碼就到飯店門口了。我注視着他，突然覺得自己的身體有點僵硬，血液也凝固似的，我再看了一遍……。

「我的天呀！」我失聲尖叫，而且飛快地奔回座位去。

我停在火爐前的地毯上，深深地吸了口氣。瑪茜亞・美玲站在我前面，兩隻眼睛瞪得比鷄蛋

還大。

「什麽事？是不是因爲我剛才——」

「根本與你無關。」我有氣無力地說：「是那個來到飯店門口的男人。」

「男人？」她有點摸不着頭腦。

「沒錯，我想他是你提起的黝黑、眼睛迷人的不知名作家，……你雖然不曉得他的名字，可是我却一清二楚。他的名字是尼古拉斯・杜里。」

她嘴巴張得大大的。「不會吧！你是說——？」

我點點頭。「一點也沒錯。那個人是我丈夫。」

「那個——那個討厭鬼？」

我苦笑。「正如你說，這個假期，」我沒有一點自信地說：「將會十分有趣。」

3

果然不錯，住客登記簿上有大大的龍飛鳳舞般簽名：「尼古拉斯・杜里，倫敦。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我看了一會兒，輕咬着嘴唇。然後，在另一頁的上方，我又發現同一個人的筆跡：「尼古拉斯・杜里，倫敦。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原來夏天一開始，他就來斯蓋島。我看着簿子皺皺眉頭，內心不斷地揣測他幹嘛要來這裏。根據我以前對他的認識，這兒的高地、鱒魚、籠罩在霧中的石南叢和樸素的島民，很難適合尼古拉斯那種世俗而文明的心靈。所以他不太可能爲了度假來斯蓋島，一定是爲了發掘小說的題材而來的。我拿起筆，自覺有點顫抖。在這裏遇見他，我還是可以處之泰然，不過，却再也不能讓我對他重燃愛心和信心。雖然，在倫敦的社交圈子中，那些離了婚的夫婦，常常在偶然相遇後破鏡重圓。

我把鋼筆揷入墨水瓶中，猶疑了一下，最後還是在簿上寫下：「珍妮達・布魯克。田克・阿伯斯敎區，偉域斯郡」。然後，我忍痛用力把戒指自指手上拉下，放入皮包中。飯店老闆斐森門少校一定會覺得奇怪，爲什麼杜里太太會突然變成布魯克小姐。但我可以告訴他：我以爲在同一家飯店中同時出現杜里先生和杜里太太，將會帶來不少困擾。瑪茜亞・美玲已經答應隻字不提，所以尼古拉斯不會知道四年來我沒有恢復布魯克小姐的身分。當我們相遇時，他跟我都會同感侷

促不安，而且會儘量避免齟齬的接觸時的尷尬。不管怎樣，我可以肯定自己的應對和行事能中規中矩、不慍不怒，可是，我很了解英俊但情緒多變的尼古拉斯・杜里，所以不太指望他在言談舉止上有很好的表現。

忽然背後傳來一個男人的招呼聲：「珍納・杜里，眞的是你！」我嚇了一跳，有點緊張兮兮的。

我很快轉過身來，看見一個男人下樓向我走來。

「艾力斯特，眞高興再見到你！你這幾年跑到那裏去了？」

艾力斯特・布雷恩握住我雙手，笑得很開心。他身軀高大，外貌粗獷，一頭棕色的頭髮，總是蓬蓬鬆鬆，好像一堆雜草似的；可掬的笑容背後，隱藏着無限的機靈和睿智。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來自冷酷而現實的廣告界的人。

「大部分時間都在美國，偶爾跑跑巴西和巴基斯坦。你知道我是搞廣告的。」

「我記得。你回來很久了嗎？」

「差不多六個月了。這次我有兩個月假期，所以和一些朋友來這裏釣釣魚。」

「再看到你，眞的太棒了，」我說：「你現在曬得黑黑黃黃的，看起來更帥，艾力斯特！」

他向我露齒而笑。「很可惜我沒辦法回敬，對你也恭維一番。珍納，我的小可愛，你不可愛了，」他連忙改口——「而且，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說，我並不很高興看見你。因爲你現在

是個不折不扣的倫敦人，愈來愈世故了。怎麼攪的，你以前那張女學生純眞可愛的臉跑到那裏去了？尼古是不是一直在欺侮你？」

我瞪了他一眼，但他似乎沒注意到我怪異的目光。他與高采烈地說：「尼古可從來沒說過你跟他一起來這兒玩，這個好傢伙！」

「噢，老天呀！」我說：「艾力斯特，別跟我說你不知道，我們離婚了。」

他有點震驚，甚至有點激動。「離婚？什麼時候？」

「算起來有四年多了。你眞的連一點風聲也沒聽到？」

他搖搖頭。「半個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我經常都在國外，又是天下間第一個最懶寫信的人，而尼古則是第二個，所以說，你可以明白我爲什麼不知道——」他沒把「你們已經離婚」這幾個字說出來，而在齒間輕聲地吐出另一些話來。「唉，珍納，對不起，我——我也許不應該這麼大驚小怪，總之……我說了一大堆不知道你們離婚的理由，你不會在意吧？」

「不要放在心上。」我說話的聲音輕微而快速；我認爲這是離了婚的女人應有的風度。「離婚只不過是代表男女雙方沒法子再生活在一起而已，誰都不能怪誰。他只認爲我不是他理想的對象。你不是不知道，要做模特兒，我必須儘量『裝飾』自己，以便走在時代的尖端，甚至你自己本來不是這樣的，也得裝成這個樣子。」

「你本來就不是個會裝飾的人。」

「唉，我以前不是，現在就比較會『僞裝』了。」

「尼古拉斯這個好傢伙，」艾力斯特說：「一個天眞純潔的少女只跟他生活了幾年，就變得老練、世故，失去自然的氣質。眞不幸。珍納，恕我冒昧問一句，你來斯蓋島幹嘛？」

「就像你一樣來度假，避開倫敦觀看女王加冕典禮的人潮。不用多說了，我根本不知道尼古拉斯會來這兒。我實在身心俱疲，想找個地方休息休息，而我從父母的朋友口中知道有這麼一家飯店。」

「我的媽呀！」他有點兒爆笑。「你想找個地方休息，竟然找到尼古的頭上來。」

「我還沒碰到他。」我冷冷地告訴他。「我想你看我們湊在一塊，一定是件樂事。」

「哎喲，」艾力斯特懊悔地說，然後再次微笑。「不要怕得那個樣子嘛，尼古又不會把你呑掉。應該緊張的是他，而不是你。我看這樣子好了，珍納，今晚我和你一起吃飯，好嗎？跟我一起的那對夫婦很可能不想別人打擾。」

「眞是求之不得，」我感激地說。「尼古拉斯到底搞什麼鬼，竟然沒告訴你我和他離婚的事情。」

「其實我也很少看到他，很明顯，他來斯蓋島是要收集材料，準備寫本關於民俗學或諸如此類的書，所以他在島上跑來跑去，幾乎整天都不在。我當然向他問候過你，但他只是說：『她很好，她仍然替尤果工作，最近有個時裝表演會。』你說，從這些話中，我能知道些什麼？」

「他什麼時候說的?」

「哦，在我剛來這裏，第一次跟他碰面時。五月十日，差不多是那幾天。」

「那時候我們的確在籌備時裝表演會，但他怎麼會知道呢?」

「你眞把我問倒了。」艾力斯特笑着說，然後轉身向那對正要經過大堂，走向我們的夫婦打招呼。那個女人很纖瘦，皮膚黝黑，除了一雙棕色眼睛確實很漂亮之外，其他可說乏善可陳，沒有光澤的頭髮，嘴巴現出一副急躁不安的樣子，穿着一套暗綠色而手工甚差的衣服，更使她顯得頹喪、了無生氣。他丈夫却給人截然不同的感覺，皮膚雖然也很黑，身體也很瘦長，不過看來相當結實，好像有花不完的精力一樣，再加上那一雙愛爾蘭人暗藍色的眼睛，更顯出他的英俊瀟灑來。

我趕緊說：「艾力斯特，我姓布魯克，不姓杜里，你千萬要記得。我覺得用杜里這個姓不太便——」

「我舉雙手贊成，」——當他們來到時，艾力斯特說——「哈特，愛瑪，這是珍妮達·布魯克。珍納，他們是柯尼根夫婦。」

我們禮貌地寒暄一番。我看見柯尼根太太盯着我的晚禮服；而她丈夫的藍眼睛向我輕輕地掃了一下，然後兩人同時望向客廳的門，好像在等人似的。

「愛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今晚我不想與你們共進晚餐。」艾力斯特表示歉意地說：「布

魯克小姐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有很多話要談。」

起先，我猜柯尼根太太可能會邀我跟他們吃晚餐，但她看起來悶悶不樂，我這才知道，原來她不曉得冒險讓其他女人接近她丈夫好，抑或失去她丈夫生活圈中的朋友好。說實在的，我從她的言談舉止中也能知道，長久以來，她的生活已變爲不停地計算諸如此類的芝麻綠豆小事，我眞替她難過。

艾力斯特在說些介紹我們認識的客套話時，我瞥了哈特利·柯尼根一眼，正想仔細地看看他的長相時，瑪茜亞·美玲就從客廳的門進來，一直朝我們走過來，並帶着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我心知她是個喜歡品頭論足，以挖苦別人爲樂的人，而且還是勾搭男人的老手。忽然間，我對愛瑪·柯尼根憐憫之情變得更爲明顯而濃烈。她似乎沒有保衛自己和丈夫的能力，只呆呆地站在那裏，不吭一聲，默然地表示急躁和不悅；而瑪茜亞却愉悅而輕快地說了一聲：「親愛的諸位，你們釣魚釣得怎樣呀?」我們馬上感染到她那股撩人的魅力，氣氛頓然有所不同。

大家不期然被她編造的釣魚趣事所吸引，不知怎搞的，哈特利·柯尼根更是聽得津津有味、眉飛色舞。瑪茜亞就像隻擅長獵捕羔羊的母狼，正從羊羣中拐跑了一隻關起來；不用說，柯尼根就是那隻待宰的羔羊。誰都看得出來，這個高高瘦瘦的愛爾蘭人雖然知道有我們這幾個人在，但他和瑪茜亞都顯出一副全世界只有他們兩個的樣子，完全旁若無人。

我發覺自己不想正視愛瑪·柯尼根，只好往別處看，我一直等待通知進餐的鑼聲。大堂現在

到處都是人，而瑪茜亞所提過的人似乎也到齊了。在那邊的科杜・森遜夫婦，正專心地聆聽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說話，她滿頭白髮，並帶着助聽器；角落那邊，是那對經常出雙入對的女老師，她們默默地坐在那裏，看來有點生氣，我在小船上認識的朋友羅得偉・格蘭特，正一邊檢視測高器，一邊和健壯結實的奴納・比高交頭接耳；那個坐在沙發上的人，雖然臉部幾乎被手上的報紙完全遮掩，但毫無疑問，他就是「壓不扁」的赫拔希，圓滾滾的身材，再加上件刺眼的深黃色背心，看起來格外醒目。

沒多久，尼古拉斯快步轉過樓梯的彎角下來，準備進入大堂。他立刻就看到了我，於是稍微放慢脚步，但很快又走下最後幾級樓梯，橫過大堂到餐廳來。

「艾力斯特。」我低聲地說，猛然覺得喉乾舌燥。

艾力斯特轉身看見尼古拉斯，馬上當機立斷，就像奥林匹克游泳選手聽到發令槍聲就跳水一樣。

「嗨，尼古！」他說：「看，誰在這裏……你還記得珍納・布魯克嗎？」

他說到布魯克三個字時，聲量儘量降低。尼古拉斯把黑濃的眉毛往上拉得高高的，雙眼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然後說：「當然記得。嗨，珍妮達，你好嗎？」

聽到他說珍妮達時，我覺得這個名字已經與他毫不相干，但內心那股感受，仍是怪強烈的，只有他從來不會把我的名字簡說爲珍納。我毅然地正視他的眼睛，很沉着地說：「我很好，謝

謝，你呢？」

「哦，很不錯。你來斯蓋島度假，我猜得不錯吧？」

「只是隨便休息幾天，尤其是我……」離婚後第一次和尼古拉斯碰面，當然免不了尷尬和憂慮。還好，這種感受很快在機械式的相互問好的對答中消逝了。所以，不要說人類在見面時相互問好的禮貌只是沒有什麽意義的俗套儀式，最起碼，這些儀式能作爲甲冑，保護一顆赤裸而緊張的心。在重新加入以瑪茜亞・美玲爲首的談話圈時，我和尼古拉斯放鬆了因懈兩人同時出現所引起的緊張情緒。瑪茜亞一直在和哈特利・柯尼根打情罵俏，但是我知道她也一直斜着眼偷看尼古拉斯，現在她轉身對我說：「又是你的老朋友？」

我一時間竟忘記她是個女藝人，只覺得她問得很差勁，我瞪着她，但她的眼神發出幸災樂禍的笑意，於是我冷冷地說：「是的，他是我老朋友，好像我在倫敦的人事關係也跟着我跑來這裏了。尼古拉斯，我介紹你認識，這位是瑪茜亞・美玲——當然就是那位大明星瑪茜亞・美玲。瑪茜亞，他是尼古拉斯・杜里。」

「就是你提過的尼古拉斯・杜里？」瑪茜亞以其迷人而低沉的聲音問完這個明故問的問題之後，就立刻使出渾身解數，把所有的媚力、魔力都施展在尼古拉斯身上，這些工夫可能產生的威力，就像科幻小說中那些輻射死光槍一樣，可以使中槍者立刻粉身碎骨。但尼古拉斯仍舊安然無恙，魂魄並沒被勾走，當他低首找瑪茜亞寒暄時，神情非常自然，而且我知道，他一定已看出瑪

茜亞那副幸災樂禍的嘴臉，他的反應就像猫一樣敏捷而伶俐。此時，哈特利・柯尼根打岔，和瑪茜亞講了些話。不知是誰先提到的，瞬息間，整間餐廳的人都在談論釣魚，尤其是那些人，更是談得興高采烈。瑪茜亞看着哈特利・柯尼根；愛瑪・柯尼根留意着瑪茜亞，而我則不期然地注視着多年不見的尼古拉斯。

四年來，他改變不少。我想，尼古拉斯現在應該三十六歲了，但他看來比實際年齡老一點。倒是他黝黑、略帶憂鬱而英俊的外貌並沒多大改變，不過也已消減不少。雖然他說最近過得很不錯，但只要稍微留意，誰都能看出他的眼神極爲緊張、疲憊，而且有點怪怪的，就好像顴骨上的皮膚往頭皮繃得太緊似的。我眞不知道他內心在想什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緊張和疲憊，並非由於着手寫新書引所引起的——寫作的某個階段確會有這種可能——但據我對他的了解，他心中一定有某種壓力，不過我無從猜測而已。唉，不管怎樣，這次不可能是我在左右他的情緒；我也無需爲他煩惱傷神。

眞謝天謝地，吃飯鑼聲響了，我的思潮終於打斷，我也樂得好好去吃一頓晚飯。

晚餐後，我發覺自己的處境之所以陷於困難和不安中，不僅僅是在卡覓斯跟尼古拉斯不期而遇，心裏起了疙瘩；事實擺在眼前，絕非我捕風捉影，除了我之外，飯店裏所有的人都有一股情緒暗流，但起先我並不曉得這股暗流到底有多強烈，此外，我當然沒想到這種情緒的暗流可能對我不利。

大夥兒在晚飯後各自分散，我回到客廳。正如其他小地方的飯店，飯後聊天是最常見的活動方式。瑪茜亞已把柯尼根夫婦拋在一邊，改坐在尼古拉斯身旁，大概想尋找一個較理想的獵物，我實在覺得有點啼笑皆非。瑪茜亞就是這個樣子，不能不纏住她感興趣的男人，就好像不能不呼吸一樣。不過，我也希望她放過哈特利・柯尼根一馬，她在尼古拉斯身上窮泡是再好不過了，因爲他能照顧自己，不會自亂陣脚。

艾力斯特替我在角落找到個座位，然後丟下我去看他昨天釣到的三文魚。我看見柯尼根站起來，一聲不響地跟着艾力斯特出去。愛瑪・柯尼根獨自一人在那裏，不停地攪弄着咖啡。

「喝杯咖啡，怎麽樣?要不要加牛奶?」

我擡頭看見那個較年輕的教師，兩眼烱烱有神，站在我面前，雙手各拿着一杯咖啡。她身穿

淡黃色的晚禮服，領上有一個水晶別針。可是無論衣服的顏色、搭配都不適合她，看起來有點老氣，就像個純眞小女孩穿了大姊的衣服一樣。這個女教師樣貌很年輕，純潔得令人不忍傷害。

我說：「來杯黑咖啡好了，謝謝你！但不要自己動手，叫侍者就可以了。」

她遞了一杯給我。「他們不負責端來，只將咖啡倒在一個大缸裏，隨客人自取。你一定是剛來的，是不是？」

「我晚餐前才到這裏。」我示意身邊的座位。「坐下來談談，好嗎？我朋友爲了一條魚而扔下我。」

她有點猶疑，而且對盡頭處瞥了一眼，她的同伴正埋首在一本時裝雜誌中。然後她坐下來，但只靠坐在椅邊，保持着隨時馬上再站起來的姿勢。

「魚本身當然有吸引人的地方，」她說，「對了，我叫轟比蒂．西敏。你呢？」

「我叫珍妮達．布魯克。我猜你不會釣魚吧！」

「我不會，我們喜歡散步，瑪莉安和我——那邊那個就是瑪莉安．布萊菲特；我們常常在一起，最起碼會象徵式地爬爬山。」

「你說象徵式地爬爬山是什麽意思？」我覺得很好笑；心裏想，斯蓋島的山並不是你能隨便爬的。

「是這樣的，瑪莉安會爬山，而我不會，所以我爬小山丘，這是折衷的方法。」她很機敏地

看着我，「但我眞的很想學學，我希望能跟比高先生一樣，爬遍科威林的每一個峯，包括那個困難重重的極峯。」

「這是個最要不得的想法。」聲音來自我們的頭上。羅得偉．格蘭特居高臨下地看着我們，手上拿着一杯咖啡。

轟比蒂瞪大眼睛。「最要不得的想法？那是你說的呵，告訴我爲什麽？格蘭特先生。」

他轉身揮手示意我們看窗外的景色。

「仔細看看那些山，」他說：「三千萬年前，那些山自平地拔起，高得幾乎與天相接，在歷經這麽多年的雨吹風打之後，才變爲你現在看到的樣子。它們矗立在那裏不知有多少歲月了，同樣的山壁挺拔在同樣的海洋上，沐浴在同樣的風中。而你，轟比蒂，才活了二十年左右，就說要攀登這些高峯，把它們看成好像是——」

「好像是牙齒？」轟比蒂說，而且吃吃地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這些山的確使我們覺得自己的生命很短促、很渺小，是不是？但你不覺得去攀登這些高峯不僅只是一項挑戰嗎？僅僅是人，或差勁一點，僅僅是個女人，却能征服——征服時間的巨輪，能够攀登——」

「能攀登聖母峯！」科杜．森遜上校很適時地接下去，但來得太突然，使我嚇了一跳，不過轟比蒂又吃吃地笑起來。上校把正在閱讀的「時代週刊」往下挪了一點，剛好能看到他身旁靠近收音機的尼古拉斯。「尼古拉斯，麻煩你打開收音機好不好？我很想聽一聽那些人攀登聖母峯的

消息。」

尼古拉斯打開收音機。新聞快要報導完畢：我很慶幸，不用聽到議會、罷工、最新原子彈動向，最近關於蘇俄的流言和猜測等等惱人的消息。可是却碰上有關加冕前的報導。報導似乎有點誇大其辭，說西敏寺有多麽莊嚴宏偉呀，而且不時提到觀看加冕的熱潮不斷升高，從今天開始，三天之內，倫敦的熱烈氣氛必會達到頂點。但聽了那麽久，還沒有關攀登聖母峯的消息……。

尼古拉斯把收音機關掉。

「雖然聽不到什麽消息，但我想那些人很可能會成功地攀上聖母峯。」他說。

「那很不錯，對不對？」瑪茜亞很輕鬆地說。

「這當然是了不起的壯舉囉，」科杜．森遜上校說。「他們應該會成功的，對不對，比高？那邊天氣怎麽樣？」

「十分良好。」比高說。上校在大家面前問他，使他有點不太自然。我記得這個看起來很謙遜的登山專家，以前也參加過攀登聖母峯的行列，可是好像沒有成功。現在他似乎不願意繼續談下去，於是從夾克口袋拿出煙斗和煙絲，然後點上。突然轉換話題說：「我認爲聖母峯那邊的天氣比我們這裏好。我不喜歡這裏的天色，好像每天快要下雨的樣子。」

「爬山不好，但釣魚就很棒。」科杜．森遜太太沉着地說。蘿比蒂却發出抱怨的聲音。

「噢，不要！我眞的很想明天開始爬山。」

「還那麽有決心要征服科威林？」格蘭特說。

「當然有決心！」

「你打算從那兒開始爬？」

「我不知道，那要讓瑪莉安決定。」

「從格斯芬開始不錯，」有人說——我想大概是愛瑪．柯尼根。「可斯克的底部有路可以爬上——」

瑪莉安．布萊菲特打岔說：「最棒的起步點是布赫．蘭費絲和玆爾巴力克狄克，可是離這裏太遠了。不錯，格斯芬距離較近，但很明顯，那裏的情況不太穩定。」我認爲瑪莉安那平板的聲音和斬釘截鐵的說話態度，看來有點粗鹵，令人反感。愛瑪．柯尼根回到椅子上，嘴巴合得緊緊的。坐在椅子上的蘿比蒂忸怩不安，稍微往前一彎。

「噢，瑪莉安，我認爲柯尼根太太說得不錯，格斯芬看起來不很難爬，爬上格斯芬，一定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色——」

「在科威林每一個山峯上都可以看到很好的景色。」瑪莉安潑了蘿比蒂一頭冷水。

「每個峯你都爬過嗎？」格蘭特有禮地說。

「如果你的意思是說，我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瑪莉安氣勢凌人地說。

大家沉默下來，而且看起來有點不安。我眞搞不懂，他們幹嘛那樣子。上校和他太太繼續玩「時代週刊」的塡字遊戲，格蘭特點了根煙，突然表現得十分泰然，很有風度。尼古拉斯臉有倦色，我知道，那是他覺得很不耐煩的表現，旁邊的瑪茜亞・美玲裝作沒看到我，然後對尼古拉斯說了幾句話，他的嘴巴拉得長長的。蘿比蒂默默地坐着，臉蛋發紅，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還是赫拔希首先打破沉默，完全不在意瑪莉安的粗鹵和無禮。我想起瑪茜亞形容他是「壓不扁」，覺得很有趣。

「如果我是你的話，」他興奮地對蘿比蒂說：「我會去爬『黑步』，最好在潮漲時出發，因爲如果你從山上掉下也不會摔斷脖子，只會淹死而已。大家都說，淹死總比摔死好。」

他說話的聲音很特別，而且有點尖銳，加上他的長相怪可愛的，大家都給他逗得發笑，而緊張的氣氛也隨之緩和了。蘿比蒂坐着說：「我會游泳啊！」

「穿着登山靴，背着背囊游泳？」

「哦，可能不行！」

「『黑步』這個地方有什麽特別的意義嗎？」我問。

赫拔希指着朝向西面的窗子。「你看到河口外那座山沒有？——就在這裏和科威林之間？」

「我看到了。」

「那就是蘇爾・蘭史域。它是一塊高而狹窄的陸地，位於格斯芬山脚的海灣和現在我們所處的地方之中。如果要攀登的話，有條捷徑可走，但如果想繞着海岸到可斯克灣和科威林的話，必須要越過『黑步』。」

「聽起來怪可怕的。『黑步』是不是有點像那些失戀的人自殺時要跳的斷崖或懸崖？」

「哦，不是。它只是一塊很大的斑斕岩石，傾斜的角度十分驚人——大約有六十度。」

「沒那麽多吧！」羅得偉・格蘭特說。

「沒有嗎？你可能說得對吧！反正『黑步』懸在海上，必須用你們的釘子抓緊它表面的裂縫，才能逐步越過。」

「我們的『釘子』？」瑪茜亞驚慌地說，「老天啊！你是說你們要趴在石壁上頭，慢慢爬過去。」

尼古拉斯咧嘴而笑。「不是這樣，小姐。赫拔希所說的釘子是指登山靴。」

「這樣子爬山，正合我胃口。」蘿比蒂愉快地對大家說。

「總而言之，誰在乎淹死？我們去那裏走一趟好了，瑪莉安，回來時再爬蘇爾・蘭史域。」

「我已經決定要到什麽地方了，」瑪莉安說，聲音依舊那麽平板、死硬。「我們要去爬柏拉芬。」

轉眼間大家又沉寂下來。我馬上擧目四看，果然不錯，每逢聽到柏拉芬三個字時，大家的反應總是怪怪的，現在大家的沉默，一再印證我的想法，而並不是我在胡思亂想，過份渲染瑪莉安

這句話的影響力；就算是瑪莉安本人，也明知這句話必然會使大家沉默不語。

奴納・比高接着說，一副很委婉的樣子。「這個決定不——不怎麽好吧，布萊菲特小姐？爬柏拉芬不太適合蘿比蒂吧？她才剛開始學爬山。」

「要爬上狹長的高地並不是難事。」她扼要地說。

「哦，你說得沒錯，但如果天氣不好——」比高說。

「下幾滴雨難不倒我們的。如果霧太大，我們就不去。就這樣決定好了。」瑪莉安說。

比高沒再說下去，室內又恢復寧靜。尼古拉斯有氣無力地動了一下，我懷疑他會不會跟我一樣，覺得瀰漫室內的氣氛，不僅是瑪莉安的粗鹵無禮所造成的。很明顯，瑪莉安自己也稍微感覺到，因爲她猛然地拿開嘴裏的香煙，狠狠地塞在煙灰盆中，然後站起來。

「不管怎麽說，」她帶着嚴肅而富有挑戰意味的口吻說：「總得要有人挺身而出，祛除掉柏拉芬山中那種不祥的厄運，而現在正是時候，不是嗎？蘿比蒂，你要不要跟我去？」

瑪茜亞大步走出客廳。蘿比蒂不安地對我笑一笑，然後站起來，準備跟上她；本來我想叫蘿比蒂留下來的，但沒說出口前，又決定不管是什麽樣的情緒暗流在破壞安詳的氣氛，我最好不要揷一脚，所以只對蘿比蒂報以微笑，她還是隨着她朋友走出了客廳。

很明顯的是，幾乎所有在客廳的人都對瑪莉安議論紛紛，但當然談不出什麽頭緒來。我很快地察覺到瑪茜亞有點迫不及待，她說：「唔，沒錯吧，我以爲——」但似乎沒有人要聽她的話。

此時，科杜・森遜上校趕緊對她身旁的比高說：「明天你打算爬那座山呀，比高？」

「如果天氣好的話，我會去蘇爾・蘭吉利安。但恐怕天氣會……」

我準備要走開，因爲我已聽膩了登山的事情。自從來到飯店後，精神上好像受到束縛，很討厭聽那些陳腔濫調。如果正如摩度和比高所說，最近將會下雨，而且就在明天開始，那我現在最好先到外頭逛逛。我放下咖啡杯，正準備走出去時，看到尼古拉斯已站起來，橫過大廳，跟我走在相同的方向。看來他想同我說話，或跟我出去。一時間，我覺得如果自己再和尼古拉斯單獨在一起的話，精神必然整個垮下來。所以我馬上靠近身旁那位女士，湊巧是愛瑪・柯尼根。

「我正要去散散步，」我說：「但對附近不太熟悉，你能不能陪我走走？」

她有點驚訝，又有點高興——我想。可是，那種愁雲慘澹的氣色馬上又籠罩她的臉，她搖搖頭。

「本來我很想陪你的。」她還是很有禮貌地說：「但很對不起，我在外面待了一整天，有點累了。」

愛瑪確曾告訴過我，她今天都在陪她丈夫在魁塞克湖釣魚，所以很有理由拒絕我的邀請。

「我也知道，」我說，覺得自己像個傻瓜。「也許改天我們再去吧！」我轉身，發現格蘭特在身旁。

「我可不可以邀你——」他缺乏自信地看着我。「我可以做你的嚮導嗎？從這裏走到湖邊，

景色蠻不錯的。」

「當然可以，」我答應他的邀請。尼古拉斯在格蘭特說話時停住了脚步，眉頭皺皺的。我對格蘭特報以一笑。「很謝謝你，……很高興你陪我。」

尼古拉斯動也不動。要走到門口，我必須經過他身邊，我們的視線對上了，他死硬、冷冷的眼神維持了三分鐘之久，笑容有點扭曲。最後，他故意轉身去找瑪茜亞・美玲。

雖然已經九點半，但斯蓋島夏日的初夜，仍是微明的，或許是白天燦爛的光輝在地平線上逐漸消失；本來清晰可見的沙灘、綠草和巖石，現在覆蓋着暗淡的色彩，就好像一個少女蒙着一層薄薄的藍色面紗。其實，夜的本身只是稍微拂拭了白日的光芒，使午間的金黃色變爲十分稀薄的銀白色而已。

傍晚非常寂靜，雖然烏雲在西南方上空緩緩地積聚成一塊，可是天空中的其餘部分還是明亮可見。除了蘇爾・蘭史域山脊和科威林參差不齊的山峯外，發紅的天空仍然散發着太陽的熱力。一條長長的雲塊橫阻在這昏沉深紅色的天空中，形成一個紫色的暗影，慢慢吞蝕光明。

我和格蘭特朝北往山谷走去。踏在牧羊草坪的脚步聲，並沒破壞四周的寧靜。河口旁的草地一直延伸到狹谷，大約有半哩，接着來的地面斷斷續續地往上隆起，形成較低的山脊和小山丘，這也就是柏拉芬的山麓。在我們正前方，躺着一個長滿石南屬灌木的小丘，堵在山谷中央，並鎮守着魁塞克湖的南岸。這個山丘左邊有條彎彎的河流，右邊連接一個山脊，共同構成柏拉芬的邊緣。

「沿着河邊，不是有條小路嗎？」我問道。

「噢，没錯。不過，你如果想爬上前面那個小山——安特梭——去看湖景的話，我們最好還是靠柏拉芬這邊走。因爲前面靠近河流處有個沼澤，令人十分頭痛。」

「你是指危險，或是指潮濕？」

「兩樣都有，我不曉得會是你自己掉進沼澤，還是它把你吞進去，反正，如果你在那兒的地面站牢的話，就會開始下沉，地好像在瘋狂搖動似的，所以連鹿羣都不敢接近那裏。」

「那麽，」我顫抖地說：「我們還是儘量避開爲妙，眞感謝你陪我出來。」

他笑着說：「其實，陪你出來走，也只是爲了滿足我個人的目的。如果一個人十分喜歡某個地方，他一定會向別人誇耀，甚而大吹大擂這個地方的好處。你剛到斯蓋島，可謂人生地不熟，所以我就抓緊機會，帶你來看看這兒的景色，以增加個人的榮耀。這兒大概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可愛的角落了。」

「你是說眼前的一角，還是說斯蓋島和附近一帶的島嶼？」

「我是說斯蓋島的這部分。」他雙手深深地揷在口袋裏，眼睛定定地看着附近的山峯和柏拉芬的高地。「就是那些高地。」

「你家就在高地上嗎，格蘭特先生？」

他搖搖頭。「不是。雖然我是在羣山之中出生，但那地方與高地很不同。我父親是個小教區的牧師，這教區遠在一個幾乎爲世人所遺忘的小村莊裏，叫歐力底，位於巴漢山下，你聽說過這

個地方嗎？」

「恐怕没聽過。」

他笑一笑。「我自己也從來没碰過認識這個地方的人……反正，就在那個地方，我養成對山的崇拜和愛慕。我還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我父親是個冷漠的人，很少有時間陪我；家裏環境很不好，連鞋子也買不起。我念的是公立學校，離家有幾哩路，所以我整天赤脚在區內到處亂逛，簡直成了野孩子。」

「你那時候一定是個很寂寞的小孩。」

「也許吧！我也不大記得了。不過，我不認爲我會覺得寂寞。」他又笑着說：「後來，我有個叔叔，死後留給我們一筆可觀的財產，父親開始要我穿鞋子了，而且還送我到私立學校接受敎育，說什麽要學習做人的禮貌和社會的風俗習慣。」

「你一定不喜歡。」

「何止不喜歡，簡直是討厭透了；尤其是穿鞋子。」

「你現在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爬山？」

「幾乎就是這個樣子。我爬過不少地方。雖然五六月是爬山的好季節，可是每逢這段時間我來到斯蓋島，都不忍拋棄這兒動人的景色，再也不想往別的地方去了——」他忽然往天空瞥了一眼——「我看比高說得没錯，看樣子明天非常可能下雨，如果科威林籠罩在暴雨中的話，大概没

人願意去爬了。」

「我的天啊！」我說：「我本來還打算繼續到處多走幾趟。現在我才曉得爲什麽老是那麽多人來這兒釣魚，却不敢爬山了，大概是面子的問題吧！」

「或許是這樣吧！小心！慢慢走。晚間的路不怎麽好走。」

我們終於抵達安特梭這座小山的山脚，開始爬上崎嶇的山坡，在附近，有隻雄松鷄受到驚嚇而劈劈啪啪地往下飛向河流那兒，而且是邊飛邊叫，好像很憤怒的樣子。柏拉芬就像一團巨大的烏雲，在山谷上隱約可見；潔白無暇的月亮現時正高掛在柏拉芬巨大的邊緣外。

羅得偉・格蘭特稍微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擧頭看着那高可接天且極其險惡的山脊。

「不曉得那兩個笨女人明天是否眞的要去爬柏拉芬的山脊？」

「很難爬嗎？」

「如果是識途老馬的話，那當然就不難。在南面山脊往上爬蠻容易的，不過途中還有不少危險的地方。」

「布萊菲特小姐說她曉得怎麽走。」我說。

他嘴上又掛着笑容。「她眞的曉得嗎？唉，我們對她也愛莫能助。」

「我不以爲然。」我們只走到山腰，路愈來愈崎嶇難走。「格蘭特先生！」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什麽事？」

猶疑了一會，我終於坦白地說：「布萊菲小姐所說的不祥厄運到底是什麽意思？」

他停下脚步看着我，顯得旣驚訝又茫然不知所措。「那有什麽不對嗎？」他有點不自覺地重覆這句話。

「當然有不對勁的地方。爲什麽大家聽到柏拉芬的不祥厄運這句話以後都沉默起來，面無表情？我敢說他們的表現很怪，我不可能猜錯。如果我沒說錯的話，那麽飯店裏面那些人到底在搞什麽鬼？是不是有某些原因，而你並沒有察覺出來？」

「你眞的不知道爲什麽嗎？」

「我那裏會知道！」我幾乎發怒地說：「我來斯蓋島還沒多久，可是連我也能察覺到大家惶惶不安，好像有個十分困難的問題尚未解決。」

「幾乎都給你猜對了。」格蘭特說：「這個問題還懸在半空中，而且，似乎並沒有能完全解決的一天。」他把話停住，在漆黑的天空下牢牢地看着我。「這是個令人討厭而不安的問題？」他說：「事實上，是個最令人不快的問題。斯蓋島上曾經發生過凶殺案。」

我一時間屛住了呼吸，然後說：「凶殺案？」

他點點頭，因爲四周光線不足，他本來藍色的眼睛現在變成黑色。「這件事發生在兩個半星期之前，也就是五月十三日。被害人是個本島的少女，在柏拉芬遇害。」

「我——明白了。」我半信半疑地舉目去看看柏拉芬這個龐然大物，然後顫抖地向前移動。

「我們爬高一點吧！」我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最好把整件凶殺案從頭到尾告訴我。」

我們坐在大石上，點燃香煙。遠處的下方，魁塞克湖閃爍着刺眼的光芒，有如一塊擦亮了的銀片。兩隻水鴨在湖面疾飛而過。

「那少女是什麽人？」我說：「殺她的人又是誰？」

他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到目前爲止，我們還不曉得凶手是什麽人。所以我說這是個令人討厭而不安的問題。那些警察——」他對着手上的煙皺皺眉頭，思索一會兒後說：「我重頭說起好了。」

「你儘管說。」

「那個少女叫海莎·馬斯，她父親是小農場的佃戶，經常來飯店。你以後可能會遇見他，他的農場在魁塞克湖對面再上去好幾哩的地方……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海莎一直跟一個村莊裏的男孩很要好，他叫占士·法蘭，就因爲這樣，當海莎在一個春季的傍晚離家外出約會時，她的家人並無半點掛慮，因爲他們都以爲她和占士一起外出。」

「而事實上却不是占士？」

「在接受盤問時，他大聲地說，海莎那天並沒有跟他碰面，而且神情有點激動，當然，」格蘭特說：「也許占士眞的沒有約她。」

「如果跟海莎約會的人不是占士的話，那可能是誰呢？」

「占士說，在命案發生前那陣子，他的確跟海莎鬧過彆扭，而且海莎開始漸漸疏遠他，最後當他要求攤牌時，海莎還勃然大怒，而且說現在跟她在一起的那個傢伙比他強多了。占士說海莎告訴她，」格蘭特向我瞥了一眼，「跟她在一起的是個住在飯店的紳士。」

「噢，不會吧！」我說。

「不見得不會。」

「但這也不見得那個住在飯店的紳士就必然是——」

「必然是凶手？我也認爲凶手不一定是這個人，可是却很有可能——如果眞的有那麽一個人的話。不過這只是占士的一面之詞，但可以肯定的是，海莎在五月十三日傍晚去見一個男人。她跟父母說她有個約會。」

「而——你剛才說過地點是柏拉芬，是不是？」

他說話的聲音低沉下來。「這一段內容不怎麽好聽，不過我還是告訴你好了。那天晚上大概是午夜時分，藍可史威灣岸附近有幾個人——我想他們是在抓海鱒——在柏拉芬半山腰上看到火光。他們覺得很奇怪，但並不因此驚惶失措，因爲那兒只有石塊，火不會蔓延過來，所以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同時注意着火光。其中一個人爲了好奇，就用望遠鏡向火光處看一看，發現那是一條火焰柱，好像是一般人家要燒掉廢物時所起的火焰，但比較大些，而火源却隱沒在石崖後。

他頓了一頓。「他們愈來愈迷惑，誰會在半山點燃那麼大的火焰？而且在那裏又能源掉什麼東西呢？我不知他們插手管這件事是否明智之舉。其中一個叫羅殊．麥杜偉的傢伙說當時他們看到本來不可能有火的地方升起火柱，首先覺得不安，然後有點驚訝，最後十分害怕。當拿望遠鏡的傢伙說他看見火焰前有個黑色人影在移動時，他們終於決定上去看個究竟。」

他低下頭看着閃爍光亮的藍可史威灣。「當然，在他們快要抵達時，火已經熄滅，他們根據黑煙捲起的位置找到了出事的現場，那是岩架上比較寬闊的部分——要到這個地方並不是十分困難，在地面上，燒黑的木頭、樺樹枝，石南屬的灌木散佈四周，顯然是有人特意堆放樹枝來燒東西，在整片燒黑了的樹枝中央，是海莎的屍體，仰天平躺。」格蘭特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聲音平板，沒故意強調什麼。「屍體並沒給燒得太厲害，被燒之前，她早已死亡，身上布滿灰燼，喉嚨給割斷了。」

「噢，我的老天呀！」我說。

「她的衣着，」格蘭特平靜地說，「很整齊，人靜靜地躺在那裏，雙手放在胸前，但奇怪的是，她赤腳，而且身上的首飾不翼而飛。」

「首飾不見了？」我驚駭地說：「老天！是不是——」

「不，不是給偷走的，一個窮家少女，不可能因爲錢財而被殺，那些東西在角落中堆在一起，鞋子、皮帶和所有飾物——一隻戒指、一個廉價的手鐲、別針、耳環、甚至還有一對髮夾，

她戴那麼多東西，你不覺得奇怪嗎？」

可是我並不以爲然。「所謂女爲悅己者容，她當然會爲了那個人儘量打扮得漂亮點，所以戴上那麼多首飾不足爲奇，不是嗎？」

他瞪着我。「這件事令人很不愉快，我說得對不對？」

「當然對。」我擡頭看着柏拉芬高聳的山脊。「警方認爲誰的嫌疑比較重，占士還是住在飯店中的男士？」

他聳聳肩，在石頭上弄熄了香煙。「天曉得。自發生凶殺案後，警察天天來，雖然很冷靜而不強硬地盤問每個人，但也算十分徹底。現在你應該知道爲什麼大家還有點緊張不安了吧！」

「我明白了，」我冷冷地說。「但眞奇怪，斐森門少校爲什麼不對新旅客說明發生過這麼一回事？讓新旅客選擇要不要住這家飯店。」

「你說得沒錯，」格蘭特說：「很明顯，他之所以不說出來，大概是由於占士的嫌疑最重，他所說的話只是掩飾自己的謊話，不足採信，所以命案與飯店無關。況且警方已嚴格地詢問過飯店內的人，並沒有表示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你總不可能苛求比爾．斐森門少校公開向新旅客宣布這件事，毀了這個旺季的生意，甚至砸了自己的招牌。你會這樣嗎？」

「我當然不會這樣。」我捺滅了香煙。然後站起來。他也站起來看着我。

「但願這番話不至於令你心情太不好。」他吞吞吐吐地說。

「就算心情不好，」我說：「也沒有什麽關係，你說是不是？我只覺得那個女孩很可憐，一心一意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赴約，却落得如此的下場……」我咬着嘴角，並恨恨地向一叢矮小的石南屬樹踢了一下，然後抬頭直視着他。「可不可以清楚地告訴我，五月十三號那天，有什麽男士在飯店裏面。」

他的藍眼直直地望着我。「所有現在住在飯店的男士都在，除了美玲小姐的司機外。」他很明確地說。

「那麽，在你們之中，」我繼續追問，有點不安，同時又覺得荒謬，「有誰能提出確實有力的證據，證明案發的當時不在場？」

「據我所知，沒人能够。」他的聲調很平穩，並沒注意到他們之中，本來只有一個有嫌疑，但現在每一個都可能是凶手。我不禁有點不寒而慄。「在河邊露營的三個年輕人，有兩個發誓那晚他們一直都在一起，另一個却沒有。科杜‧森遜上校和比爾‧斐森門太太異口同聲地保證他們的先生沒有外出，可是這不能算是十分有力的證據。柯尼根和布雷恩兩人則在安阿芬湖釣魚。」

「在午夜釣魚？」

「那並不稀奇，很多人都是這樣，每年，這季節的午夜都不會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那他們是一起釣魚、一起囘來的嗎？」

「不是，大約十一點多，他們各自分開，到自己喜歡的地方釣魚，最後又各自囘飯店。柯尼根太太說，她丈夫正好在午夜前囘來。」他說話的聲調有點不一樣，好像在暗示什麽似的，所以我大聲地追問。「你不相信柯尼根太太？」

「我沒那麽說。我只是想，她說他她先生午夜前就囘到飯店。說得太容易了一點，因爲柯尼根是在安阿芬湖釣魚，而這個湖比魁塞克湖幾乎還遠一哩，從那兒走囘卡覓斯，並不太容易。」

「那柯尼根有沒有給關在飯店外頭？」

「飯店的門是從來不上鎖的。」

「那很好，赫拔希呢？午夜的時候，他在那裏？」

「他在床上睡覺。你很難抓出這種說詞的漏洞。」

「可是，相對的，他也很難證明這種說詞。」

「大概你說得對吧！很湊巧，那時候我也是在睡覺。」

「我——我很抱歉，」我說，忽然間，覺得自己很無助。「這件命案很奇怪，不是嗎？我不相信……反正這件事跟我半點關係都沒有，我眞不應該向你問長問短，好像把你看成第一號嫌犯似的；我實在很抱歉。」

他笑起來。「沒關係。不過，如果你要繼續住在斯蓋島的話，那件事就跟你有關係囉，因爲你必須要弄清楚那一個不是凶手。」我一隻手放在臉頰上。「噢，我的天呀，」我說：「的確有此必要。我——我還沒有想到這點。」

他有點懊悔，馬上又說：「我眞笨，這兒又黑又沒有其他人，我眞不應該現在就告訴你這些事情，讓你嚇得……來，我們走吧！」

他挽着我的手臂，帶我越過一片小草坪。「我們馬上就回飯店。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也可能是第一號嫌疑犯。走這邊，從這兒開始有一條稍微繞着山頂的小路。我們先沿着它走，然後再下山。」

跟着他走，我發覺自己很慌亂，心臟幾乎跳出來。天色比剛才暗，我們背對西面。月亮掛在深沉的天空中，有點兒暗淡，而巨大的柏拉芬就像彎着身的魔鬼一樣，隨時會向我們撲下來。

在前面小路的右方覆蓋着一個很大的影子，更奇怪的是，影子的邊緣竟完全符合柏拉芬嚇人的外形……有一團高高的東西，堆在山頂端的石南屬小樹叢上面，好像是作標記用的。格蘭特一眼也不看，就領我經過，但我還是好奇地回頭再看一眼。

「那是什麼東西？是石標嗎？」

他輕輕地回頭一看。「你是說那個嗎？那不是石標，是烽火。」

聽到烽火這兩個字，我馬上聯想起柏拉芬上燒屍體的火焰，我眞的嚇呆了。他放下挽着我手臂的手，一副驚訝的樣子。剎那間，山谷變得十分寂靜，我有孤獨的感覺。飯店的燈火似乎仍然十分遙遠。

我說：「一堆——一堆烽火？」我說話的聲音變得有點嘶啞。他定眼看着我。「沒錯呀，有什麽不對嗎？」他的聲音又馬上轉變。「噢，我的媽呀，我剛才又說錯話了，是不是？我眞的不是——眞的不是故意要嚇唬你的。我眞是個笨蛋……」他往回走了兩步，雙手放在我肩膀上。「珍納小姐，不要怕，那堆東西只是本地居民收集的木材，打算用來點燃，以慶祝女王加冕，大概還要持續幾個星期。這種烽火和柏拉芬的火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很溫柔地安慰我。「我可以發誓，我不是凶手！」

「我從沒有認爲你是凶手。」我顫抖地說。「緊張兮兮的笨瓜是我，不是你。」

他把手放下來，天色雖然很暗，但我仍然看到他的笑容。「那麽，我們回去，好不好？」

我們朝卡寬斯的燈火前進。

我們回到飯店，還好不算太晚，飯店內，光亮、溫暖又安全。還有一兩個人待在那裏，從客廳的門往內看，哈特利‧柯尼根和艾力斯特坐着喝酒，而旁邊的奴納‧比高則聚精會神地閱讀。想起飯店中任何一個男人那可能是凶手時，腦海裏馬上浮動着十分厭惡而奇特的思緒，足以令我精神崩潰。我有點羞澀地向格蘭特道晚安，然後上樓回房。

二樓的樓梯口剛好是在上層主要走廊的中央，另外三條副走道和主走廊連起來的形狀，有如一個E字。副走廊的盡頭處都裝有窗子，而我的房間是在E字形底部的尾巴。因爲房間沒有私人浴室，而隔牆的公共浴室又有人使用，所以我穿上白色的居家便服，去找別間浴室，最後在主走

廊的盡頭處找到。我洗了很久，洗完的時候，整家飯店都沉靜下來，似乎大家都開始睡覺了。我輕聲地踏出浴室，並往回走，此時走廊的燈已經關掉。

快要走過樓梯口時，我發覺中間副走道暗淡的窗下，有人一聲不響地站着，幾乎嚇了我一大跳，於是定下神來回頭看個究竟。原來是兩個人，他們沒看到我，這也難怪，因爲他們摟得緊緊地，熱情地接吻。

女的是瑪茜亞・美玲，雖然沒聞到她慣用的香水味道，但是我認得那種髮型。我不敢肯定地想：「男的是斐格斯？」可是，我馬上就認出那個男人肩膀的姿勢，和他頭部的外形。

那不是斐格斯，而是尼古拉斯。

我連忙轉過頭來，輕步繼續向前走，準備回自己的房間。在我背後副走廊處，傳來輕輕的關門聲。

6

此時已經是凌晨一點四十八分，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很快就進入夢鄉，只好從床上爬起來，摸索電燈的開關。床邊桌上的夜光鐘，好像死死地瞪着我。我摸到開關，按了一下，但燈並沒有亮，這時我才想起，飯店是用自用發電機發電，到了午夜就會關掉。不過，我知道房內那裏有蠟燭，於是探手去拿，然後劃火柴點燃。

我再次定定地看着夜光鐘，然後滑下床，情緒那麽激烈、沮喪，我不可能會睡着的。更糟的是，近三四年來，一直折磨着我的那種無緣無故緊張的頭痛要發作了，因爲我已感覺出前奏——眼睛直冒金花。再來便是陣陣痛楚，然後是無可避免的椎心劇痛。

我坐在床邊，拚命擠壓太陽穴，希望減輕痛楚，但很不幸，頭痛不但沒有消除，腦海裏反而擁滿、糾纏着一大堆意象和幻影，幾乎令我暈眩……午夜的火焰……柏拉芬的烽火……還有「一個住在飯店的男士」。他是柯尼根？格蘭特？艾力斯特？尼古拉斯？

我的身體在顫抖，然後畏縮地站起來。我不想再嘗試用意志力驅除頭痛和摒除各種意象及幻覺，我只要用藥麻醉神經就行了，而且要趕快。手提袋中有救命的藥丸。我在房內到處找，身影也不停地晃動。可是，手提袋並不在梳粧臺上，不在架子上，不在洗手間的地上，不在床邊，也

不在……。我甚至連床底也找過，就是手看不見手提袋的踪影。我坐在床緣，我仔細想了一想，對了，和格蘭特外出散步時，我並沒有帶手提袋，而遺留在客廳裏。我隱約記得手提袋是放在客廳中我坐過的椅子旁的地上，裏面裝有珍貴的藥丸，但這手提袋也好像是放在一艘漂浮在紅海的木筏上，離我很遠很遠。因爲不管怎樣，我也不會離開房間下樓到客廳去拿，我肯定地告訴自己這一點，頭痛也因此稍微減輕一點。我決不是那些老套故事書中女主角，半夜三更還那麽勇敢大膽，在凶手可能出沒的飯店裏亂逛，我才不幹這種儍事。

在那麽重要而有理性的理由下，我吹滅了蠟燭，躺回床上，準備忘掉一切，好好睡覺。

十七分鐘後，我再次爬起來，點上蠟燭，下床去拿便衣。十七分鐘內，頭痛不規律地增加，於是我重新作了決定——依理性和冒險犯難的精神而作的決定，比剛才那個更有意義，內容則簡單而且令人滿意。我認爲殺死海莎的凶手是占士，而他又不住在飯店，所以我可以十分安全地下樓去拿手提袋裏的藥丸。

穿上拖鞋，綁緊便衣腰帶，我堅定地告訴自己，只要動作十分敏捷，不發出太大的聲音，而且萬一稍微有點風吹草動，我就放聲尖叫，那麽，下樓拿藥丸是絕對沒有危險的。

來不及停下來檢討這番推理是否合理，我就抓緊蠟燭，沒有把門鎖上就出發了。

一出門房，我就覺得，其實到樓下去，並不完全像小說中在凶手出沒的地方漫步那樣刺激緊張，因爲走道上雖然沒燈光，但從向東的窗子射進的光線，還能使我能看清前面的路，且可以肯

定兩側的副走道上，確實沒什麽動靜。我躡手躡脚地拐往主要走廊，用手護着蠟燭，一直到我抵達樓梯口。

樓梯的下面漆黑一片，我猶疑了一會兒，不期然地把目光轉向剛才看到瑪茜亞和尼古拉斯的地方。那裏現在已沒有人；長方形的窗子框着暗淡的夜。往外看，柏拉芬的肩膀正靠近那雲霧滿佈的天空中較光亮的地方。

然後，我聽見低語聲。我站着的幾秒中，一定也半意識地聆聽到這些聲音，因爲我只稍微集中精神，就清晰地聽到有兩個人在耳語，聲音來自右手邊的房間。

有人還沒睡覺，本來這可以增加我的膽量，不該會困擾我，令我驚嚇才對，可是我却非常害怕，但這並不是說，別的旅客現在一定非睡不可。很可能科杜．森遜夫婦或柯尼根夫婦睡不着，只好聊聊天打發時間。只是那麽晚了，不好意思太大聲，所以把聲量降低，以免吵到別人。但在低語中，却有某種令人很不安的調調。在黑暗中，這種輕微且幾乎是屏息的聲音，顯示著某些緊急、激烈的事情，很可能是危險的、激情的或恐怖的。聲浪就像冷風一樣，從門縫中向我襲來，我頓時感到毛骨悚然，冷汗直流。

我轉身要走，但踩到一塊鬆掉的地板，發出吱咯的聲音。耳語聲立刻停止，就像關掉馬達一樣，四周又籠罩在寂靜中。所以我剛才聽到的耳語聲好像只是幻覺，而寂靜本身却充滿了億萬的耳語，兩者同樣不眞實。可是，寂靜中仍有緊張的氣氛，並且帶有令人屏息的感受與隨時會爆發

的尖叫。我趕緊拔腿離開——絆倒了一雙放在走廊的鞋子。地毯雖然蠻厚的，但在如此寧靜的環境中，發出一點聲音就像打雷般震耳欲聾。房門後有斷斷續續的驚歎聲，故意壓得很低，此後有人慌忙說話，而回答的聲音很低沉。

地上只有一雙女鞋，我連忙拾起給絆倒的那一隻，放回原位。鞋子是拿福牌的，手工極爲精細，四吋的後跟，實在高得離譜，這是瑪茜亞・美玲的。

房門後現在鴉雀無聲，我幾乎是跳下樓的，沒有注意護着燭火，就闖進更爲漆黑的大堂，我覺得憤怒、羞恥、噁心，好像是我在做不正當的事情給別人發現似的。天曉得我只是下樓拿藥丸而已。當我橫過大堂，並推開客廳的玻璃門時，我有點難過地想，這件事實在與我無關……。

畢竟瑪茜亞是今晚才認識尼古拉斯的。斐格斯這種舊口味算老幾？當然，她也對我暗示過要擺脫斐格斯。更有趣的是，我還記得柯尼根給她逗得眉風色舞的樣子，而他太太則面如土色，那麽，柯尼根又算老幾呢？尼古拉斯才是最新出爐的啊！

我走得太快，又沒有留心燭火，終於嘗到苦頭。因爲玻璃門猛然關上時，蠟燭給一股陣風吹熄了，留下難聞的煙味，黑夜從客廳的角落向我擁來，我猶疑駐足，一手往後推門，擺出隨時都準備撤退的姿態，以便安全回到房中。但除了角落外，客廳其實不算太黑，況且剛才蠟燭熄滅前的餘光，也使我能清楚地看見客廳的情形。透過玻璃門，我回頭向大堂瞥了一眼，然後快步通過客廳到我認爲手提袋所在的地方。

此時，瑪茜亞和尼古拉斯……這對男女的名字又出現在腦際，但我的感受跟柯尼根太太不一樣，如果是柯尼根和瑪茜在一起，則柯尼根太太是失去了她的男人，而我却沒有。很可能——我小心地沿着咖啡桌走——很可能瑪茜亞不能自制。她這個女人，惡名昭彰，有數不完的濫帳，但想起她坐在我對面時那種艷麗、高貴的氣質，我實在找不到討厭她的地方。雖然瑪茜亞的野性不覊令人難以忍受，可是她又很有趣，十分可愛，而且我認爲——還有點仁慈。她對我仁慈的表現方式有點獨特，大概她以爲我想迴避尼古拉斯吧，所以她就使出渾身解數去勾引尼古拉斯——可是，我以爲她這種仁慈的表現，一點也不能彌補她慣於品頭論足、尖酸刻薄的性格。

想到這裏，我不禁苦笑起來，俯身在椅子旁摸索那寶貴的手提袋，但摸不到。我更緊張兮兮地，順着可能的範圍用手在地上亂掃一番，還是沒有……然後，眼前離地面不很高的地方，我看見閃着微光的手提袋扣子，一定是有人把它拿到椅子旁邊的書架上，我抓起手提袋，並猛然地從書架上抽出一些雜誌和兩本書，然後飛快地走過客廳，裙子下襬有如奔騰的巨浪般飄來飄去。

我靠着玻璃門，正要用肩膀擠門時，飯店走廊的外門給輕輕地打開了，我呆呆地站着，拚命用力抓緊書本、手提袋和熄了的蠟燭，心裏怦怦作響。

有人慢慢地走進門廊，釘鞋踏在硬石板上發出咯咯聲，但聲音輕微，幾乎聽不到。我站着動也不動。格蘭特告訴過我，飯店整夜不上鎖。看樣子，這個傢伙一定是個晚歸的釣魚迷，準備把魚具等雜物放回平日的地方，沒什麽好怕的。

可是，就算他只是個釣魚迷而不是凶手，我也不要現在就橫過大堂上樓回房間，以免正面碰到他，所以只好靜靜地等待，盡力使心跳恢復正常，並馬上閃到門邊，因爲我想起白色的便服在黑夜中太引人注目。

沒多久，外門開了又再關起來，一如剛才那麼輕聲，但仍然清晰可聞。由他的脚步聲，我知道他已經走在離飯店有一段距離的小石路上，因此再等了一陣子，我立刻推開玻璃門，連走帶跑地通過大堂來到前廊，探頭到窗外，死盯着他。

濃霧覆蓋着山谷，四周充滿黑影，但我還是看到他離開小石路，踏上草坪，低着頭，朝斯多希特快步前進。這個男人高高瘦瘦，步伐很大，走路時搖搖擺擺。過了好一會兒，他停下來，回頭看一看，最後消失在黑暗中。我實在無法看清楚他的臉。

我轉過身來，對門廊內的東西打量一遍。雖然從窗口射進來的光線不太亮，却能讓我看見不少東西：有一張桌子，上面放着稱量機和放魚用的白色盤子；籐椅上有背包、登山鞋、魚網，架上掛着一捲登山繩，繞成橢圓形；此外還有夾克、雨衣、圍巾、軟帽、釣竿和手杖……。

我背後的門給推開了，一個男人從黑暗中靜悄悄地進來。

我並沒有尖叫，可能是因爲叫不出來的關係吧！我只把手上所有的東西都掉在地上，砰然一聲，似乎震撼了整家飯店。我的嘴巴張得大大的，但吐不出聲音，我嚇得幾乎癱瘓了。

門廊的門猛然關上，發出很大的響音，他也嚇了一大跳，因而吐出幾句詛咒的話，然後用手

電筒往我身上亂掃。

他說：「珍納，原來是你！」隨即笑起來。「我的老天呀！你可把我嚇死了！那麼晚了，你下來這裏幹什麼？」

我對着光線眨眨眼，他關掉手電筒。

「是艾力斯特嗎？」

「沒錯。」他拿下背上的帆布袋，並脫下防水外套。「掉在地上的是什麼東西？剛才的聲音好像原子彈爆發一樣。」

「大部分是書，」我說。「我睡不着。」

「哦，」他又笑一笑，並把外套拋在一張椅子上。「你穿着白衣服站在那裏，看來像個鬼一樣。我嚇得魂飛魄散，差點叫起來。」

「我還不是，」我彎腰撿回掉在地上的東西，「我應該回去睡覺了。」

他一隻脚踩在椅邊。「珍納，可不可以等一下再走，替我拿着手電筒，我要解開鞋帶——斷掉了，而且濕漉漉的，眞討厭。」

我拿着手電筒。「外頭在下雨嗎？」

「下下停停的。」

「我猜，你釣魚釣了很久。」

「是呀，在斯多希特那邊。」

「運氣好嗎？」

「還不錯。我釣到兩三條肥大的鱒魚，哈特也不賴，釣到一條一磅半的。」

「哈特是誰呀？噢——是哈特利，柯尼根。」

「唔，小姐，手電筒照這邊，好不好？」

「柯尼根先生釣到大魚後就回來了嗎？」

「對，他幾個小時前就回來了，但那時候我手風正順，所以留下來，讓他一個人先回來。當然，我知道這樣做不太好，所以你不要告訴別人，好不好？」

「為什麼這樣做不太好？」

「因為今天是安息日呀！親愛的，你忘了嗎？午夜時，我就該跟哈特利收起魚竿回來啦！」

他脫下另一隻靴子，然後站起來。

「哈特利的魚不在盤子上。」我說。

「你說什麼？」他的視線跟着手電筒的光線移向桌上。「咦，眞的！那些魚也不在……那可奇怪了。」

「艾力斯特！」

他聽見我說話的聲調有點異樣，於是轉過頭來。

「怎麼樣？」

我直言不諱地說：「大概五分鐘前有人進來這裏，胡亂摸索一陣子後就離開了。」

「什麼，噢——」他笑了。「不要緊張兮兮的，那個人是占士。」

「是占士？」

「就是占士·法蘭，他跟我一起去釣魚，他走路比我快，而且要趕着回家，他家離斯多希特還要遠一點。」

「我明白了。」我似懂非懂地說。

「你非要認為他是賊？不要像住在都市那樣疑心生暗鬼，珍納。斯蓋島太平得很，從沒有人晚上睡覺時鎖門的。這兒根本不會有賊這種不受歡迎的人物。」

「雖然說不用疑心生暗鬼，沒錯——這裏也許眞的沒有賊，」我說，然後把手電筒放在桌上。「但有凶手。」

他深深地吸了口氣。

「誰告訴你的。」

「羅得偉·格蘭特。」

「我明白了。你覺得焦慮不安嗎？」

「當然。」

他說：「我就不會，不過，無論這件事的眞相如何，也不會牽涉到你的。」

「我不是爲了自己才焦慮不安的。」

「那麽是爲了誰？」

他好像要探聽什麽似的。我口氣有點尖銳地說：「當然是爲了海莎這個女孩——也爲了她的家人。她到底做錯了什麽呢？這件噁心、畸形的事竟然發生在她身上？到底是爲了什麽？這件事不單只是奇怪那麽簡單，艾力斯特。雖然我不能說出我的感受，可是——可是這件事總是令人特別噁心。」

他有氣無力地說：「謀殺永遠不會惹人喜愛的。」

「但動機總比較簡單明瞭吧！」我說：「可是，這件凶殺案並不簡單明瞭，是有人在故意安排，凶手並不是爲了一時的衝動而打她，用刀刺她，或扼死她。凶手一定是蓄意殺死她的，然後再——再縝密安排。這傢伙冷血、深謀遠慮，而且——而且邪惡。沒錯，是邪惡。艾力斯特，你告訴我，飯店這裏和所有其他地方，到底那兒才沒有凶手那種乖戾的邪惡，我覺得它一直在圍繞着我。」

他結結巴巴地說：「警方仍在追查這件案子，他們不會放棄的，你知道嗎？」

我說：「你認爲誰是凶手？」

「珍納——」

「你一定想過這個問題。到底是誰？是占士．法蘭嗎？」我問道。

「我——看，珍納，我不想再多談這件事——」

我說：「你的意思是說凶手住在飯店裏面，所以少講幾句，以防萬一？」

他不安地說：「好了，不要再說——」

「你是不是認爲凶手就在飯店裏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小姐，要是你害怕的話，你爲什麽不到別的地方去？」

「我什麽地方也不去，」我說：「我要待在這兒，直到警方找到那邪惡的凶手爲止。不管他是誰。」

他默不作聲。

我說：「再見，艾力斯特。」然後上樓回房間。

雖然折騰了那麽久，但最後我還是沒有吃止痛藥。因爲當我回到房間去時，頭痛已全消。也許在凶手可能出沒的地方來一次玩命的午夜驚魂式冒險，才是醫治頭痛的良方。

我躺在牀上，看看順手抓來的書本：兩本汽車雜誌，兩本書——一本是「拿孟露的新娘」，一本是佛萊爾的「金樹枝」節本。

我翻開「拿孟露的新娘」，沒看十分鐘就睡着了。

7

第二天早上果然下雨，雨雖小，但連綿不斷。靠近飯店前草坪的羊羣給淋得濕漉漉的，有點可憐兮兮。除近處外，所有遠處的路標都不在視線之內，即使離河流不遠的蘇爾・蘭史域也披上灰衣，幾乎看不見。

我晚了點才下樓吃早餐，飯店內很安靜，不過，與其說是因爲天氣不好，還不如說因爲今天是安息日。艾力斯特・布雷恩和柯尼根夫婦都坐在客廳看報紙，科杜・森遜太太和那位老女人則在鈎織衣物。雖然在大好的星期天下雨，但是這並沒有破壞某些熱烈的氣氛；靠在經理室鐵窗旁的科杜・森遜上校、斐森門少校和一個粗壯黝黑的鄉下人，正在熱烈地討論有關飛行的事情；瑪莉安・布萊菲特和藟比蒂在走廊的窗戶旁看雨景；離她們不遠的羅得偉・格蘭特正低下頭，全神貫注地用繩子補手網。

他抬頭看到我，笑一笑。「你好，星期天下雨，太不幸了，不是嗎？不過，這種天氣不錯，雨中釣魚很有情趣，要不要去？」

「不，謝啦，」我堅決地說：「大概只有像你們這些愛釣魚的瘋子才會說這種天氣不錯，是不是？」

「說得沒錯，」他舉目瞥向憂鬱的天色，「不過，對於不愛釣魚的人而言，這種天氣也不算太壞，因爲大概不久就會轉晴，而西敏小姐可以去爬山了。」

「眞的嗎？」藟比蒂很關注地轉過身來。

「很有可能，但是——」格蘭特側着眼看瑪莉安的背部，這小姐就是不被他的話所吸引，堅持不轉過身來——「如果你去的話，還是需要小心點，不要爬太高，因爲霧隨時會籠罩羣山。」

他雖然說得很小聲，但瑪莉安聽到了，她轉身投以一個不滿的目光。

「還有什麽建議？」因爲她的語氣充滿挑戰和敵意，因此不管她說什麽，聽來都有侮辱而無禮的意味。

藟比蒂連忙說：「格蘭特先生眞的是爲了我好，他知道我什麽都不懂。」

瑪莉安看來好像要反駁似的，但她還是不吭一聲，轉回窗戶往外看。格蘭特則向藟比蒂笑一笑，並重新埋首補手網。不一會兒，奴納・比高也走進門廊，背着背包。

「唷，」藟比蒂說：「比高先生現在就出發啦。比高先生，你眞的要在這種鬼天氣下去爬蘇爾・蘭吉利安嗎？」

「我想天氣快好轉了，」比高說：「總之，我先到那邊山脚，如果天氣正如我所料，在個把小時內放晴的話，我就可以馬上爬山。」他慢慢地走過來，好像要跟我們其中一個人說話，但隨後便走出飯店，冒雨前進。

「你看，」我對蘿比蒂說：「兩個專家都說天氣會好轉，希望你今天能爬山。」

「你也去嗎？」

「我還沒有吃早餐呢！如果不趕快吃的話，大概什麼也吃不到了。」

我橫過大堂去餐廳途中，斐森門少校從鐵格子窗戶那邊大聲把我叫住，我走過去，那個高壯結實的鄉下人站在那兒，低下頭，小心翼翼地用他粗大的手指檢弄工具箱裏的東西。

比爾·斐森門走到櫃臺前。

「你是不是說過要租根魚竿去釣魚，杜里太——不，布魯克小姐。」

「沒錯，但我還不清楚什麼時候想去，最好是等一兩天，考慮一下再作決定。」

「這當然由你決定啦，不過——」他向那個鄉下人瞥了一眼。「如果你眞的想學釣魚的話，你不妨現在先和道格拉·馬斯約定。我知道他很樂意爲你效勞。」

那個健壯的男人抬起頭來，棕色的方臉上有很深的皺紋，還有雙藍色而略小的眼睛，他看起來很和善似的，只是現在却沒什麼表情。

他說話時帶有島上居民那溫柔得出奇的聲調。「我很樂意敎這位女士釣魚。」

「你眞好，」我說：「那麽——那麽我們約定星期三去，好不好？」

「星期三那天我有空，」道格拉·馬斯點點頭。「好，一言爲定。」

「謝謝你。」我說。

「那天你在什麽地方等我們？」斐森門少校問道。

道格拉·馬斯說：「卡寬斯河靠近上游的地方最棒，如果不能在那兒釣到魚，那天一定是個倒楣的日子。」

他挺直了腰，從辦公室櫃臺拿起一頂刷得很乾淨的禮帽，然後戴上。「再見，小姐，希望你今天過得愉快。再見，斐森門少校，我現在要走了，不然來不及上敎堂。」

他跨出飯店，走在雨中。我不期然地看着他的背影，雖然道格拉和我只是初次見面，而且他說的話大部分是客套的應酬話，可是我却深深地喜歡他那眞誠、謙遜的態度。這個終其一生都住在斯蓋島的佃農，行爲舉止是那麽自然、純樸；對於這個沈靜的人，我的印象也特別深刻。道格拉·馬斯，原來就是海莎的父親……。

我向斐森門少校點點頭，轉身去吃遲來的早餐。

從下樓到現在，我都怕碰到瑪茜亞。所以很高興她並不在餐廳內。事實上，在喝完第一杯咖啡前，我就看見一輛乳白色的大車子從窗戶旁邊經過，然後停在飯店正門前，穿着入時、相貌妖媚的瑪茜亞匆忙地走出飯店，那個穿着制服的年輕英俊的司機則慇懃地引她坐進車頭，並把一條小毯子圍在她的膝部，然後開車。

我啜着咖啡，希望有份早報可看，藉此可以裝作沒看到尼古拉斯，他離赫拔希很遠，餐廳內只有我們三個人。

過了沒多久，有人站起來向我走過來，還好，是赫拔希。

他就像瑪茜亞說的壓不扁的皮球，步伐有點怪異，充滿雀躍的氣息，又像隻充滿自信的知更鳥。不過，我仔細打量他的裝扮模樣後，還是覺得他像知更鳥。圓滾滾的上身罩着一件猩紅的套頭毛衣，外加綠色的夾克，眞是大紅大綠，鮮豔奪目。圓圓的臉配上一個小嘴巴，瞇瞇的眼睛兩側，爬滿了皺紋；他的手很小，却帶着一隻很大且鑲有黑寶石的黃金戒指。

他對我笑一笑，露出一口鑲補過的金牙。

「你是布魯克——小姐嗎?我是赫拔希。」

「你好嗎?」我禮貌地說。

「布魯克小姐，希望你不介意我過來打擾你，因爲我想——」他猶疑而有點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因爲我想請你幫個忙。」

「可以呀!」我不曉得他要我幫什麽忙，便不假思索地答應了。

「我想告訴你，」他的表情還是那麽羞怯有趣，「我告訴你，我就是『跑天下』。」

「你是什麽?」我訝異地說。

「我就是『跑天下』。」

「我知道你說你是跑天下，但是——」

「跑天下是我的筆名，」他說：「我是個作家。」

「噢，我明白了!你是作家——不錯嘛，赫先生，你是不是寫小說的?」

「我寫旅遊指南，布魯克小姐，旅遊指南。我用漂亮的風景和小姐做書的封面，至於內容，可說多彩多姿、琳瑯滿目。它爲讀者詳細報導各地動人的景色，就算你不作實地旅遊，也有如親歷其境。譬如說，從我的書裏，你可以享受到英格蘭壯麗的鄉村景色，而且，」他又說：「我也準備讓讀者認識蘇格蘭。所以我來斯蓋島——蘇格蘭的一個可愛小島。」

「我明白了，你是來這裏收集資料的。」

「這次談的是在斯蓋島徒步旅行，」赫拔希簡單地說：「我在島上到處徒步旅行，然後在地圖上把去過的地方，依路線的難易，分別作A、B或C等標記，然後就路線沿途風景的好壞，依次加上一顆星、兩顆星或三顆星。」

「這——這樣的介紹十分別出心裁，而且又忠實。」我結結巴巴地說，因爲尼古拉斯好像在注意我們談話。「你一定要花很多時間了。」

「寫這些東西簡單得很，不需要花多少時間，」赫拔希率直地說：「我是說，如果你像我那麽會寫的話。我懂得一些訣竅，而且非常管用。」

「我一定會買你的書來看。我是說眞的。」我說。

「不用買，我寄給你就好了，眞的。最近已出版的那本叫做『美塞德郡漫遊』，你一定會喜歡的。但說實在話，平裝書算不得是書啦。我認爲自己歷來寫得最好的書就是『暢遊威爾斯』，

也一齊寄給你好了。」他很高興地看著我說。

「非常謝謝你。」

赫拔希拿着一本過期的「泰納雜誌」和一本「鄉村生活」，放在桌上，用食指逐頁翻動。

「在這些雜誌裏，我看過有你的照片，」他說：「是你的照片，對嗎？」

「沒錯，是我。」

他快速地翻動着「鄉村生活」，最後終於找到那張大衛・賈利安拍的照片。照片裏，我穿着一套蘇格蘭粗呢所製的衣服，牽着兩隻十分可愛、搶盡鏡頭的愛爾蘭獵犬。赫拔希看着我，臉又紅起來了。

「我書中的照片都是自己拍的。」他躊躇地說。

看見他一臉遲疑的樣子，我只好等他把話說完。這時，我瞥見尼古拉斯站起來，懶洋洋地探手到口袋裏找煙草。赫拔希接着有點急促地說：「在拍巖石的照片時，那幾個念地質學系的小夥子連同一把槌子也拍進去，目的在使別人看照片時能與槌子對比，知道巖石的大小，而我打算在拍古連這幾個山時，也多拍一位女士，這樣可以顯出那些山有多大、多高。」

尼古拉斯咧嘴而笑，與其說是我看見他笑，不如說是我感覺出來的。

赫拔希看看雜誌，然後若有所思地對我說：「你的照片拍得很好，眞的很好。」

尼古拉斯不經意地說：「要是你找她拍照的話，最好先探聽一下價錢，我想不會很低唷！」

赫拔希望望尼古拉斯，然後再看看我，有點摸不着頭腦。「我——不應該——我——？」

他手足無措、六神無主，大概是要打退堂鼓，不好意思繼續開口要求我做他的攝影模特兒，而我也忘了自己的困難，因爲如果尤果・蒙特費爾知道我讓別人拍照，一定會氣瘋的。我憤怒地盯着尼古拉斯。「杜里先生只是開玩笑而已。」我趕緊說：「如果你要的話，你當然可以替我拍照，赫先生。我也很高興在你的書中出現。我們什麼時候去拍？」

他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布魯克小姐，你人眞好，眞的非常好。能替你拍照無疑是我莫大的光榮。如果天氣轉好的話，不妨今天午後就去蘇爾・蘭史域，以古連作背景，好不好？」

「那很好。」我肯定地說。

「比爾・斐森門有隻漂亮而且喜歡跟在別人後面走的狗，你不妨也帶去一起拍照。」尼古拉斯爽快地說。

「他眞的有隻漂亮的狗？」赫拔希一副很愉快的樣子，但有點呆呆的。因爲他聽不懂尼古拉斯借斐森門那隻狗來諷刺他喜歡拍馬屁——拍我的馬屁。「唔，這個主意不錯，我去問比爾肯不肯借。」

赫拔希快樂地急步走開，去找斐森門。尼古拉斯低頭看着我，臉上仍帶有諷刺、嬉笑怒罵的表情，我最憎恨這種舉止。「如果尤果在『遊遍斯蓋島』這本書上——我暫且先替赫先生的書取名——看到你的照片，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他不會看到的，」我語氣鋒利，邊站起來邊說：『尤果只喜歡坐飛機到法國玩，他不會買一本關於徒步旅行的書的。」

我想跟上赫拔希，但尼古拉斯移動一下，擋着去門口的路。

「我有話跟你說，珍妮達。」

我冷酷地說：「我不認爲我們還有什麽話可說。」

「但我還是要跟你談話。」

「談什麽？」

「談我們兩人的事。」

我皺皺眉頭。「尼古拉斯，現在已經沒有『我們兩人』這種東西了，記得嗎？你跟我永遠不可能有復合的機會，你是你，我是我，請你連『我們』這兩個字也不要提，好不好？」

他嘴巴合得緊緊的。「我會十分注意的。」

我還未注意到自己說什麽前，就說：「昨夜跟瑪茜亞在一起的人就是你？」

他眼神閃爍不定，繼之是茫茫然。他說：「没錯。」

我經過他身邊，走出餐廳。

比高和格蘭特果然料事如神，十一時，雨停了。雲朵開始慌忙四散。半小時後，我看到瑪莉安和蘿比蒂已經走到山谷，再過没多久，尼古拉斯也走在往斯多希特的路上。

快到正午時，太陽終於露面，瞬息間，藍天幾乎已清晰可見，一向圍繞在山頂的霧也像雪一般地融化了。

蘆葦和石南灌木的葉上，佈滿了水珠，晶瑩可愛，尤其是葉子尖端幾乎下墜的珠子，更像顆顆散發光芒的鑽石。

午飯後，我跟着赫拔希還有斐森門的狗出發。我們走入樺樹林，準備順着淺水處的踏石越過河流。樺樹雖然已經很老而且長滿青苔，但沐浴在風裏時，還是輕輕地搖擺。我們抄捷徑往河流去的途中，幾次爲了間歇性驟雨而駐足。最後走過一條小路，路面長滿了覆盆子、青苔和一叢叢的蘑菇。

過了河，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崎嶇但不算難行的路程，終於抵達蘇爾·蘭史域的山頂。雖然身材圓胖，但赫拔希的脚步却出奇的輕盈，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是個很棒的郊遊同伴。他對鄉村充滿了解和熱愛，這並不是那些討厭他說話結巴的人可以想像的；沿途所看見的飛禽走獸，甚至一草一木，他都瞭如指掌。他在選背景和操作相機時，口中還是念念有辭、不清不楚；雖然他不停地說着些陳腔濫調，但我還是感覺到，他的確十分眞誠地滿足於他所說的「偉大的戶外生活」。赫拔希愈來愈像隻春風得意的小知更鳥，至於他那種瑪茜亞稱爲「蘇布」的個性，其實是由於壓抑不住的愉悅和一顆求知慾極強的好奇心才會如此，說句實在話，他雖然很矮小，但却很吸引人。我們一共拍了三張照片，在蘇爾·藍史域山頂，可以看到整個的科威林和一個由山脈組

成的、形勢險惡的弧形——從南面的格斯芬至北面的蘇爾・蘭吉利安山。山腳下還有個黑如墨水池的可斯克湖。

我站在比爾那隻寶貴長耳狗旁擺姿勢，背景是天空、高山和湖水，而赫拔希則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地拿着相機嘗試多種不同的角度；不時說些禮貌的話。

全部拍完後，我們坐在巖石上，點起香煙。赫拔希好像有話但不便說出口的樣子，他狠狠地吸了口煙，然後說：「布魯克小姐，你——你會不會介意我跟你說些話？」

「當然不會介意，你想說什麼？」

「你是一個人來斯蓋島的，是不是？」

「沒錯。」

他面有難色地看着我。

「不要單獨跟任何人外出，布魯克小姐，你今天跟我一起，當然沒什麼問題，但你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他頗爲有趣的聲調，令人覺得他的情緒並沒有很激烈。「不要跟其他人外出，因爲這不安全。」

我沉默了一陣子，自吃早餐開始，我已完全忘記爬山會有某種危險了。

「你不會介意我說這些話吧？」

「當然不會。你說得很有道理，我會很小心的。」

赫拔希剛才那番話和昨晚格蘭特所說的都有特別的意思，那就是他們都暗示自己不是凶手。但我能這樣就不再懷疑他們可能是凶手嗎？搞不好，這種警告之言是要掩人耳目。不過，只要我繼續跟目前這位「男士」多散幾次步，很快就會見分曉了。我不禁打了個冷顫，毫無意識地拉拉狗的耳朵。「這宗謀殺案一定是不怎麼令人愉快的事，是不是？」

他的臉變成紅黑色。「何止不愉快，簡直就是他媽的可惡！我——我很抱歉口出穢言，但我只能用這句話來形容我憎惡的感受，布魯克小姐。」——他對我做手勢，神情奇特且激烈——「那個少女，海莎・馬斯——她才十八歲。」

我沉默不語。

「那天是她的生日。」他可笑的尖銳聲，聽來有點激烈。「她十八歲的生日。」他吸了一口煙，然後平靜地說：「她的遇害，我覺得很難過，我告訴你，我認識她。」

「你認識她？」

「噢，不是認識，只不過跟她說過話而已。我在外頭漫步時，曾到過農場那邊幾次，每次她都會請我喝杯茶。她很活潑可愛，而且有點調皮。她一點壞處也沒有。她自得其樂，而且安於現狀。」

「對於那個和她約會的男人，你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嗎？」我問道。

這個問題相當幼稚，因爲諸如此類的問題，警方一定早已徹底地盤查過，他們都沒有獲得什

麼結果，赫拔希又怎會知道呢？不過他還是耐心地同答：「沒有，半點也沒有。」

可是我聽得出他故意改變說話的聲調，我懷疑他有所隱瞞，所以盯着他。

「你有什麼『眉目』嗎？」

「我只有一點點線索，」他謹慎地說：「我告訴過海莎，我正在撰寫一本書，而且她也頗感興趣；她說：很多人都寫書，……而且不少人常到農場那一帶，不管怎樣總會詢問島上的風俗習慣和迷信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而我也開開玩笑，問她有沒有特別迷信什麼，當然，她說沒有。她是個很現代化的少女。接着，我問她島上現在還有沒有以前盛行的巫術存在，但——」赫拔希暗淡的眼睛注視着我——「她頓時噤若寒蟬，而且半推半撞地把我趕出廚房。」

「巫術？」我說：「眞不可思議！」

他點點頭。「我也知道，但你知道嗎？我總覺得這件謀殺案很不對勁，你也很清楚，這是有預謀的，燃點烽火的材料是凶手處心積慮、一點一點地拿上柏拉芬的。命案現場有石南屬灌木、泥炭、樺樹叢、一根很大而難燒着的橡樹木，以及無數枯乾的蘑菇。」

我驚歎一聲，但他沒聽見。「一切就緒後，那個男人就帶她上山……希望你不介意，但請你仔細想一想……火焰、鞋子、整齊地放在一起的飾物，平躺着的少女，雙手放在胸前，喉嚨給割斷，而且臉上還有灰燼……爲什麼？這好像——好像是一場『獻祭』！而海莎則是祭品。」

赫拔希突然吐出「獻祭」兩字，我幾乎跳起來，渾身顫抖，汗毛直豎。

「但那是多『瘋狂』的行爲呀！」

他擡頭看我，眼神暗淡、憂慮。「不錯，這正是瘋狂的行爲，不是嗎？凶手一定是個瘋子。而且，除了某些時候之外，他看來跟你我都並無兩樣。」

他站起來，嚴肅地對我說：「如果我是你的話，我就不會隨便跟別人外出散步。」

「我不會的，」我氣憤地說：「看來我得考慮現在是否應該同倫敦。」

「這主意不錯。」他說，然後拾起相機，跟着我一起下山。

畢竟，我仍舊不曉得我放棄計畫而離開酒店是否是明智之舉，不過後來發生的事，使我不得不決定暫時留下來。

晚餐之後，在客廳裏，大家的臉色很沉重，似乎又發生了另一宗令人不安的意外。艾力斯特拿着幾個咖啡杯，在廳內停下來，然後以驚訝的口吻說：「喂，爬山的人回來沒？」

「他們沒來吃晚餐。」愛瑪・柯尼根說。

科杜・森遜上校說：「老天呀！他們也是一樣。我希望沒有什麼『行差踏錯』的事發生就好了。」

「那個笨女人！」科杜・森遜太太毫不客氣地說：「在這種鬼日子裏，她那能去爬山。」

艾力斯特以堅定的口吻說：「我才不擔心呢！他們大概只是走遠了一點，那有我們所說的嚴重，而且當時仍然是大白天。」

尼古拉斯這時正在寫信，也擡起頭來說：「他們出發後，天氣一直很好，今天下午，柏拉芬又沒有霧，相信他們會平安無恙的。」

「只要——」瑪茜亞說：「只要那個令人討厭的女人沒去，也沒做出些幼稚的事，就沒問題

了。囂比蒂！可憐的孩子。」

格蘭特沉着地說：「布萊菲特小姐是個不折不扣的爬山專家，她不會冒險帶一個新手去的，況且杜里說得也很對。總而言之，比高爬過蘇爾・蘭吉利安。若有半點不對勁的地方，他絕對不會爬的。」

「但他也沒回來。」赫拔希說。

聽到他這樣一說，大家都發不出聲來。我感到不安和掛慮的氣氛愈來愈濃烈。

「他還不是沒回來，」愛瑪說：「唔，我認為——」

「你丈夫在那裏？」科杜・森遜太太問道。

這個問題雖然來得太突然而無禮，但也沒什麼值得愛瑪面紅耳赤的，她却滿臉通紅，囁嚅地說：「他——他去散步了。」

她顯而易見的尷尬令到其他在場的人也開始尷尬起來，不過大家都不曉得原因何在。艾力斯特很快地說：「吃過中飯後，我們出外散步到山脊，以便可以俯瞰整個史貝灣的景色。我帶柯尼根太太回來，但哈特利自己走得較遠。」

「噢，你走那條路，那有沒有看見她們在柏拉芬？」科杜・森遜上校說。

「一個記號也看不到。不過我們看到一個人——我認為是杜里——雖然有段距離，但不可能是別人。」

「我沒去柏拉芬，」尼古拉斯說：「所以沒看見她們。」

格蘭特放下咖啡杯，然後站起來說：「現在只不過是八點三十分。我個人認為我們還不必憂慮，他們一定會回來的。我想和比爾說一兩句話，如果他們遲回來，可能會告訴他。」

他快步走到大廳，我可以看到他靠在櫃檯前，和斐森門少校交頭接耳。

「聰明的傢伙，」科杜・森遜上校說：「這樣做比較有建設性。」

但瑪茜亞可沒這麼容易住嘴。「這件事太可怕了，是不是?你們認為他們會發生什麼事?」

「在科威林，有什麼事不會發生?」愛瑪說：「最近大大小小，不知發生多少事情了。」

「那件事，」艾力斯特說：「根本與這件事毫無關係——」

「我並不是在說謀殺案，」愛瑪冷冷地說道。我聽見瑪茜亞喘了一小口氣。「我在說爬山意外。」她環顧四周的臉孔，明媚的雙眼露出嚴肅恐懼的神色。「你們知不知道，單就今年來算，有多少人喪生在科威林手裏?」

她的一番話，令全場氣氛為之急轉直下。我看見瑪茜亞轉過頭來，凝視着幾座高揷雲霄的高山。「多不多?」她說話時的聲音有點恐懼。

「四個，」愛瑪說，然後心不在焉地補充：「到目前為止……」

我感到一陣寒意襲上頸背，幸好科杜・森遜上校的一番話，把我從恐懼中拉出來。「唔，」他就事論事地說：「如果有人一點也不了解這幾座高山的情況，就貿貿然去爬的話，他們一定會

出事的。每宗山難，差不多都是由於當事人無知或不小心而引致的；但我深信我們能肯定比高和布萊菲特小姐兩人絕不會輕易犯上登山大忌，我們不必庸人自擾，我認為我們最好馬上停止自己嚇自己。」

他轉身和艾力斯特談論明天的活動。幾分鐘後，緊張的氣氛似乎緩和不少，大家又和平日一樣閒談起來。

我對瑪茜亞說：「你今天去了那裏?」

「去了樸茨芝。」她臉上已回復慣有的迷人氣息——「我和可憐的斐格斯開車沿着可怕的馬路去的，一路上，他都罵個不停，因為他才把車子清洗過。」

「我想從貝福有一條絕佳的路?」

「對，是有一條，但是那條路彎彎曲曲的，還有很可怕的U形急轉彎、崎嶇的彎道、斷崖和一些——」

「但是，瑪茜亞，那景象——」

「那裏的確很棒，」她很快地說：「只是一直下雨。我星期天再去樸茨芝一次之後，全部旅程就結束了。不過，我星期五去過那兒買了一些質料很好的斜紋軟呢布，我今天晚上拿給你看。那塊布料有點淺紫色，非常華麗。」

格蘭特不久又回到客廳，許多雙眼睛轉向他，談話聲中止了一會兒。

「比爾・斐森門說根本沒有理由要擔心。」他又再一次保證，可是，當他穿過大廳朝我走來時，我似乎從他朝外瞥望的眼睛中，看到一抹不安的神色。

有人扭開了收音機，人們的談話聲中夾雜着氣象報告天氣不佳的聲音。科杜・森遜上校把身子移近點收聽。

「他在等待聖母峯的消息，」格蘭特對我露齒一笑，又說道：「在河邊看不到上校垂釣的影子，可見等待消息成為他主要關心的事。」

「他實在很可愛，可是，你知道嗎，我對聖母峯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想，看到別人爬在上面，我會覺得很難過。」

「難過？」他好奇地看着我。「為什麼？」

我大笑。「我想——也不是眞的很難過。不過，在我的心目中，它一直是個遙不可及、潔白而不可侵犯的聖地，是尚未被自大的人們褻瀆的最後據點，或者是個最純潔無瑕的地方。不知怎的，我會覺得在白雪皚皚的山頂上留下人的足跡是件很可悲的事。」

「珍妮達，我不知道你是個詩人。」尼古拉斯的聲音傳來，語氣含有嘲諷的意味。不曉得他什麼時候走過來，站在我椅子後面的窗戶邊。

我覺得我的臉一下子脹紅了，而格蘭特看起來有一點懊惱。

「怎麼會輪到你說話？我不知道你認得布魯克小姐。」

他的語氣硬硬的，尼古拉斯看了他好一會兒。

「怎麼會輪到你說話？」他很不高興地也說了一句，然後又轉身對着窗戶。「這兒，如果我沒搞錯的話，是我們的朋友比高，總算回來了。」

「一個人？」科杜・森遜太太問道。

「是的……眞奇怪。」

「什麼奇怪？」艾力斯特走過來問。

「他正從魁塞克湖的峽谷下來。我還以為他去爬蘇爾・蘭吉利安。」尼古拉斯深思地說：「他從峽谷西邊下來，經過那些踏脚石，不是比較快嗎？」

「那樣也不好走，」艾力斯特說：「雖然那是一條捷徑，可是麻煩更多。另一方面，還有一條通道從魁塞克那邊的柏拉芬下來。」

格蘭特說：「如果沿着峽谷下來，他很可能看到那兩個女人。現在天色還很亮，應該可以看到南邊山脊有個人。」

可是，當比高進來時，他否認看到什麼人，而他聽到那兩個女孩還在外面時，臉上露出焦慮的神色。使得大家原先極力要擺脫的掛慮、不安，又湧上心頭。他走去換衣服，吃了一頓飯，然後我們坐下來，斷斷續續地交談着，卻儘量不往窗外看，半小時就在這種愈來愈焦灼的氣氛中度過。

九點半左右，天色已經很黑了。深藍色的雨雲在空中愈積愈厚，慢慢飄過天空，遮住了徘徊在西方的光亮。陰濕的霧氣輕快地掠過雲層下方，突發的暴風呼嘯而過，敲打着窗戶，帶來一陣陣間歇的豪雨，打在窗戶上。到現在，我想，每個人都很確信那兩個女人出意外了，所以九點半整，當斐森門走進大廳，突兀地宣布他的決定時，對大家而言，不啻是個解脫。他說：「我想我們最好出去找他們，柯尼根先生剛剛和道格拉進來，他們說還沒有看到那兩人從峽谷下來。」

男人都站起來。

「你確定他們爬上柏拉芬了？」

斐森門說：「當然，她們——」

「她們也可能改變主意。」尼古拉斯說。

斐森門看着他，我覺得那眼神有些怪異。他慢慢地說：「她們去柏拉芬了，沒錯，有人看見她們。」

「看見？」格蘭特說：「什麽時候？在那個方向？」

「在撒達杜耳。」斐森門冷淡地說。

奴納・比高走上前。「在——我的天，生手根本不能去那裏。那是『黑嘴』呀！這段山路危險而複雜。你確定嗎，斐森門？」

我們都望着斐森門，想像中的恐懼愈來愈加深了這件事情的眞實性。

「誰看到他們？」尼古拉斯很快地說。

斐森門又看了他一眼。「道格拉・馬斯，他看到她們四點左右往那邊的谿谷爬過去，一共是三個人。」

我的喉嚨突然變得很乾澀，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問：「一共三個人？」

他點點頭，然後他的眼睛搜巡着面前的每一張臉，新的恐懼浮現在大家臉上，他說：「道格拉說那兒有三個人，而且……其他人都回來了，很奇怪，是不是？」

「也許她們有一個嚮導。」尼古拉斯說。

「她們出發時沒有其他人。」格蘭特說。

斐森門靠在旋轉門上，用他的肩膀把門推開。「等我們找到她們，把她們帶回來後，我們就會知道了，」他說：「女士們最好待在屋裏。男士們在五分鐘內出發可以嗎？現在到厨房來，我太太已經在準備咖啡和三明治了。」

我站起身。「我們可以去幫忙嗎？」

「那樣最好。我相信她一定很高興有個幫手。」

然後，他推開門，和其他人一起走出去。

最後，他們都走出去了，身影消失在刮風飄雨的黑夜中。我慢慢踱回客廳，腦子一片凌亂，不停地想着道格拉・馬斯的話——三個人？三個？

當然，可能沒有什麼關聯——不過，我一直不停在想，占士・法蘭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愛瑪已經上床了，而且科杜・森遜太太和她的婆婆上樓了，瑪茜亞和我單獨留在客廳裏。窗簾已經拉下來，隔開了室外的風景，但是風雨不停地打在窗上，一陣陣的風聲聽起來很猛烈。在這狂暴的風聲中，傳來陣陣的海濤聲。

瑪茜亞顫抖地把手伸向火前，眼睛看起來大而害怕。

「這聲音聽起來眞是太恐怖了。」她說，從她那一連串的形容詞中，我好像聽到肌肉在她喉嚨中扭曲的聲音。

「我恐怕它暗示某些事已經發生了，」我說：「你看，瑪茜亞，我拿酒來了。」

「哦，你眞好。」她倒了一杯，然後喝了一大口。「我的天，我眞的需要它！」她坐在椅中傾身向前，一雙大眼睛看起來更大了。「珍納，你相不相信山上有個不祥的東西？」

我大笑一聲，但笑聲中也不太確信。「不，當然不信。她們只是爬到很難走的地方所以就擱了，這種事情常常發生。她們馬上就會回來了。」

「但是——還有另一個人？」

「管他是誰，」我振作精神說：「反正不是鬼。」

她輕輕地歎了口氣。「好吧！他們早點找到，就可以早點去睡覺。希望上天保佑羅比蒂平安

無事。她實在很可愛——很可憐。我不知道——」

「我覺得另一個人才可憐。」我說，然後才猛地發現我竟用過去式來說。

不過瑪茜亞沒有注意到。「那個討厭的布萊菲特？我的天，不可能是她吧！我也不希望有任何意外發生在她身上，但是——」

「她看起來像個很不快樂的女人。」我說：「她一定知道她弄得人人討厭她，可是，她內心有種惡魔驅使她，使她和每個人爲敵。」

「挫敗——」瑪茜亞冷酷地說：「使她這樣。她愛上羅得偉・格蘭特。」

我把玻璃杯砰然地一聲放下，然後很生氣地叫道：「太荒謬了！瑪茜亞！」

她吃吃地笑着，看起來像隻美麗的猫。「並不荒謬。難道你沒注意她看他的表情嗎？」

我厲聲地說：「不要胡說八道。昨天晚上和今早，她對他講話時那種討厭、無禮的語氣，我都聽到了。」

「哎喲，」瑪茜亞提高音調嘲諷地說：「你看她注視他的樣子也是這樣。就和他瞧也不瞧她一眼一樣引人注目。羅得偉總是以他那有教養、迷人的風度表示對她的輕視，而且一有機會就找你去散步！親愛的，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惹她生氣。」

「噢，你胡說。」我再一次說，在極度不安的心情下，我站起來。「我要去睡了。」

瑪茜亞也站起來，把杯中的飲料喝掉。「我也要去，我絕對不敢獨自一個人坐在這裏。我們

等他們回來，就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當我們上樓梯時，她挽着我的臂，並且對我露齒而笑。「生我的氣？」

「沒有哇，我爲什麼要生你的氣？」

「爲了我亂說話，我恐怕我今天晚上已經把你的秘密洩漏出去，但我眞的不是故意的。」

「洩漏我的秘密？這是什麼意思？」

「我把你和尼古拉斯離婚的事告訴格蘭特。我怎會這樣糊塗！眞對不起，我眞的很抱歉。」

「沒關係，算了吧！」

「我希望眞的沒關係就好了。」瑪茜亞說。

我笑一笑。「有什麼關係？難道他會把他自己離婚的事再告訴別人。」

「哦，那麼……」我們走到樓梯頂，「那就好了，你睡覺前來看看我的斜紋軟呢布。」

我跟着她來到她房間，瑪茜亞推門進去，一邊摸索開關，一邊說：「等一下，我來找——燈亮了。

我聽到她喘氣的聲音，她背對我，好像結了冰一樣站着，手握着喉部。

然後她尖叫起來，刺耳而尖銳。

恐懼、害怕攫住了我，我四肢痲痹，無法動彈，過了好一會兒，我的身體變得冰冷，我站在那兒，氣也透不過來。

然後她又叫起來，轉身面對我，一隻手恐怖地亂揮，另一隻緊緊地抓住喉嚨。

我可以動了，我跳向前，抓住她的手。我說：「瑪茜亞，看在上帝面上，到底怎麼了？」

她的呼吸不穩，喘息着。「凶手，老天，凶手……」

「瑪茜亞，沒有人在這兒呀！」

她顫抖得很厲害，緊緊抓住我手臂。指着牀上，她的唇抖得這樣厲害，以致無法完整地說一句話。

我從牀上望去，一陣鷄皮疙瘩從脊柱升起。

躺在牀上的，是個洋娃娃——穿着荷葉裙邊的俏皮娃娃，這是瑪茜亞最喜歡用的裝飾，她在睡椅、沙發椅和綢緞坐墊上都放了這種娃娃。我看過一打——淡黃色的頭、藍眼、粉紅色、白色的絲綢衣服。

可是這個却不一樣。

它四脚朝天地躺在牀上，脚伸直，雙手交叉在胸前，煙灰缸裏的東西散在四周，頸上有道紅色的深深的傷口，從左耳切到右耳，把它的喉嚨割斷了。

搜尋了一夜，却仍無瑪莉安・布萊菲特或蘿比蒂的踪跡。

那是一個暴飛雨狂作的漆黑夜晚。搜索者在那風不停、雨不休的黑暗中攀登、叫喊，但却徒勞無功，反而弄得筋疲力竭。天色微明，大夥兒散坐屋中，或吃點東西，或休息片刻，雖然個個疲累憔悴，却準備再度出發、搜索。比爾・斐森門已經打電話通知當地的救難隊，第二天早上約九點鐘時，這二十幾個人組成的隊伍就再度出發，爲這次意外盡最後的努力。

這一次，我也跟着去了。雖然我沒有攀岩的功夫，却可以幫忙在「黑嘴」附近的碎石堆和石南叢中找找，說不定會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那個早晨——我現在才想起，那一天竟是女王加冕的前夕——倒是將陰鬱和冷峻都驅逐出境了，只不過風仍挾着那蠻橫不講理的暴力，蹣跚地在圓形石堆和石南坡間亂竄，那不間歇的雨絲也帶着萬箭齊發的聲勢向地上射來。我們雙眼頓時迷濛不清，却仍一路跋涉前進。頭頂着飛雨，彎着腰，去迎接那討厭且使人痛楚的雨勢。

在山丘的遮護下，一切才好了些。兩天前的晚上，我和羅得偉在那兒聊了好久，如今我們却在它的蔭庇下休息，但當我們努力爬上山頂時，又和那驟增的風勢狹路相逢，雨點亦如釘子般隨

即打下。我轉過身，以背迎接這雨，也藉此機會小憩片刻。一陣狂風挾帶着雨點跳躍而過，猛擊我的背部，旋又落入山谷，奔流入海。

飯店被抛在後頭，愈來愈遠了，更顯得孤零零的；而遠處狹長的海灣，在那疾風的吹襲下，依然展現它那白色的曲線。這時，我看見一輛車慢慢地駛離飯店門口，且沿着那受暴風雨鞭打的小徑往斯多希特而去。那輛車挺大的，乳白色的車身，頂上還有一個黑色的摺篷。

「瑪茜亞・美玲的車！」——肘旁一個聲音響起。原來是愛瑪・柯尼根，她身著實用的防水雨衣，圍了一條深紅色的圍巾，還穿了登山鞋。我看了她好一會兒，慢慢覺得她的確有點嫵媚動人，山風吹紅了她的臉頰，她的眼裏也閃爍着光芒，頗有一番韻味。當我們沿着支脈的山頂而上時，她帶着輕視的口吻又說了一句：「雖然我們也沒布望她跟我們一起來，但她也不應該把司機帶走，我們正需要人手——」

「她走了。」

她突然停下脚步。「走了?你是說——回家了?」

「是的，她同倫敦去了，這是她昨晚告訴我的。」

「可是，我還以爲她打算在這裏至少待上一個星期呢！我覺得這件事情，遠比其他事情來得重要——」

「是啊！」我心不在焉地說。我確定不必把瑪茜亞突然決定離去的原因告訴任何人，因爲斐

森門太太和科杜．森遜太太都知道；但如果瑪茜亞前晚歇斯底里的叫喊沒有打擾愛瑪的話，也許事情會好一點；我更確定的一點是明天我就返家，不過，旣然我沒有像瑪茜亞那樣受到人家的「警告」，要我在還不曉得蘿比蒂和瑪莉安發生什麽事情之前就離開，是我萬萬做不到的。

「不過——」柯尼根太太又說話了——語氣中帶着三分無奈和一些我不能認同的東西——「我不能假惺惺地對她的離去表示悲痛和難過，她到這兒才五天，就——」她忽然住嘴，斜眼看一看我——。

「如果你結過婚，一定會了解我的感受，布魯克小姐……」

「我當然了解，」我輕柔地加了一句：「她是情不自禁，沒有辦法，你也知道……我想她是被寵壞了，而且她又是那麽惹人憐愛的尤物。」

「你比我仁慈多了。」愛瑪有點不高興地說：「但是你並沒失去那麽多。」

我沒有假裝誤解她的意思。「她必須擁有男人的讚美。」我說：「在這段時間當中，不論是誰受到傷害，我——請原諒我這麽說，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將這一切置諸腦後。難道你不能慢慢開始裝做根本沒這回事嗎？」

她勉強笑了笑。「顯而易見，你並不太懂得和男人相處。」

我沉默了一會兒，眞不曉得爲什麽結過婚的女人常常採用這種語氣！對於非得忍受的事情有一種優越的滿足感。然後我告訴自己，她或許是對的。畢竟在與丈夫相處上，我是徹底失敗了，

那我又有什麽資格來勸告她呢？我挖苦地自忖，反正也根本沒有人想要聽取別人的意見，大部分人追求的，只不過是肯定自己的看法罷了。

當我們行經慶祝女王加冕的烽火時，我改變了話題：「我想現在他們不會點燃——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那兩個女孩發生什麽事的話，慶祝活動就不會繼續下去了。」

她憂慮地說：「無論如何，木頭人也會受到誘惑，」接着她那羞怯哀怨的聲音又轉成一貫的單調口氣，「但是哈特利怎麽能想要一直這樣下去呢？自從她來了之後，他就像哈巴狗似的跟着她打轉，想要騙過我。噢！你見的還不够多呢！昨晚她換了和杜里混在一起，唉！這是眞的，每個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說她情不自禁無法控制，這種說法很對，但哈特利又搞什麽鬼呢？我他媽的認爲——」

我突然插嘴說：「你到底還想不想保住丈夫？」

「我——唉！當然想啦！還用問！」

「那麽就別理他。」我說：「難道你不知道婚姻中沒有驕傲存在的餘地嗎？你必須在兩者之中做一選擇。如果你無法保持沉默，那麽你就得狠下心不要他，但如果你還要他，那就要低聲下氣，閉緊嘴巴。然後事情就會過去了，一切會回復正常。但這可需要足够的時間讓大家都平心靜氣呢！」

她張大了嘴，可能是想問我究竟知道什麽。

「我們落後了，」我粗聲粗氣地說：「趕緊走吧！」

我撇下她，向前登上陡直的小徑。

我們已經爬得相當高了。我很慶幸地發現，在我們開始爬上柏拉芬西峯的鹿道時，風力已經減弱了。不但強風吹襲的次數減少，而且也不太強勁，這時我們抵達第一道碎石坡的底部。連雨也都停了，就好像突然關掉水籠頭似的，天氣開始好轉了。

現在隊伍排成一列縱隊，沿着山邊險峭的攀登角徐徐前進，大部分男人都背着背包，有些人則拿着幾捆繩子，鹿道狹窄陡峭，路也就更難走了；在深及膝蓋的石南叢中，有許多一呎寬的窪地，在雨水肆虐下，這兒泥濘不堪，危險重重。我們必須經常沿着大石頭邊，雙手抓住石南的根部和穗子，兩腿在泥濘的狹窄岩架上滑行。

在我們上方，聳立着南山脊的巨大懸崖峭壁。閃動着黑色雲雨氣的陡立碎石坡，有如從浪花中翻騰而出的有着蟑螂背的怪物，碎石坡本身就夠驚險的了，坡道由上方懸崖峭壁的底部筆直而下，形成幾百呎的落石區，佈滿了光溜溜的石頭；有的是隱藏不見的坑洞和鬆動的石頭，看來眞是危機四伏，步步驚心，彷彿踏錯一步，就會引起崩塌，半個山壁也跨下來似的。

道格拉．馬斯看到那三個人的地方，大約是在柏拉芬西側的半路上。山峯在碎石坡上昂然屹立，形成鋸齒狀的山脊，高度兩千多呎，亂石滿佈，直衝青天。我駐足佇立，擡頭觀望，嶙峋石塊的拱壁四周雲煙繚繞，強風吹來的烏雲，飛到險峻的斷崖時，就碎成了漩渦狀的煙霧，又黑又

恐怖。在暴風雨來襲前，這些煙霧隱在烏雲後面，一再朦朧地出現，然後又四散消失。鬼斧神工的尖峯直揷天空，將風劈成了流動的浮雲。柏拉芬像面大旗子似地刮起了威力無比的暴風雨。

從羣峯中的一些黑色山腹洞穴裏，噴灑出涓涓細流，因此形成了撒達杜耳的峽谷。我可以看得見，就在遠處峻峭的石頭面上，有條細細的白線，爬在灰色細長的穩定水平線上。這條水平線似乎靜止不動，直到風捲漣漪，才會興起小浪，有如微風中搖動的蜘蛛網一樣。這種緩慢落下的雪白溪水，年復一年地在石頭上侵蝕切入，沿着山腹順勢割成一道深色的裂縫。溪水順着裂縫滑下沖激，一下子不見踪影，一下子又水花四濺地噴了出來，但是水勢時時刻刻都在不斷增強，滙集力量，一直落到山巒的最低點，最後嘩啦嘩啦地沖到斷崖上方邊緣的裂縫中，然後就不見了。

最後，溪水又從山裏流出來，由裂縫底部幾百呎處，像從噴水管中射出似的，形成了一道水流，竄下最後百呎，激起了滔滔白浪，然後又消失在切開碎石坡的萬丈峽谷中。

救難隊在峽谷邊緣小心慢行。時常有人大聲喊叫，但唯一的回答却是受驚烏鴉的鳴叫聲，羣鴉從山峯上振翅盤旋而飛，在嘲弄的回音中嘶啞地呼喚着。

我在潮濕的岩石上爬行，鞋子踩着黏糊糊的濱響花和草叢，連呼吸也變成不均匀的喘氣，我不顧凛冽寒風的間歇來襲，依然努力前行，臉頰也因此而濕濡發燙。人羣穩穩地徐徐前進，他們以一種顯著的速度，看來漫不經心似地走在地上。我跟着攀登，喘着氣追循他們的路線，偶爾放眼查看前方黑色山峯風雨欲來的險況。在我們左側下方，溪水在峽谷底咆哮怒號，冲激到暗洞坑

穴時打轉廻旋。這兒有一道眞正險惡的裂縫——是黑色的裂紋，有七十多呎深，將碎石坡一剖爲二，裂壁險峻、漆黑、而且濕漉漉滴水，下面是圓石子和流水。

突然，我頭一次清晰地體認到，在這兒的某個角落，有兩位年輕女子很可能喪失在這荒涼無情的石頭上和洶湧的溪水中，不然就是保住性命，但也受傷殘廢了，而間歇傳來的風嘯水聲，使她們什麼也聽不到。

我發現自己屏住呼吸，一直傻傻地低喚着：「蘿比蒂……蘿比蒂。」

在我前面的人是艾力斯特，他轉過身來對我很快地笑了笑，好讓我安心，並伸出大手幫我安穩地爬上斜坡。「珍納！不要太靠近懸崖邊……這樣好多了。如果道格拉判斷正確的話，我們很快就會找到她們。你也知道，這批救難好漢對這裏瞭如指掌。」

「但……艾力斯特，」費勁爬山使我口齒不清，說話也結結巴巴——「他們不可能還活着。他們一定——一定被——」

「如果她們摔得並不嚴重，又能設法爬入遮蔽處，那就沒問題了。昨晚的天氣並不冷。」

「你相信一共有三個人嗎？」

「道格拉決不會憑空說假話的。」艾力斯特說。

「有沒有本地人失踪呢？」

「這我可沒聽說。」

「這麽說來，如果有三個人的話，那第三者必定是從飯店中出來的人，可是飯店却沒有人失踪啊！」

「正是如此。」艾力斯特以一種空洞茫然的聲音說。

「如果飯店中沒有人傳出這樁意外，那就是說——」

「就是如此。」艾力斯特又說。他停了下來，抓住我的手臂，然後用空着的手，向上指着我們所站地點的右方。

「那就是那晚烽火的所在地。」他說，然後又放開我的手臂，專心爬山。

我無言地跟着。又是一樁謀殺案嗎？天底下有誰要殺掉瑪莉安和蘿比蒂呢？這眞是太荒謬無稽了，然而，海莎・馬斯的被殺又有什麽道理呢——這種恐怖奇異的謀殺？我又自忖，這兩樁意外之間，或許沒有相似之處。如果不尋常的話，這兩位登山者的失踪，至少不會牽涉到上次謀殺案那種怪誕儀式的氣氛中。也許有呢？等我們找到了屍體……。

我用顫抖的手指將濕頭髮從臉上拂開，然後往上看。

前頭的人已經停止登山，聚集在峽谷邊緣，那兒瀑布由較高的斷崖瀉下幾百呎，有人向下指指點點，有人解開繩子。

我登上了最後一階石頭，停下脚步。然後慢慢向前加入他們。

我很害怕，恐懼得無以復加。我感覺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站在岩石邊向下望，我害

怕見到蘿比蒂用那無神的目光擡頭凝視我，她的咽喉像瑪茜亞的洋娃娃那樣被人割斷，鮮紅的血被雨水沖成粉紅色，整個人匍匐在盛開的濱鬱花叢中。啊！我眞怕見到這種景象。

雖然那麼多雙急切焦慮的眼睛搜索着萬丈深淵的黑峽谷，但顯然並沒有看到蘿比蒂或瑪莉安的跡象。道格拉向其餘人指出見到登山者的地點——事實上，他並沒有確實見到她們在峭壁上，但她們曾在某一角落往上攀登，這表示她們想爬上「黑嘴」，不然就是經由上邊的石頭，由瀑布上方穿越。

格蘭特轉過頭來，看到了我，於是邁步走了過來。他從口袋中掏出一包壓壞的香煙，並且遞給我一根，然後我們把煙點好——這可並不簡單，因爲強風的威力此時並未減弱。

「他們想要幹嘛？」我焦急地問。

「如果道格拉沒錯的話，他們就要開始攀越『黑嘴』。他們第一步就是循着她們爬過的地方尋找，也許會在峽谷的巖石上發現一些蛛絲馬跡，要不然，我們也可以看到瀑布下方。」

「昨晚你們也到這麼遠嗎？」

「是的，但是當然啦，在黑夜中一切都無濟於事，我們只能拚命喊叫。」

我低頭凝視深谷裂縫，下面白浪滔天，澎湃洶湧。峽谷兩旁閃閃發光，水滴淋漓，一叢叢懸吊的羊齒植物和石南在風中搖擺不定，峽谷裏那呼嘯盤旋的風，就好像迂迴的氣流，只要強風一來，瀑布的水就被吹了囘來，浪花拍打在岩石上，囘音詭譎神秘。

我打了個冷顫，擡頭又看看矗立的崇峯峻嶺。「這裏很難爬嗎？」

他面色凝重，「誰都休想輕易地爬上去，尤其對一個新手來說——這簡直是異想天開，發神經。」

「如果情非得已，勢必如此的話，他們可不可以由此爬下峽谷呢？」我害怕地問道。

「噢！當然可以，比高就說他要下去，麥杜偉也要和他一起去，他是本地人，而且又是爬山高手。」

我又朝下瞧瞧囘音貫耳的深谷。「山底下的峽谷不是比較平嗎？我的意思是說，她們難道不能由下面那兒開始嗎？由那裏向上爬到底部？」

「這樣由上往下比較快些。從下向上爬要花好幾個小時，你瞧！溪流飛躍竄下，每次激起的高度由七呎到二十呎不等。因此直接由此下去要簡單多了。」

在懸崖的底部，搜救工作展開。三個男人正用繩子將自己綁在一起，比高是其中之一，他們準備爬過「黑嘴」，隊中其他的人都散開了，一小羣人似乎沿着山邊走囘去，正在碎石坡的小裂縫中。

「我們做什麽呢？」我問格蘭特。

「我在這裏守候，如果發現他們，萬一有人受傷了，那就能趕去援助，」他堅定而可靠地對我微笑。「珍納，情勢並沒有他們看起來的那麽糟。我們很快就會安全地將他們救囘飯店的。」

然後他就走了。留下我和柯愛瑪，以及一小隊在人一起，我們繼續在這兒觀望那三個救難員爬過峽谷。

10

我並沒有假裝自己了解任何有關攀登岩壁的藝術，那三個正在爬向撒達杜耳的人好像都是個中高手，的確，他們在石壁上的動作既輕盈又敏捷，因此實在令人難以相信越過那片橫斷面眞像格蘭特所說的那麽危險重重。

我再往石頭滿佈的陡坡爬高一點，到了靠近剛才他們出發的地方，一屁股坐下來，一邊看，一邊緊張地猛吸着煙；那三個登山專家穩健地移動着，一個跟着一個橫越過那潮濕的懸崖。他們所追循的路線是山的正面的一個陡角，是在一池迸濺的水之上的狹窄裂縫，非得叉開雙腿才能通過。即使是我這個無知的外行人，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那潮濕的崖壁與呼嘯的風加重了不少危險性，但他們好像一副絲毫不受影響的模樣。比高一馬當先，步伐平穩又毫釐不差，看來着實令人佩服；另外兩個是麥杜偉和一個名叫艾林的少年，都是本地救難隊的隊員。我看他們三個似乎都爬得很慢，一個人移動之後，另一個人都會有一段長時間的停頓，我想這時候他們是在找尋失蹤者的足跡；不過他們倒是沒有打出發現任何東西的信號，他們只是不慌不忙地向前移動，向上攀登，橫越那可怕的裂溝。

在我身後的道格拉說道：「眞是登山高手。」

比高此時爬在一塊閃閃發光的岩壁上，看來有如一塊垂直的厚石板，這塊石板正位於峽谷之上，形成一個驚險萬狀、毫無掩蔽的頂點。他爬得輕鬆而且頗具韻律性，且正要爬上另一個立足點，那是一個向內傾斜的岩架，在他之上約有十五呎左右。

「我覺得他簡直棒透了，」我熱心地說道：「我對登山是一竅不通，不過我看那地方好像險得很。」

「那個地方的確難纒，」道格拉說：「現在比高爬的地方最糟。」

「我看也是。」

「他大概過了那個峽谷了。啊，他上去了。」

比高把身子一旋，很輕易地便上了岩架，然後就忙着用繩子把自己紮在旁邊一塊突出的石頭上，這時他轉身向下面的人叫了幾聲，我聽不見他在叫什麽，不過一定是要他們在下面等，因爲他們兩人都沒有移動。比高把臉轉向外，藉着那根環住身子的繩子支撑着，然後蹲下來彎身凝視着下方的峽谷。

我不由自主地叫道：「她們不會掉下去的！馬斯先生！那是不可能的！」

他一邊抽着煙斗，一邊憂鬱地望着下方。「如果她們從那塊石頭上掉下來，那她們就只有死路一條。」

「我就是這個意思。」我用凍僵的手指摸索着香煙。「她們絕不可能越過那塊石頭。那個女孩，蘿比蒂——她從來沒有爬過這種山，她根本沒有爬過山！」

他的眉毛向下一垂。「眞的？」

「她是這麽告訴我們的，布萊菲特小姐顯然是個爬山好手，她不會讓蘿比蒂走這條路——她絕對不會！」

「的確不會。」他那一雙不安的眼睛再度凝視那危險萬分的頂點。「不過我看她們走的就是這條路。看來他們眞的打算越過撒達杜耳——啊，他們又開始爬了。」

麥杜偉位於三人的中間，如今已上了比高置身的岩架，而比高却已經不見踪影，原來他在峽谷另一側突出的絕壁附近。位於最後的艾林正在向上攀登。

我以緊張的動作狠狠地吸着香煙，在潮濕的石塊上不安地移動着。「我——我懷疑他們是不是在下面看——看到什麽東西了？」這一句戰慄又勉強的話，在潮濕的風中變得無足輕重。

「希望你說得對，這樣他們就不會讓那個小姑娘走這條路了，也許——」

「他們？」我快速轉過頭來看着他。「你說那上面有三個爬山的，不是嗎？我想你不會搞錯的，是不是？你確定嗎？」

「是啊！」那柔和的聲音是堅決的。「是三個人，當然確定啊！」

「第三個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不知道。距離那麽遠，根本看不出，而且現在好像所有爬山的女士都穿褲子。我當時什麽都看不清楚，只除了中間那個穿了一件紅色的外衣。」

「那一定是西敏小姐。」我說，一邊又痛苦地想到那件紅外衣是多麽適合蘿比蒂那張明朗得一如荷蘭娃娃的臉孔與黑髮。

「現在就很容易看出來了。」道格拉說。

「我——我想是吧！」第二個登山者現在也不見了。那條繩索閃閃發光，有如一條鉛筆畫的淡淡的線，從突出的絕壁一直通到艾林正在攀登的岩架上。不久他就上了岩架，隨後把繩索栓在套樁上。我聽見他叫了句什麽，然後比高很快就在他上方不遠處再度出現，似乎是在攀登最後一部分——一個較寬廣的岩架——在峽谷另一側的斜坡之上。

幾分鐘之內，三個爬山專家在岩架上重聚，而且好像在開會的樣子；在這一側峽谷的人——愛瑪、道格拉、我，以及一批沒有參加搜索的人，都一動不動、寂靜無聲地相互望着，凍結在陰森恐怖的不祥之兆裏。我坐着，完全忘却了潮濕的指間還挾了根煙，只知道笨笨地睜開大眼、伸長耳朶，希望從遠方三個人的聲音動作中猜出一些端倪。

道格拉突然說：「我想他們一定在峽谷裏發現什麽東西了。」

「不！」我說，然後我又愚蠢地說了一個「不」字，彷彿這樣就可以把道格拉的話拋諸腦後似的。

「麥杜偉在比手劃脚，我想他上懸崖的時候，就已經看到什麽東西了。」

我在潮濕的風中不斷地眨眼，看到三人之中，其中有一個正在指着背後的峽谷。他們三人已把繫在身上的繩索鬆開，這時開始迅速地攀下斜坡，向峽谷另一側而去；在他們三人之間，有一股意味深長的氣勢，使道格拉的猜測加深了幾分眞實性。

這時愛瑪驟然間從那一小羣人中間轉過身來，然後邁步走到我們身邊。

「他們在那下面。」她毫不掩飾地宣佈道。

我光是瞪着她，說不出話來，不過我還是僵硬地站了起來。在她身後的飯店老闆斐森門迅速地說：「我們還沒確定，不過他們好像是看到什麽東西了。」

「那麽你要到下面的峽谷去了？」道格拉說。

「大概。」斐森門轉同身，望着三個登山人向目標逐漸接近。

我們聽見身後有人穿着靴子踩在潮濕的石南上發出的軋軋聲，尼古拉斯走下斜坡來了，格蘭特也在他後面不遠。尼古拉斯在風中瞇起眼睛，專注地望着比高接近峽谷的另一側。

「我想該是換人的時候了，」他突兀地說道：「等他們攀下峽谷之後，我就下去，你呢，斐森門？」

「我想，」斐森門少校開口說道：「也許我們應該——」

「他們有沒有看到下面有東西？」格蘭特的聲音急急地打斷了他的話。「我們回來是因爲好

像——我們以爲——」他看見我，便將話打住，然後很快地走到我旁邊，給我一個要我安心的淺笑。

可是我却不斷搖頭。「恐怕他們就在下面，」我低聲說道：「道格拉說其中一個看到某些東西了。」

「沒錯，是麥杜偉。我們看見他在指指點點的，恐怕……」他再度住口，咬着下唇。「你爲什麼不回飯店去，珍納？」

「老天！」我近乎野蠻地說：「不用替『我』擔心，『我』很好。」

這時三位登山家位於峽谷的邊緣，比高的聲音在一陣陣的風聲與水聲中斷斷續續地傳來。

「……池塘下面……看不太清楚……可能是……一條腿……現在我們就下去！」

我再度坐在石頭上，動作相當唐突，我想我擔心和恐懼的事，如今既然發生了，而我竟沒有恐懼感，有的只是痳木和渾然不覺。一些小東西——潮濕的鞋子、冷冷的毛毛細雨、外衣口袋裏濡濕的手帕——每一件令人不快的細微末節，彷彿一個接一個地騷擾我的注意力，使我——我想這大概是自動防衛的一種，無論如何，我光是坐着，無言地套上濕漉漉的手套，而我周圍的人，則預備好接受最後一項發現所帶來的戰慄。

比高和麥杜偉終於下去了；在我這個精神渙散、帶着近乎稚氣興趣的人看來，似乎是一次驚人的行動。他們的動作快得令人難以置信，比高仍然不斷地把他所看到的東西喊給峽谷這一邊的

人聽，同時麥杜偉和那個名叫艾林的少年已經把繩索丟到他們身旁一塊突出的石頭上，雙層繩索的末端彎彎曲曲地落到深處，觸到底部，然後就懸在那兒。麥杜偉對艾林說了些什麼，然後拉起繩索置於兩腿間以及肩膀上，接着就逆向走下懸崖。他的動作非常快，而繩索的作用有如一個活動滑臺，他還不時地探身出去；他的動作看來簡單——而且瘋狂，這時我一定發出了驚叫聲，因爲在我旁邊的格蘭特咯咯笑了起來。

「這叫後降法……」他自己手裏也在弄着一根繩子。「這是一種很平常的下降法，也是最快一種……不，斐森門，我去好了。要是需要援助，我們會大聲呼叫的。」

麥杜偉不見了。艾林待在那塊突出的石頭旁邊，繩索則繫在石頭上；比高正在下降的途中。尼古拉斯從邊緣處轉過身來。

「我要下去！」他簡短地說。

格蘭特彎身下來，把自己的繩索固定好，迅速地朝上瞥了他一眼，然後躊躇地問道：「你？我不知道你會爬山。」

「喔？」尼古拉斯應道，口氣並不十分高興。格蘭特的眼光閃爍不定，可是他也只是溫和地說：「也許我帶頭走比較好。」

他走得跟麥杜偉一樣迅速——然而步履却更爲平穩。尼古拉斯注視他下降，與我坐在濕石頭的位置正好背對着。這時下方傳來一聲叫喊，於是他也抓住繩索，小心翼翼地將身子低下來，過

了邊緣地帶。

一小羣等候的人們已向前移至峽谷的邊緣，看他們向下窺視的樣子，我再度感覺到那股恐怖的不祥預兆的氣息，而這股氣息已逐漸由不定變爲肯定，我起身走向前加入這一羣人。

幾乎就在刹那之間，從下面傳來一聲呼喊——一個模糊不清的聲音，然而它所傳達的信息却是清晰得可怕。我舉步向前，感覺到道格拉的大手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

「別慌！」

「他發現她們了！」我叫道。

「嗄，我想是吧！」

斐森門少校跪在峽谷的邊緣；上下之間又有一些交疊的叫喊，但在強風吹襲中完全聽不清楚在叫什麽。之後，那羣人從原來的紋風不動，一變而爲迅速又熟練的積極行動，又有兩個本地的救難隊員準備下降，同時大部分的人也都急匆匆地走下陡坡。

「他們要去那兒？」

「去拿擔架。」道格拉說。

我以爲希望已滅。我想是我熱情的希望和無知，使我聽不出他的口氣，也看不出其他人臉上的表情。我狠狠地掙脫了他，舉步向峽谷的邊緣走去。

「擔架？她們還活着？她們可能還活着嗎？」

這時我看見峽谷的底部有什麽東西了；比高和尼古拉斯把它擡在他們中間，慢慢地越過厚厚的石板，這些石板上水流甚急，而我絕不可能看錯他們從小瀑布邊緣擡來的東西是什麽……我早已忘記屍體是僵硬的，死者仍保留彌留之前的姿勢，兩手抱着像一個怪異的木雕。海軍褲，藍色的外衣經過泥污與浸濕之後幾乎變成黑色，因驚嚇而分開的手指上戴了一副骯髒的黃色手套……那是瑪莉安！可是它已不再是瑪莉安了，而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木偶，而這個木偶的頭部在鬆垮垮的頸部之下蕩着……蕩着……。

我很快地走回我剛才坐的石頭上坐下，凝視着我的雙腿。

連擔架抬來時我都未曾動彈，我已經沒什麽事好做，不過不知道爲什麽，現在我不想一個人回到飯店去，愛瑪也一點沒有回去的意思，於是我依舊待在原地，狠狠地抽着煙，眼光投向山的側面，不敢看峽谷那邊。身後傳來援救人員的聲音，但如今已經沒什麽好援救的了。繩索的軋軋聲、柔柔的蓋爾語、用力時的吆喝聲、格蘭特的呼喊聲，旣遙遠又壓抑；比高的聲音變成尖銳的叫喊；離我不遠的斐森門少校的聲音說道：「什麽？我的天！」隨後又是一連串的蓋爾語，就在我的身邊——這一次我非常激動，我不安地挪動着，然後環顧四方。

尖叫的人是道格拉，他跟斐森門少校跪在一起，窺視着下方的峽谷；我聽見斐森門又說了一次：「我的天！」隨後兩人緩緩地站起來，互相使着眼色。

「他說對了，道格拉。」

道格拉一言不發，他的臉有如花崗岩。

「怎麼同事？下面的人在叫什麼？」愛瑪的聲音尖銳地說道。

斐森門說：「她是從石板上摔下去的。繩索還繫在她的身上，被割斷的。」

她的臉在大紅的圍巾之中顯得更爲蒼白。「你——你？」

他挺起胸，無力地說道：「有人割斷繩子，她就摔下來了。」

愛瑪用乾澀的低語說道：「謀殺……」

我說：「蘿比蒂·西敏呢？」

斐森門茫然地凝視着我說：「他們還沒找到她。」

雖然他們曾經在這個可怕的峽谷作地毯式的搜索，並且找遍陡坡每個角落，但一點踪影也沒有。

11

搜尋工作進行了一整天。午後三點多，強烈的山風才止息，只是偶爾仍拂來陣陣微風。空氣中瀰漫着一股將雨未雨的氣氛。舉目所見，盡是烏黑厚重的雲層，科威林被灰色雲層掩蓋不見，柏拉芬的峯頂也籠罩着一片烏雲，更北一點的馬斯可峯則根本看不見了。

將近四點的時候，他們終於把瑪莉安的屍體運到峽谷口。我站在碎石遍佈的陡坡上，注視着那羣心情沉重的救難隊伍在崎嶇難行的路上吃力行進。我們緩慢地往較低的安特梭山脊行進，經過那堆充滿諷刺意味的慶祝女王加冕的烽火，越過山頭後，便消失在視線之外。

我沮喪地轉過身，面對着灰濛濛的碎石坡，心裏只想再抽一根煙。加冕典禮的慶祝烽火……明天，倫敦的大鐘會敲響，樂隊到場演奏，而這裏——這裏則跟任何慶祝活動絕緣。明天，卡克斯峽谷只會聽到麻鷸鳥孤寂的叫聲、金千鳥無限悲傷的哀鳴，以及遠處大海傳來的浪潮聲，就像今天一樣，而蘿比蒂仍舊找不到……。

我聽到我上方有靴子擦地而行的聲音，抬頭一看，格蘭特正慢慢走向山路邊緣的大懸崖上。他沒戴帽子，金色的頭髮由於被雨淋濕，看來有點近乎棕黃色。他的神情看來十分疲倦和悶悶不

樂，一隻受了傷的手還淌着血。我記起瑪茜亞曾經對我說過的話，不禁暗自想道：如果他知道瑪莉安對他深具好感的話，現在一定會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歉疚。

他看到我時，神情頓時爲之一亮，可是一下子就又回復了原先陰鬱的表情。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線下看來灰灰藍藍的。

「你早就該回飯店去了，」他突然說道：「你看來很疲倦的樣子。」

「大概是吧！」我無力地回答。我的手又濕又冷，笨拙地想掏出火柴。他柔和地扳着我的肩膀，將我推到一塊圓石上坐下。他燃亮了打火機，幫我點了煙，然後將自己的糧袋打開，拿出一包東西來。

「你帶來什麼吃的？」

「噢，三明治。我都忘了。」

「我這裏有兩份乳酪，」他說：「幫我吃掉一點。你要不要來點咖啡？」

「好的。」

他拿出一個銀製的瓶子。「喝一口這個；這個效果跟熱咖啡一樣。」

果然一樣。我喝下的是純蘇格蘭威士忌，酒入喉嚨立刻令我有燒灼的感覺。我站了起來，拿起三明治咬了一口，才覺得好了些。

他看着我說道：「這樣好多了。不過，我認爲你最好還是回飯店去。」

我搖搖頭。「我不回去。還不到時候。我沒辦法一個人在那兒瞎等。我們必須找到蘿比蒂。今晚在這山上找找——」

「再搜尋一個晚上對於蘿比蒂會有什麼不同？珍納。」他柔聲地說。

「她必定還活着，」我固執地說：「如果她跟瑪莉安一道跌落峽谷，我們早就會找到她的屍體了。道格拉說她可能困在更高一點的地方。這峽谷的頂峯附近，必定有凹陷的岸壁這一類可以歇息的地方——」

「頂峯附近我已經仔細搜查了兩遍，」他疲倦地說道：「杜里、我、還有柯尼根一整天都在那一帶搜尋。根本沒看見人影。」

「她一定停留在峽谷某處。」我的聲音聽來有點頑固和愚蠢。「她一定是受了傷，不然她會回應你們的呼喚的；而如果她受傷了，一定走不遠的。除非——」

我覺得全身的肌肉都拉緊了，我想到那條割斷的登山繩所可能代表的意義。我兩眼驚恐地望着他。

「格蘭特，你曾經下到谷底，你看到了瑪莉安的登山繩。那條被切斷的登山繩只說明了一件事情，是不是？」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然後像是長歎一口氣似地吐出一長串煙圈。「是的。謀殺——又一次謀殺……。」

我慢慢地說：「因此道格拉發誓說一定還有第三者攀登這座山，只是他還不大清楚那人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他有點不耐煩地揮揮手，說道：「道格拉這個人值不值得信任還是個問題呢！」

「噢，我認爲他是可以信賴的。如果這世界上還有值這信賴的人，我敢說就是道格拉了。若說沒有第三個登山者，那麽我們只好認爲割斷繩子的是轟比蒂，只是那太不可能了。」

「可是，如果事實就是如此呢？」

我睜大了眼睛。「你不可能認爲轟比蒂她——」

「她是個新手。如果瑪莉安一時失足，而由轟比蒂拉住的登山繩這時鬆了，她可能驚慌，然後——」

「我不相信這回事！而且，我也不相信你！」

他露出一絲苦笑。「好吧！」

「確實有第三個登山者，而且，是他割斷了繩索，凶手就是他。」我說：「瑪莉安失足時，他就在站在一旁。至於轟比蒂——不管她有沒有跌落谷底——我們找不到她，雖然排除了她摔死的可能性，但事情還是令人悲觀。」

「你認爲是這個『凶手』將轟比蒂殺死？」

「我們還能怎麽想？我們找不到她。如果她死了，他可以放心地丟下她一走了之。如果她僅

僅是受了傷，他必須使她不聲張、不出聲。他可能已將她殺掉，並將屍體埋了起來，希望屍體愈晚被發現愈好，這樣他好從容逃逸。」我歎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我腦子裏亂糟糟的一片，只能祈禱上蒼，保佑她安全無恙——噢，老天爺，經過這麽一段時間之後，她很可能……」

我站了起。

「希望我們能有進一步的發現。」我說。

天色暗下來了，搜救人員還在山上辛苦搜尋。剛剛抬着擔架下山的比高跟麥杜偉從旅館帶來了食物、熱湯、咖啡，以及手電筒。我們在夜色蒼茫中站成一圈，默默吃着食物、喝着熱湯，彼此没說什麽話；每個搜救人員都一副面色凝重的樣子，連移動步子都顯得遲緩而沉重。僅有的談話內容不外是那些地方搜索過了，那些地方還需要再進一步勘查一番。

我發現比高站在我身旁。儘管在這場救難工作中他所擔當的角色相當吃重，但是却不像其他人那般愁眉不展。艾力斯特走過來時，他正好喝完咖啡。

「撒達杜耳下的那個峽谷，」艾力斯特突然說道：「谷底是什麽樣子？」

比高抬頭朝他看了一眼。以一種稍微帶點驚訝的口氣說道：「相當崎嶇不平。谷底盡是落石和坑洞，河流到了山脚下形成許多小瀑布。你幹嘛問這個？你放心，我們一定會找到她的。』

「峽谷兩側有什麽洞穴或是其他可供歇脚的地方？」

「有很多。」比高彎下腰來，將咖啡杯放回提籃中。「不過，我們一共有四個人，我可以向你保證——」

「你能否向我保證，」艾力斯特平靜地說道：「你們之中至少有兩個人確實仔仔細細搜查了每一處可以藏身的地方？」

有片刻時間的靜默。我注意到艾力斯特的香煙在黑暗中快速地一明一滅着。然後另一根燃著的香煙出現在它旁邊。格蘭特的聲音傳了過來。

「爲什麽這麽問？你想暗示什麽？」

「我認爲我們這裏的人之中有一個人是凶手。」艾力斯特無情地直說了出來。

這時柯尼根的聲音揷了進來。「這種說法是極其卑鄙的！那等於是在控訴比高或格蘭特或杜里——」

「他說得很對，」比高平靜地說道：「我們之中很可能有一個是凶手。只是，既然第一具屍首已經被發現了，凶手爲什麽要藏起第二具呢？如果蘿比蒂還活着，凶手要先找到她滅口。」他又抬頭看了艾力斯特一眼。「但是他沒這麽做。我想峽谷中的任何洞穴、裂縫，我們每個人都搜查過了。」

「他說的全是事實。」麥杜偉突然冒出這句話。

「好吧，」艾力斯特說着，眼睛看着比高，「你知道情況實在令人……」

「我知道。沒關係。」

人羣開始移動，再一次組成搜救小組，準備再展開搜救工作。我發現尼古拉斯站到我旁邊。他的聲音粗嘎而疲倦。「眞荒謬，珍妮達。馬上回飯店去。」

他的命令口氣很令我不悅，不過我累得連生氣的力氣都沒了。「我還不能放棄，我不能忍受坐在飯店裏頭等待，一邊和科杜。森遜夫婦聽音機報導聖母峯的消息，一邊掛慮山上的搜尋工作的進展。」

「你留在這裏也是無濟於事，」比高說道：「你回飯店好好休息一下，腦子裏儘量不要再掛慮這裏的事。至於說聖母峯——」他拉扯了一下背上的糧袋，提高了聲音。我注意到他臉上閃現了一抹微笑。「我忘了告訴你們，」他對着周遭一羣模糊的人影說道：「我剛剛聽到陸軍電臺報導說：他們成功了。他們已經登上聖母峯了。」

衆人發出興奮的呼叫聲，七嘴八舌地向他進一步探詢更詳盡的消息，每個人都暫時忘了我們現在所正從事的凶多吉少的搜救工作。比高以其一貫的冷靜態度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問題，然後很快地獨自離開人羣，人羣也很快四散開來，再度展開行動。我站在那裏，聽到人羣邊走邊熱烈地討論這令人振奮的消息，心裏不禁認爲比高這一招眞是要得：他有意將這個消息藏到這個時候才說，使得這羣幾近絕望的搜救人員適時地獲得一帖強心劑，每個人的情緒顯然因此提高了許多。我對他的敬意因而加深了。

站在我旁邊的尼古拉斯這時又說話了——語調還是同先前一樣的粗鹵無禮：「現在注意聽我說，珍妮達——」

格蘭特打斷他的話：「你少惹她。」

「你是什麽意思？」

周遭有許多隻手電筒閃着光，藉着那一陣陣閃過來閃過去的光線，我可以看見格蘭特的臉。他的臉色十分蒼白，而且似乎燃燒着一股焦急的憤怒，兩隻眼睛注視着尼古拉斯，在當時的光線下，兩個人看來都十分激動而具有危險性。

「我的意思是，珍納要怎麽做都不干你的事，而且我相信她要你少惹她。」

一場不愉快的爭吵就此爆發，我目瞪口呆地站在兩人之間，好半天才想到這是怎麽回事。這是瑪茜亞搞的鬼，眞是該死的傢伙！

「不要吵了，你們兩個，」我尖聲說道：「我要怎麽做是我的事，跟別人無關。」我抓住格蘭特的肩膀，搖了幾下。「可是，格蘭特，他說得也沒有錯。我在這裏是沒有用，我現在就回飯店去。所以你們兩個都別管我。」我從口袋中掏出棉手套戴上。「我們實在太累了，所以脾氣都不好，看在老天爺的份上，我們不要再有任何爭執吧！我這就把這些杯盤收拾了，直接帶回去，然後早早上床休息。」

我蹲下來，開始將所有的茶杯放入籃中。我連瞧尼古拉斯一眼也沒有。他什麽都沒說，只是

氣憤地將香煙丟到山坡邊，便默默地轉過身子，朝比高走去。格蘭特站在我旁邊，語調有點遲疑地說道：「你有手電筒嗎？」

「有。」我說：「不要爲我擔心，我知道怎麽下山去幫他們忙的。」我擡起頭來，看着他，不太確定地說：「還有——格蘭特……」

「什麽事？」他的聲音依舊嚴肅而冰冷。

「找到她，好嗎？」

「我會盡力而爲。」然後，他也走了。我藉着手電筒的微光，將所有找得到的杯子全放入籃中，然後坐下來休息幾分鐘，並燃上第二根香煙。我已經抽完了一根，可是精神所受到的震撼仍未平息，而且剛剛那一場爭執，以及其中所隱含的弦外之意，令我大大地感到昏亂不堪。

天色已經相當陰暗了。山上到處可見手電筒的光圈四下搖晃着，搜救人員的呼叫聲不時傳到耳邊來。在一陣陣山風中，我可以清晰地聽見靴子踏在岩石上的摩擦聲，而且從左側傳來了兩次彷彿是山狐的尖吠聲。

最後，我站了起來，用腳踩熄了煙蒂，提起籃子，開始往山下走去。我藉着手電筒的光圈，小心避開了碎石和坑洞，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我知道走到半路上，就會看到山鹿踐踏過的路跡，那條路雖然也是凹凸不平的，不過絕對可以安全地通到安特梭較低矮的支脈上。在我下方稍遠處，有一羣採集牡蠣的人從海岸往峽谷上走來，他們彼此在那兒大聲笑鬧着，我可以聽到他們

快活而粗俗的笑鬧聲從湖面傳來。海風猛烈地朝我臉上吹來，夾着大海、青草以及泥煤混合在一塊的強烈味道。我小心翼翼往一處滿是泥濘的小路走去，而且認出這一條就是山鹿踐踏而成的小路。

找到了這條小路，走起來輕鬆多了，不過我仍然小心翼翼地慢慢走下去，因爲我一手提着籃子，一手拿着手電筒，如果稍微不愼滑了一下，根本騰不出手來穩住身子。走了起碼一個鐘頭之後，我總算來到了一大片遍佈石南灌木叢的地方，這便是安特梭山和柏拉芬交接之處。

我十分擔心會不小心摔了一跤，或是失去了山鹿踐踏的足跡，所以我眼睛片刻不離地緊盯着脚下手電筒發出的光圈，一步一步地往山下走。可是，我沿着石南灌木叢走下去的時候，我感覺到迎面吹來的風中新添了一股強烈的新味道，我終於辨認出這是煙的味道，可是我仍然毫無警覺地逕自走着。

直到我擡起雙眼，才發現前頭不超過一百碼的地方，有一柱白色煙雲直往上冒。

那是慶祝女王加冕的烽火。有人燃起了烽火。從潮濕的橋叢頂端直往上翻騰的白煙，在漆黑的夜色中彷彿不斷舞動的幽靈，但是在翻騰的白煙中，還有強烈刺眼的火光在其間閃爍搖晃，火舌竄高時，我聽到了噼啪聲。

我當時站在那裏，對着那景象看了好一會兒，腦子裏還笨笨地以爲那必是某個人不知道山上出了意外事故，所以燃起了慶祝的烽火。不久，又是一陣噼啪聲，濃煙翻騰成紅色，而在那片紅

光之前，有一個黑色的人影在那兒晃動着。

我腦子裏彷彿咔嗒了一聲，一幅古老的圖畫浮現在我眼前：一個男人的身影在一堆火焰前怪異的扭動着，而在那堆燒焦的柴中，躺着一個已被殺死的女孩，彷彿是祭拜神明的牲禮……。

轟比蒂——。

那個凶手就是爲了這個才藏起了轟比蒂。

我嘩啦一聲丟下了籃子，像瘋子般地衝向那堆冒煙的柴火中。我不知道我想做什麽，只是純粹由於一股本能的衝動。我一邊向前衝去一邊大聲叫喊着，手裏緊緊抓着手電筒，彷彿它是一把鎚子似地。

山後有回應的呼喊聲——距離並不遠——不過我根本沒注意到。我奮不顧身地向前直跑，一切都靜止了，只聽見我自己低泣般痛苦的呼吸聲。濃煙在風中四散，那令人窒息的煙霧幾乎令我暈眩。

我跑到了現場。濃煙在我頭上不斷打轉騰空，然後沒入漆黑的夜空中。火焰在枝椏的噼啪聲中直往中旋繞而上。

我連走帶跑地趕到那兒，用手遮住額頭往上注視着。

我看到在一堆木柴的頂端上躺着一樣東西，煙一直從那東西底下冒出來。我看到一個手銶的玻璃蓋在火焰中燒得通紅，又看到一隻靴子吊在上頭晃來晃去，靴底露出來的脚趾甲閃亮地有如

小火星。

我急急奔向火堆，往上抓那人的手臂和腿。

這時我身後一片濃煙中出現了一個人。一個男人強而有力的手臂抓住了我，並把我往後拉。我驚呆了，揮舞着手電筒亂打一氣。他咒罵着，把我抓得更緊。我奮力地掙扎着，而且似乎還尖叫着。他簡直要把我捏碎了。接着，他給某樣東西絆倒了，我也猛然跌向潮濕的石南叢中，攻擊我的那個傢伙重重地壓在我上面。

朦朧地，我聽到叫喊聲，步行的沙沙聲，和一聲瘖啞的呼喚：「珍妮達！」然後有個人將攻擊我的傢伙拖開。我聽到艾力斯特以一種茫然不解的聲音說道：「占士・法蘭！老天爺！這裏發生了什麽事?」邊說邊一把抓住那個年輕人。道格拉把我從地上拉了起來。我全身發顫，而且忍不住嗚咽着。他問道：「你還好吧，小姐?」

我倚靠着他，嘴唇哆哆嗦嗦地低聲說：「在火堆中——蘿比蒂——趕快。」

他伸出一隻手臂環繞着我。他碩大的身軀也在顫抖着，我了解他顫抖的原因之後，一股對他的憐憫情緒使得我回復了精神。我較爲平靜地說道：「她死了?」

另一個人開腔了。我模模糊糊地尋聲望去。離烽火不遠處，一個男人站在那兒。是哈特利・柯尼根，他正注視着他腳邊的一具屍體。

他以一種平板冷靜的聲音說道：「不是蘿比蒂，是比高。不知道誰將他的喉嚨割斷了。」



經過了一夜惡夢之後，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遲，發現外面的世界一片亮麗。雲霧雖然仍舊盤踞的山巔，不過風停止了，太陽露出臉來了。柏拉芬看來蔚藍一片，海洋也蕩漾着金光。

儘管外界的景致如此清朗宜人，我的情緒却無法隨之振奮，最後，我下樓去，心裏知道蘿比蒂八成還是沒找到，而警察來偵訊了。我吃不下任何東西，只是坐在空蕩的餐室裏，一邊啜着咖啡一邊瞪着窗外，直到滿臉疲倦和肅穆的斐森門進來告訴我：警方想跟我談幾句話。

幸運地，負責偵辦海莎凶殺案的警官，爲了繼續訊問和早先那個案子有關的幾個問題，那天早上從艾哥爾趕來。因此，局勢的發展比任何一個凶手所預想的還要快速，麥肯斯檢察官和一個身材魁偉、滿頭紅髮的年輕警官何克特一道來了。抵達後，他們以電話火速召來的法醫已經檢驗了瑪莉安和比高的屍體，此外，一個巡官奉召開往烽火現場，勘察是否有任何線索可提供檢察官作進一步的研究。

斐森門在領我到檢察官的臨時辦公室途中，匆匆地向我說了上述的消息。檢察官臨時辦公室是設在當地一家旅館休息室旁邊的一間小起居室中。

當我看見那位檢察官是一位面容慈善的中年人時，心裏莫名其妙地感覺十分緊張和不安。這位檢察官頭髮有點斑白，一對灰色眼睛極爲深邃，眼角有數道魚尾紋，彷彿他經常笑似的。我走進去時，他起身相迎，我們彼此握了握手。他指了指對面的一張椅子要我坐下，他那位身材魁偉的助手則坐在他旁邊，面容嚴肅地拿着一本記事册在那兒等着。他那碩壯的身材，使得他所坐的那張椅子看來十分窄小，連他面前的茶几，還有整個房間都因而顯得十分狹小。

「布魯克小姐……」檢察官看着面前的一堆文件，似乎無視於我本人的存在，開始提出了問題：「據我所知，你是星期六下午才到這兒的，是不是？」

「是的，檢察官。」

「那麼，在你來這兒之前，你有沒有聽人談起關於海莎．馬斯凶殺案的消息？」

我十分驚訝，臉上也表現出來了。「爲什麼——沒有。」

「連報紙上的報導也沒看到？」

「沒有。」

「呃……」他仍舊低頭看着桌上的文件，「那麼，是誰跟你談到這件事的？」

我很小心地回答，因爲我不知道他這樣問到底用意何在。「我從周遭許多人的談話之間感覺到似乎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因此我向格蘭特先生探問，他便告訴我這件事。」

「你說的是羅得偉．格蘭特先生？」他將桌上的文件翻過了幾頁，他的助手則在小册子作了

些筆錄。

「是的。在那之後，赫先生也談到這件事——就在第二天。」我有禮貌地對那位助手補充說道：「赫拔希先生。」

「很好。」這位檢察官的眼睛微瞇了一下。「嗯，現在我們先不談那個問題。據我了解，昨晚在烽火邊發現比高先生屍體的是你，對不對？」

「是的。至少我是第一個趕到現場的。我不知道是誰把他從烽火中拉出來的。」

這位檢察官頭一次把眼睛正對着我。我發現他的眼神相當平穩、冷靜，而不太有人情味。這使得他那張平易近人的臉孔帶有一點令人困惑和害怕的東西。他說道：「你什麼時候開始注意到火燃燒起來的？」

「我一直走到距離它很近的時候，才發現那地方燒起來了——麥肯斯檢察官，你對那座山熟悉嗎？」

「過去三週以來，我經常到那邊。」

「啊，當然是了。我眞笨。」

他突然笑了。「而且我和何克特有那兒的地圖。現在，布魯克小姐，請你告訴我，你從山上下來，一路上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將經過情形告訴他。他靜靜地傾聽着，那一對灰色的眼睛平靜地注視着前方。坐在他旁邊

的紅髮助手則以速記符號記下我所說的話。

「……接着我看到彷彿是一個男人的身影，在烽火附近晃動。」

「只有一個人嗎？」

「是的。」

「我猜你沒認出那個男人是誰吧？」

「沒有。」

「那麽是他將那具屍體拖出來的？」

「喔，不。他只是在濃煙之間走動。你知道，那濃煙被風吹得到處都是。我那時候以爲是蘿比蒂被謀殺了——」

「蘿比蒂？」

「就是失蹤了的那個女孩子。檢察官先生，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山上看看——」

他平靜地說道：「山上現在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裏了，你繼續說下去。」

「我已經說完了。我就向烽火處直跑過去，但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麽。我到了那邊，看見烽火堆上一具屍體，然後，就在我設法要把那具屍體從火堆上弄下來的時候，那個凶手攻擊我。」

「正確地說，」檢察官平靜地說道：「攻擊你的人是占士·法蘭。」

我瞪住他。「我知道。確實——」

他打斷了我的話。「讓我們先把這一點弄清楚。你確信比高先生是在你發現他沒多久之前被殺死的。那在你一路要往安特梭走下來的時候，有沒有碰到任何人？」

「沒碰到任何人。」

「你有沒有聽見任何動靜、脚步聲，或是——？」

「都沒有。我只聽見有一羣人在遠處的碎石坡上偶爾喊叫了幾聲，其他沒有聽見什麽。當我看到烽火，我尖聲大叫了起來。有個人在我後頭相當近的地方大喊，可是我隔了一段時間才聽見他的叫喊。山風實在很大，你知道，而且——」

「我了解。」他再一次看着他面前的小茶几。「你最後一次看見活生生的比高先生，是昨天晚上搜救人員最後一次展開搜救工作的時候，是嗎？」

「我——檢察官先生，你們總是自己先把答案假設好了，然後直接問證人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那樣，我沒說錯吧！」

他咧齒而笑。「答案我已經聽了十次以上了。我目的是要節省時間，我想你也希望能盡快結束這場訊問吧？」

「是的。」

「你有沒有看見他是往那個方向走的？」

「往山下走。」

「獨自一個人?」

「是的。」

「確實是獨自一個人，沒錯。」

我直視著他。「沒錯」

「我明白。現在我們再回到剛剛說到的那處烽火，好嗎?你向烽火處直跑去，並且尖聲大叫着，而你後頭不遠處有人大聲喊叫着，回應你的呼叫。你有沒有認出是誰在回應你的呼叫?」

「沒有，我沒有認出那是誰在呼叫。不過我想那大概是艾力斯特——布雷恩先生——因爲占士・法蘭攻擊我時，把他拉開的就是艾力斯特，他一定是很快就趕到那邊。道格拉・馬斯也在那兒。」

「那麽，第一個到現場的是布雷恩・艾力斯特先生——而且他來得相當快。」他的音調在沉穩中透着愉快。我覺得我的肌肉都拉緊了。「還有誰在那兒?」他又問。

「柯尼根先生。他當時就站在烽火邊。他——他必定已把那具屍體拉下來——」我話到嘴邊又吞回去，然後又很快地補充道：「他和艾力斯特可能是一道到達那烽火處的。」

「不，」檢察官眼睛望着桌子，溫和地反駁道：「那兩位先生都告訴我說他們是分別到那兒的……」他擡起那一對灰色的眼睛看着我，眼神突然變得嚴厲而明亮。「當時還有誰在那兒?」

「爲什麽——沒有了。」

「占士・法蘭、道格拉・馬斯、布雷恩先生和柯尼根先生，他們都是在你尖聲大叫之後立刻都趕到現場的。此外還有誰?」

我注視着他。「就他們四位，我沒看到還有其他人。」

那一對灰色眼珠對着我瞧了一會兒，然後垂下來。「就這樣。」檢察官含糊不清地說了這麽一句。問了這麽多話，到後來所獲致的結論竟然只是這麽含糊不清的一句話，我心裏覺得十分不舒服。他漫不經心地胡亂翻着桌上的文件，看也不看我地說：「你是在一個星期之前，向飯店登記房間的，是不是?」

「我——是的。」

「是在海莎・馬斯凶殺案發生之後?」

「大概是吧!我不清楚——」

「好。你剛剛所說的，何警官都已經記下來了………布魯克小姐，你登記房間用的是尼古拉斯・杜里。」

眞是可笑，他竟然把我當成是一個具有敵意的證人來看待，而更可笑的是，就只因爲他的態度變得不再友善，我就坐在那兒，緊張兮兮地兩手緊緊握在一起。

我以一種攙雜着犯罪感和挑戰意味的聲音回答他說：「那是我的名字。」

「那爲什麽你一來這裏，就把名字改成布魯克?還有，你和你先生之間是不是正在鬧彆扭，

不然，爲什麽你們兩個彼此都不大理會對方？」

「他——不是我的先生。」我着急想解釋清楚。「我們四年之前離婚了。我不曉得他也在這兒。我頭一天晚上看到他的時候，眞是尷尬極了，所以我改同我未出嫁時的姓名，免得別人問東問西的。」

「我明白了。」說着，他突然露出了微笑。「我這樣唐突，眞是抱歉，布魯克小姐。你幫了我們很大的忙，眞的。」

可是很奇怪的事，他這句話並不令我感到安心。我突然冒出一句話：「可是這整樁案子是爲了什麽緣故而起的？這樁案子全都解決了嗎？你們已經抓到了凶手，而——」

他的眉毛往上一揚。「抓到凶手？」

「占士・法蘭！」我叫道：「占士・法蘭！還會是誰？他當時就在烽火旁，而且攻擊我。你還需要找更多證據嗎？」

「還需要多一點，」麥肯斯檢察官帶着一絲微笑說道。「法蘭先生他自己的說法是這樣的：他把擔架擡下來之後，就離開飯店，要同山上去。他走到安特梭山脚下的時候，看到烽火直往上冒。他飛也似地趕上山，在差不多走到山頂的時候，他聽到你在大聲叫喊，然後，你開始向前跑去，他說，你一直衝向烽火堆。他以爲你要投入火堆中，於是他跳上前去，把你拉出來。你揮了他一拳，就在激烈的掙扎中，你們兩個都跌到石南叢邊……是不是這樣，老何？」

「正是那樣，長官。」何警官點點頭說道。

「這樣你明白了吧？」麥肯斯檢察官對我說道。

「他說的很可能是事實。」我說。

他露齒而笑。「是有可能。尤其是當時道格拉跟他在一起……」

這時大家靜默了一會兒。然後他站了起來，開始收拾文件。我也站了起來。

「如果能够的話，」他說：「我稍後再跟你談談，現在我必須到安特梭山上去看看。」

他極其有禮地幫我開了門。「我想，你今天都會在這附近，不會走遠吧？」

「我會一個人到山上去，」我克制不住地帶着刻薄的語調說道：「還有一個人失蹤，尚未找到，你知道吧？」

「我没忘記。」他面容肅穆地說道，然後關上了門。

兩個晚上和一個白天——在山區待上這麽一段時間實在是相當長了。我認爲我們這時候已經不敢指望能找到活着的蘿比蒂了。我開始希望在瑪莉安屍體被發現的那一帶，不要有任何她的足跡才好。從那地方直接摔下來，一定是九死一生。大家四處找遍了，却都找不到她，似乎只有一個理由能够解釋：她可能受了傷，不過傷勢還不太嚴重，還能爬行到某個較隱蔽的地方藏身。不過，如果她仍舊有知覺，必定會聽到搜救人員的呼叫聲。而現在兩夜一天都過去了，即使是在夏季，兩夜一天也是很難捱的一段長時間……。

我現在已經放棄了我原先的猜測：凶手——第三個登山者——爲了他個人的某些理由，將蘿比蒂綁架，或是把她的屍體藏了起來。如果烽火旁的凶手和將登山繩割斷的凶手是同一個人——這似乎極有可能——那麽，他實在很不可能在另一處地方又生起一堆烽火將可憐的比高殺了——要是蘿比蒂眞是在他手中的話。

我實在想不出他會有什麽天大的動機非殺比高不可。比較可能的情況是：我們碰上了一個瘋子。這瘋子是個毫無理由的嗜殺狂。赫拔希所說的那個字眼「獻祭」又浮現我腦中，令我不覺毛

骨悚然。

至於瑪莉安和蘿比蒂的兩場犧牲儀式會在什麽地方發生，我却毫無概念。我想，至少我可以再沿着鹿道隨赫拔希一塊上山去，我們在那兒或許能幫得上忙。如果能找到蘿比蒂，或是蘿比蒂的屍體，那麽對於警方追捕那個明目張膽的瘋子大概有些許幫助。

太陽仍舊在蔚藍的天空中閃耀發光。昨天，天氣陰沉慘鬱，將這山區視爲一場悲劇的背景還比較容易。而今天，陽光照在嫩綠的羊齒蕨上，映出亮麗的色彩，空氣中傳來陣陣的金雀花香。柏拉芬已經不再是昨天那副陰沉慘澹的面貌了，它現在呈現的是一副充滿生機的盛夏景象。

各組搜救人員最後似乎放棄搜尋「黑嘴」了，他們散在山上其他各處，在碎石坡及遍佈石南的山坡上搜尋。赫拔希告訴我，有一組搜救人員已經爬到撒達杜耳上的斷崖上，往下俯瞰整個山區。我再度仔細察看着這一大片險峻多岩的碎石山，發覺其間佈滿了不計其數的小峽谷和裂溝，我這才了解，何以人們會在毫無遮蔽的山區躺上一個星期、一個月，而搜救人員却找不到他的屍體。赫拔希還告訴我，有些失蹤數年的登山者，到現在連骨頭還沒找到。

走到昨天我碰到格蘭特從「黑嘴」下來的那個地方時，我們聽到了一陣叫喊聲。接着，便看到右前方有一組搜救人員——看來好像是柯尼根那一組——揮舞着手，並大聲叫嚷。

「會不會是他們找到她了？」我屏住呼吸問道。

「看來不像。」赫拔希說道：「他們可能重新擬定了搜救計畫。我去看看，問問他們到底是

怎麽回事。」

他向那組搜救人員走去，而我獨自一個人站在那兒，注視着上方的懸崖。我發覺我差不多就是站在海莎被找到的那處地方的下面。有那麽一會兒，我荒謬地幻想着：或許就在那塊深色的岩塊上面，我們可以發現蘢比蒂躺在那裏。我搖搖頭，將這種彷彿是昨晚惡夢所殘餘的可怕想法甩開，視線落到通往「黑嘴」的小徑上。

我知道這地區早就被搜尋過了，而且是由一羣對這山區遠比我熟悉多多的人仔細搜尋過的。只是我們每個人內心對別人搜尋後所作的沒有結果的報告都不滿意——儘管那報告是可信的——因此除非我們親自搜尋一遍，不然我們是無法放心的。我一再提醒自己：這山區的每一個洞穴、每一道裂縫都已經有人搜尋過了。

我開始慢慢地朝撒達杜耳遍佈碎石和石南叢的一側走去。

這一路上眞是寸步難行。雖然路上是乾燥的，風也不像昨天那樣狂吹，可是沿路遍佈着大大小小的岩塊，而且在岩塊與岩塊之間，隱藏着由草叢和石南叢覆蓋住的小坑洞，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個踉蹌。我走沒多久就汗流浹背，而且由於我兩眼一直緊張地盯着那凹凸起伏的地面，很快就感到頭昏眼花了。我掙扎着前進，沒注意我到底爬得有多高了。一直到我累得直喘氣時才停下脚步，站直了身子，回頭望望我一路走來的山徑。

就在這時候，某樣東西吸引了我的視線——在石南叢中有一樣東西在那兒閃閃發光，彷彿是

一顆超小型的琥珀色星星在那兒兀自閃亮着。我見到一道金屬的亮光，便屈身上前，好看得更仔細一點。

那是一枚在蘇格蘭藝品店中常見的普通別針——周圍鑲了一圈銀色金屬的水晶別針。我彎身將它撿起來，突然感到興奮起來。蘢比蒂——這不就是她在飯店的頭一天晚上所配戴的那枚別針嗎？我將別針上的塵土擦去，然後點起一根煙，坐下來思索着，手裏拿着那枚別針。這枚別針落在這兒，當然意味着蘢比蒂曾經來過這兒——這個我早從道格拉的證詞上得知了。但是這一枚閃閃的琥珀色星星却重新燃起了我搜尋這山坡的希望。

我看不到那羣搜救人員，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空氣中唯一的聲響是瀑布流動時的沖擊聲以及被我驚擾的小鳥急促的叫聲。我望着峽谷上頭險峻的山峯，微皺着眉頭，盡力忖度着兩天前可能發生什麽樣的事。

事後我回想起來，才了解這一個時刻，恐怕是這樁事件當中最不可思議的一刻了。如果我當時對於橫越撒達杜耳不是那麽無可救藥地無知及愚蠢；如果我當時放棄搜尋這處峽谷，而去搜尋別處地方，那麽這個故事將會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結局。可是我那時坐在陽光底下，一邊抽着煙，一邊將我所知的一點證據慢慢拼湊起來，最後做了一個決定：不管會遭遇到什麽，我都要親自到撒達杜耳上去看看蘢比蒂是否在那上面。於是我捺息了香煙，站起身來，開始搜尋工作。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我連爬帶滑地穿過滿是石南和灌木叢的山徑，來到了最險峻的撒達

杜耳，剛開始時，我還偶爾呼叫幾聲轟比蒂的名字，但我那氣喘吁吁的呼喚聲再從山谷反傳回來時，聽起來十分怪異，沒多久，就累得無力再呼叫了，不過我還是不死心地四處搜尋着。四周靜悄悄地，只有我的心跳聲清晰可聞。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開始相信格蘭特所說的話是對的，這一帶地方他每一吋都搜尋過了。我見不到轟比蒂的影子。

最後，在我差不多想放棄的時候，我腳下滑了一下。當時，我正在查看一處突出於山壁的懸崖，這懸崖相當寬，我猜想我當時只是有驚無險，不過這懸崖是空懸於這高聳的峽谷之上的，我當時着實嚇破膽了，於是順勢坐了下來，背部緊靠着峭壁，竭力使自己的心神鎮定下來。

陽光從頭頂大片地洒落下來，在峭壁上留下了黑影。這高聳的峭壁隔絕了一切聲響，只有水流的沖擊聲傳入耳中。我可能距離每處地方都有數百哩之遙。周遭的這種寂靜令人感到害怕和神秘。我靜靜地坐在那兒，聽着自己的心跳聲。

就在此時，我聽到了呻吟聲。

聲音是從我左邊傳來的，就在我左後方。

我立刻站了起來，一切的疲勞和驚恐都一掃而空了。

「轟比蒂！」我的聲音刺耳而又尖銳。我屏息等待着。

一聲微弱的嗚咽聲又傳了過來。彷彿是從突出的懸崖，或是懸崖後頭發出的……我轉過身來背對着峽谷，面對着峭壁，以最快的速度向聲音的來源走去。

我向那處懸崖走去，緊張萬分地四周察看了一番。這突出的懸崖是沿着峽谷邊緣往外沿伸出去的，從我所站之處，可以一眼看清楚那整個懸崖。

我再呼喚了一次：「轟比蒂！」

我等待着，沒有任何聲音。太陽強烈地照着空無一人的懸崖。

「轟比蒂！」

微弱的呻吟聲又傳來了。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懸崖走去。起初那岩石路是相當寬廣的，連我這種很少爬山的人都敢走過去，可是愈走到盡頭愈窄，這時我瞥一眼脚下的萬丈深淵，便害怕地不敢再前進了。這處懸崖上確實是沒有任何人影。而且我相信這地方確實有人搜尋過了，我看見有一排脚印一直通到盡頭。剛剛那聲呻吟，不過是我的幻覺罷了。

就在那個時候，我又聽見那痛苦的呻吟聲，這次聲音是從我左後方傳來的。

我回頭四顧，心裏緊張慌亂得有點頭暈眼花了，我的心怦怦地跳着，腿和手都微微在發抖。

接着，我找到了答案。我飛快地奔回方才那峭壁的正面，那兒有一道狹窄的裂縫。這道裂縫的開口處幾乎全被雜草和石南遮蓋住了，而在這裂縫之下，有一個狹小的空間，足可容人置身其間……。

我顫抖着雙手將石南叢扯開。這樣做相當吃力，不過我很快就把不少石南拔起來，丟到峽谷

去。擋在裂縫開口處的石南去了大半之後，陽光便越過我而射入那裂縫中，或者應該說是那個小洞穴中。

她就在那兒。縮成一團地躺在那兒，背部抵住了洞穴的岩壁。一隻腿被迫彎成很不舒適的角度，雙手沾滿了塵土和乾凝的血跡。

不過她還活着。我進入洞穴，在她旁邊跪下來。她雙眼緊閉着，那張我記憶中亮麗的臉龐，現在成了令人不忍卒睹的一片死白，而且淌滿了汗。

我的手顫巍巍地伸入那件紅夾克中，看看她的心是不是還在跳……

這時，一個男人的身影落在洞穴的地面上。

14

「我的天，你找到她了！」格蘭特的聲音從上頭飄了下來。

我鬆了一口氣，擡頭對他說道：「噢，格蘭特——噢，謝天謝地，總算是有人來了，她還活着，而且——」

「還活着？」他的聲音透着一絲懷疑。他跨一大步，進到洞穴中來，又重覆問了一遍：「她還活着？」似乎很難相信他所聽到的話。

「不錯，她還活着！我聽到她的呻吟聲——我就是循着聲音才找到她的。」

這時他在我身旁跪下來，兩手放在蘼比蒂的胸膛上。他的臉上露出一絲微笑。

「沒錯，她還活着，但是氣息很微弱。珍納，我很擔心——」他突然停住不語，雙手輕輕地落在她的額頭上。她呻吟了一聲，並且動了一下。我說：「我留下來陪着她，你去找其他的人來幫助。你走路比我快！」

他似乎沒聽見我的話，仍舊全神貫注地量測蘼比蒂額頭的溫度。然後，突然以一種命令的語氣說道：「珍納，我的背袋放在上頭，那裏頭有一瓶白蘭地。你去拿來，好嗎？」

我很快地去了。一走出洞穴外，陽光便猛烈地直往我身上襲來，身後，又傳來了蘿比蒂的呻吟聲，同時還說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話，我只聽清楚了三個字：「瑪莉安……」

我聽到那三個字，便立刻調頭往回走。格蘭特擡起頭來，我滿含驚恐的雙眼觸及他的眼光。我從他那依舊冷靜的眼神中看出他的想法，那想法令我的心更爲猛烈地撞擊着。

「格蘭特……」我幾乎是耳語般地說：「格蘭特，她——她知道是誰幹的。」

他的嘴角擠出了一絲微笑。「我也是這樣想。上天保佑，她會活着告訴我們事情的經過。請你去把白蘭地酒拿來。」

「我們必須先幫她披上衣服保持體溫，再去叫其他人來幫忙。我的外套拿去——」我邊說邊脫下了外套，他也很快將他的外套脫下。我跪下來，用兩件外套將蘿比蒂包起來，盡可能使她暖和。

他又帶着同方才一樣的微笑補充說道：「現在，我不想去找其他的人來幫忙，而將你單獨留在這兒跟隨時可能有生命危險的蘿比蒂在一起，也不想讓你一個人在這山中漫無方向地去找人來幫忙。我現在先查看她腿的傷勢究竟如何，你先去拿白蘭地，同時，最好能到懸崖的另一頭大聲呼救，直到有人前來救援。如果來的人你不喜歡，那麽你再大聲向我呼救吧！」他突然微微地笑了一笑。「那麽我會立刻趕到。現在去吧！」

「好。」我說道。但是當我將蘿比蒂冰冷的手揷到我的外套內，然後站起身來的時候，她又

動了一下。兩片無血色的嘴唇又吐出一聲呻吟來，並且眼皮也眨動了一下。

「她就快清醒過來了。」我低聲說道。我的心又猛烈地跳了起來，格蘭特的手緊緊抓住我的肩膀。

接着，蘿比蒂的眼睛睜開了；那雙眼睛黝黑而充滿了痛苦，不過却是有知覺的。她瞪着我看了一會兒，彷彿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然後視線越過我，落在我後面。

不知是誰正往懸崖走來。

蘿比蒂的手在我手裏無力地移動着，彷彿是一隻受到驚嚇的野獸般。她那圓睜的雙眼裏頭充滿了恐懼。隨後她又陷入昏迷狀態了。

我環顧四周。柯尼根已走到洞穴口，後面跟着尼古拉斯。我還聽到艾力斯特跟在後頭的其他人講話的聲音。

愛瑪就在懸崖的盡頭等着，一聲呼喊，她便過來了。看到其他人都來了，我覺得肩頭上的責任大大地減輕了，我開始有時間去體會到極度緊張之後的鬆弛。一種筋疲力盡的感覺像潮水般地淹沒了我。當我發現柯尼根太太就站在我旁邊，我不禁暗自叫了一聲謝天謝地。她和格蘭格特一起負起照顧蘿比蒂的一切事宜。我聽見她指揮衆人如何施行急救治療，格蘭特則派尼古拉斯去叫其他的搜救人員來，並且去弄一個擔架。

現在洞穴中擠滿了許多人，但是一想到蘿比蒂那雙含滿了恐懼的眼睛，我便仍舊留在原地。

我雖然出了洞穴走到外面的懸崖上，可是眼睛仍然注視着洞穴中的幾個人。如果那裏頭有一個是想致蘿比蒂於死地的凶手，也不可能會在此時此地再度加害於她，因爲她現在根本昏迷不醒，無法說話，也無力指認殺害她的凶手是誰——但是，我不能冒險。我背靠着被陽光照得極暖和的岩石，注意着在洞穴中守護蘿比蒂的幾個人。

這時我聽到尼古拉斯的呼叫聲從那片斷崖的上頭傳了過來。然後，更遠的地方傳來了一聲回應。在這一呼一應之後沒多久，擡擔架的救護人員就來了，我總算能離開我的守望崗位，朝那羣救護人員走去。

道格拉也在那羣人之中，還有那個叫艾林的男孩，以及赫拔希。他絕對不會是那第三個登山者，因爲當瑪莉安跌落山谷死亡時，他一直和我一道在蘇爾·蘭史域。

不過，至少她現在讓我們給找着了。長久以來的緊張已經解除了。我坐在石南叢中，等待着擔架從這兒給擡下山去。我昂起頭面向着太陽，閉上眼睛，靜靜地感受陽光落在臉上的那種暖洋洋的感覺，這兩天來，我頭一次感到輕鬆。在這溫暖且充滿了石南花香的午後，到處可聽見雲雀的鳴唱和紅雀的啁啾。就連擡擔架的人員小心翼翼地擡着蘿比蒂走下碎石山坡的時候，我仍然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輕鬆，彷彿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我已經忘記了只要蘿比蒂一張開口說話，那個人——我必定認得的——就會被處以絞刑，然後被埋葬在某一所監獄的院子內。

擔架抬下山之時，麥肯斯檢察官和紅髮高大的何警官，以及年輕的本地警員尼爾，都來到安特梭。何警官留在原地時——繼續檢視烽火附近的地面。麥肯斯檢察官瞧了一眼蘿比蒂之後，把年輕的尼爾叫過來，兩個人伴着擔架一道回飯店去。

麥肯斯檢察官一聽到別人告訴他，是我最先發現蘿比蒂的，便立刻調回頭來，開始詢問我問題。我盡可能精確地告訴他發現蘿比蒂的始末。他靜靜地聽我陳述，我一說完，他又從頭詳細地問我好幾個問題，到後來我只得從第一次聽到呻吟聲開始，一直到搜救人員到來的全部經過再詳細地陳述了一遍。我一邊傍着檢察官向山谷走去，一邊向他陳述著事情的經過。我原先那種不很踏實的寧靜感覺早已消逝無踪了。山上的冷風這時又吹起來了，我感覺到些微寒意，因此我在陳述經過的時候，有幾次說得結結巴巴的，不太流暢，不過，我相當平實地將我所記得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麥檢察官，讓他根據這些證詞去找尋結論。

檢察官告訴我說完後，望著我的側面突然說：「我剛剛已吩咐尼爾去守護那位姑娘，而且我我們很快就會派一個護士照顧她。不過，最快也得等到後天才找得到護士，因爲今天早上醫生告訴我，本區的護士最近牽涉到一樁很微妙的案子裏頭去。所以，在護士還沒請到之前，必須先有個人照顧西敏小姐。你懂不懂一些護理常識？」

「稍微懂一點，不過——」

「那很好。你願不願做這件事呢？今晚你陪着她，爲我留意她，好嗎？」

「當然是願意。」我說：「不過，應該有別的人——我的意思是說，也許有人比我更有這方面的經驗，更能勝任。柯尼根太太似乎對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而且我想斐森門太太——」

「話是不錯，」他說：「可是難道你沒有想到你是第一樁謀殺案發生之時，唯一不在此地的女士？」

「我——我想大概只有我吧！但是；檢察官，你實在不應該疑心任何一個女人吧？我的意思說——」

「也許不應該，不過，柯尼根太太和斐森門太太都是有丈夫的女人。而我却不希望任何一個——呃——可能牽涉到本案的人進入藹比蒂的房間。」他以一種奇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任何可能有關係的人都不准進去，不管他有什麼藉口。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的意思是指尼古拉斯，」我尖刻地說：「那麼我告訴你，我和他什麼關係也沒有！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是絕不會准他進的去。」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點笑意。「得了，得了，小姐，我可沒有這個意思。」他說道：「那麼，我想你是願意做這件事了？」

「沒問題。」我好奇地看着他。「難道你是要告訴我，我是唯一沒有嫌疑的人？」

「讓我這麼說好了，」他措辭謹愼地說：「我不疑心你有殺害藹比蒂的企圖。」

說着，我們已經到了飯店。由於瑪莉安的屍體是放在她以前和藹比蒂共用的那一間房間，而現在那房間已被警方給鎖上了，因此，我建議在我的房間裏加放一張床，讓藹比蒂跟我住同一個房間。檢察官表示同意，而斐森門夫婦更是萬分感激地接受了我這個建議。我讓斐森門太太和科杜・森遜太太將藹比蒂擡進房裏，尼爾警官和麥肯檢察官在一旁協助，自己則先去洗個澡。

當我回到房裏的時候，壁爐中已經生起了火，爐上的水壺也已經燒開了，一切茶具也都準備齊全了，桌上還放着半瓶白蘭地。

檢察官已經離去，而斐森門太太還在爐火旁邊忙碌着，尼爾警官坐在火爐旁的一張椅子上，見到我進來，有點羞赧地朝我笑了笑。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看來不過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有着一頭黑髮和一對藍眼睛，一舉一動中都透着一絲優雅的氣質。他說：「醫生很快就會來的，布魯克小姐。檢察官要我轉告你，他問你能不能和我一道留在這兒，直到醫生來？」

「當然可以。現在我們要爲藹比蒂做點什麼？」

斐森門太太站了起來。「我已經用熱水幫她敷了一下，」她說：「我們盡可能地讓她暖和一點，所以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等醫生來。」她彎下腰來，將藹比蒂的毯子這邊拉拉，那邊拉拉，想使毯子能够蓋得順順當當的，其實毯子已經是很妥貼地蓋在病人身上了。斐森門太太身材嬌小，有着一張和顏悅色的圓臉，一頭棕色的頭髮有點散亂地盤在頭上。她的眼睛清澈可愛，是很少見的那種有點透明的灰色，只是，現在那雙眼睛中却充滿了憂慮。「如果她甦醒過來，能够

喝點東西，你可以給她喝點甜茶——現在我下樓去弄點上好的清湯。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這些了。」

「還有，」尼爾輕聲地說：「必須看守着她。」

我們兩個人都朝着他看。我有點遲疑地說：「尼爾，這聽起來實在——實在有點兒嚇人。難道他眞認爲凶手會設法來這兒找蘿比蒂？」

他攤開那雙形狀優美的手。「如果她開口說出誰是凶手，我們就可以將他處以絞刑。」他簡潔地說道。

我走到床邊，看着蘿比蒂。她現在十分平靜地躺着，不過她那原本光潔無比的肌膚，現在却變得一片死白。她的臉看來極其憔悴和嬌小；她那嬌小的身軀在毯子底下靜靜地一動也不動。不再有任何危險；不再是「隨時可能會爆炸的炸藥」；不值得冒天大的險去令她默不作聲……那兩片乾裂的嘴唇看來似乎不可能再開口說話了。

但是就在我要離開床邊的時候，她動了一下，發出了一聲呻吟，並且眼皮動了一下。她的頭不安地在枕頭上蠕動着。

「喏，茶在這兒。」斐森門太太站在火爐邊說道。

我們滿懷焦慮地將甜茶一點一點地餵入她口中，看到她喉頭一起一伏地慢慢將它吞下去，都感到欣慰萬分。於是我開始一茶匙、一茶匙地把這能賦予人活力的葡萄糖餵入她口中，緊張地注

意着她臉上是否顯現出一點變化的跡象。

「我去看看湯是不是差不多燒好了。」斐森門太太說完，便走出房門。

電話鈴響了。我猛地跳了起來，把茶給潑翻在床單上。尼爾拿起聽筒，聽了一會兒，然後對我說：「檢察官已經來了。醫生也跟他一道來了。」

「噢，謝天謝地！」我如釋重負地說道。

「眞是得謝天謝地！」尼爾附和道。

一分鐘後，檢察官和醫生上樓進了房門。醫生以極爲幹練的手法爲蘿比蒂進行身體檢查，我們在一旁懷着感謝地心情看着這一切檢查過程。最後，他把被單再蓋回去，抬起頭來看着在床另一頭的檢察官。

「其他都沒什麽大毛病，就是腿有點問題。」他直截了當地說：「不錯，她是有不少處瘀傷和割傷，但是這些只要過一段時間就會痊癒。現在我們要處理的是腿部。我需要斐森門太太協助我，另外，還需要一個人。」

他兩眼詢問似地望着我，這時檢察官揷嘴了。「不，布魯克小姐今天做得已經够多了，而且，她還必須當夜班的護士。叫斐森門太太找個女僕跟她一道上來，我自己也留在這裏。醫生，如果你要吩咐什麽事可以用那邊的電話。」

「什麽?噢，是的。」醫生拿起聽筒，開始指示他所需要的一切協助。

檢察官轉向我。說：「我已經叫厨子盡快爲你做點東西吃。大概在十分鐘之內，厨房就可以幫你準備好了。你現在走吧，小姐。我們需要你的時候我會叫你。」

我對着床上那嬌小的身軀再瞥了一眼，便往樓下客廳走去。

15

格蘭特在大堂裏。他顯然是一直在那兒等我，因爲，他一看到我出現在樓梯口，便大踏步向我走來，臉上佈滿焦慮。

「她還好嗎？醫生怎麽說？」

「他沒說什麽，」我答道：「他說除了腿傷較嚴重之外，其他都沒什麽大碍。我認爲如果有什麽事會令她產生不測的話，八成就是她在洞穴裏待了兩晚，體力消耗殆盡了。」

「醫生認爲她痊癒的機會怎麽樣？」

「他沒有說到這一點。我想她和任何跟她一樣經歷過這種遭遇的人有着同樣大的痊癒機會。她年輕而又健康，而且她找到了一個能遮風蔽雨的洞穴藏身。」

「她仍然昏迷不醒，是不是？」

「是的。」

「她會度過險境的，」他肯定地說道：「一旦他們幫她把腿骨接好——我想他們現在正在忙着幫她治療腿部吧？」

「是的，斐森門太太正在一旁協助。他們叫我下來，讓我休息一下。」

「我很高興他們這麽做。你看來一副筋疲力盡的模樣，珍納。」

我微笑道：「不管怎麽說，我還是謝謝你。」

「對不起，不過你看來的確一副很累的樣子。」他看起來仍舊十分憂慮地說：「你不需要再回去陪伴她了吧？」

「檢察官要我今晚留在房間裏。」

「那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嗎？」他生氣地說道：「你今天一整天所做的事已經够多了！爲什麽不能叫柯尼根太太看顧她？」

「柯尼根太太今天所做的事也不比我少。」

「嗯，那麽科杜．森遜太太呢？」

我小心翼翼地說：「檢察官曾對我說，他並未把我列入他們所疑心的黑名單中。」

「他並未——？」他突然住口不言，一對藍眼睛瞇成了一條縫，「他眞的不疑心任何一位女士？」

「我寧可認爲他疑心每個人。」我有點不快地說：「無論如何，我並不是任何一個有嫌疑的人的妻子。」

他張開嘴巴，彷彿要說什麽，然後却又闔上了，兩片嘴唇緊抿成一條線。他的視線從我臉上

掉轉開，注視着地毯。

我嚥了嚥口水，有點遲疑地說道：「我不會有什麽問題的，格蘭特。我必須做的不過是每隔一段時間倒水給她喝，我還是可以有時間睡一會兒的。事實上房間裏是十分溫暖舒適的，壁爐中有火，有一個茶壺可以泡茶，還有一切要用的東西！」

「檢察官是否——？」他頓了一下，兩眼很快地環顧了大堂一眼，然後壓低了聲音說：「檢查官是否認爲藿比蒂還可能會被——他加害？」

他說到「他」這個字時，聲音顯得有點奇特！我不禁也壓低聲音回答他。

「我想大概是吧！不過他已經採取了預防措施。藿比蒂不會有什麽危險的，當然，我也同樣不會遭到什麽危險。」我又對他微微笑了一笑，「所以，你儘管放心吧！」

「很好，那我就放心了。事實上，」他的聲音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事實上，我認爲你可能是飯店內唯一不會——」

「被疑心爲凶手的人？」

「不。唯一不會成爲凶手所加害的……」

說着，他以一種似乎包含着憐憫和憂慮，以及其他我說出不是什麽的眼神看着我。我覺得我的心猛烈地跳動着，而且痛苦地扭絞着。我無法迎視他那種眼神。我毅然轉身向客廳的門口走出去，同時以一種拉緊的、單調的聲音說道，「我要去喝點東西……」

客廳似乎聚集了一大堆人，大家三五成羣地靠着熊熊的爐火而坐。一片嗡嗡地談話聲，在我一進門時便倏然停止了。每個人的頭都轉過來，兩眼望着我，然後向我發出一連串的問題。

「她怎麼樣了?」科杜·森遜夫婦、赫拔希和艾力斯特齊聲向我問道。愛瑪的問話比他們還要快速:「她說了什麼話沒有?」

我走向爐火，伸出手來烤火。「醫生現在正要為她接好腿骨。醫生說她身上的傷多數是皮外傷而已，並不嚴重。他沒說她復原的機會是多少。」我說着注視着愛瑪，她手裏頭拿着一個空酒杯，在那兒轉呀轉的。在我看來，她似乎有點被嚇着了的樣子。我說:「我想蘿比蒂到現在還沒說什麼話。」

當我轉身按鈴要一杯飲料的當兒，我看見哈特利·柯尼根向他妻子走去，坐在她椅子的把手上。不過，我認為他這一變動位置是很合宜的舉動，我只是暗自奇怪瑪茜亞這時候是在那裏。毫無疑問的，不管此地正在發生什麼事，她是完全置身於這些事情之外的。如果她剛才在場的話，對於我這個和她一樣處於一種曖昧處境的人，一定會表示歡迎之意。在場的每一個人並沒有任何明顯的態度顯示出他們曉得我是唯一不受警方疑心的人，他們並沒有絲毫表示憤慨不平的跡象，可是站在他們之間，我禁不住地感到一種孤絕感，彷彿一隻綿羊處於一羣山羊之中般的不舒服。而哈特利的變動位置，在我看來成了一種很奇怪的保護性動作。

科杜·森遜太太從她手中的編織物中再度擡起頭來說:「我猜想——我希望——警方將採取

十分周密的防範措施，以免還混在我們之中的那個禽獸再去傷害蘿比蒂吧?」

這種措辭聽來實在令人震驚，說話的人似乎也察覺了這一點，因為她眼鏡後面那對蒼白的眼睛環視着在場的每一個人，然後她帶着一種自我防衛的語氣說:「在這房間裏頭確實存在着一個凶手，你們不能不正視這個事實。」

「未必見得，」艾力斯特帶着十分嘲諷的口吻說:「這兒人並未到齊呢!格蘭特、杜里、斐森門都不見影子，更不用說占士·法蘭了……加上他們幾個，我們在場的人遭受嫌疑的概率就相對減低了，科杜·森遜太太。」他說着乾笑了兩聲。

「我減低了什麼的概率?」格蘭特兩手各拿着杯子，推開旋轉門，邊走邊問道。

「我們剛剛開始嚴肅地正視一個事實:凶手是住在這家飯店中的某一個人。」艾力斯特說。

格蘭特遞給我一個杯子，眼睛很快地和我對看了一下。他以一種帶著點冷靜的口氣說道:「我們在這兒討論這個有什麼收穫嗎?我認為警方會將這一切作最好的處理。我們可以信賴他們執行任務的能力。」

「警方只需要好好照顧蘿比蒂小姐，直到她神智清醒過來，那她便會為警方指證出凶手是誰了。」科杜·森遜太太說道。

「整個晚上都會有個警官看守着她。」我說。

「年輕的尼爾?那樣就——十分周密了嗎?」

我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道：「我也會留在房間陪她。」我又補充了一句：「她是睡在我房間裏頭。」

「噢……」我又一次隱隱地感覺到被羣體遺棄的孤絕感，由於我不是同大夥一般遭受警方懷疑所導致的一種孤立。

「你不會害怕嗎？」愛瑪問道。不知是不是我個人的想像，我竟覺得她的語調中帶着一絲惡意。

「我想不會吧！」我喝了一口飲料，從杯子上方很快地瞥了每個人一眼。「杜里先生去那兒了？」

「我想他到車房去了。」赫拔希答道：「他丟了一本書，他想起他把它留在車上了。」

「爲什麽問這個？」愛瑪問道，這次我確定她的音調中含有惡意。「難道那位檢察官要一份關於我們行踪的報告？」

我覺得我整個人都要沸騰了，不過我仍然按下心中的怒火，平靜地說：「柯尼根太太，我並不是如你所暗示的，是個被警方指派來監視你們的人。只因爲在頭一樁凶殺案發生之時，我尚未抵達此地，因此很幸運地免除了是凶嫌的可能性，同時，從整個情況研判，這一連串凶殺案顯然是出於同一個凶手，而不是另有第二個，因此案子不可能是我幹的。所以檢察官才會讓我陪伴着蘿比蒂，直到護士趕來。」

「這種暗示眞是太荒謬了——」格蘭特怒氣沖沖地向着愛瑪開火，不過我打斷了他的話。

「不要緊的，格蘭特。這種暗示也不是十分荒謬悖理的。我當然會和警方合作——我希望我們大家都是這樣子，而如果和警方的合作包括了要提供一份每個人的行踪報告給檢察官，我也將盡我最大的力量向檢察官詳述每一個人每時每刻的去處。」

「好呀！」愛瑪說：「我必須說——」但她的丈夫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所以她突然停住不說。我冷靜地對她說：「我想不用我來點破，大家都曉得一項事實：這不是一場警方對一羣涉嫌人之戰，而是凶手對現在在場的每一個人之戰。」

「說得好！」赫拔希出奇不意地說道。

科杜·森遜上校清清他的喉嚨。他的臉突然看起來十分的陌生和嚴峻，還帶着一種以前在他温和的外貌下不大看得出來的智慧；他的臉呈現一種既嚴厲而又慈悲的神情，與其說他這副面容像個軍人，不如說他像個法官。我禁不住猜想他會不會是一位司法官。「還不僅如此，我親愛的女士，」他對我說道：「每一樁凶殺案，都是凶手對每一位文明人士的挑戰。一旦人們使用他的雙手去殘害一條人命，他就爲社會所不容。我主張：一個人一旦想以暴力手段來解決任何問題，那麽他就喪失了被視爲一個文明人的權利。」

「這場演說十分簡潔有力，先生。」格蘭特說道。

「我也有同感。」上校回敬道。

「這個原則是否也適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呢？你以一個軍人的身分來看的話？」

「沒錯。」

「適用於戰爭行爲？」

「適用於侵略行爲。一個國家如果視暴力爲一種政治工具，那麽我認爲這個國家無論如何也無法被視爲一個文明的國家。」

「還不是都一樣。」愛瑪冥頑不靈地說道：「我們竟會被當成嫌疑犯看待，眞是太可笑了。到底是誰幹了這種事，警方應該有點概念才對。」

「就算他們現在對凶手是誰毫無概念，」赫拔希說：「一旦藹比蒂開了口，他們也會曉得是誰幹的了。」

接着是一陣難堪的靜默。

我砰的一聲，將杯子放在玻璃面的桌子上。「看在每一位在場的無辜者份上，我保證藹比蒂會十分安全地給看守着，直到她能開口說話爲止。」

說完，我走出那個房間。

我覺得人一旦陷入某種險境，一切禮貌和教育便不費吹灰之力地給剝落了。今晚客廳中一直隱藏着一股強烈的暗流，我認爲如果有人能將今晚客廳中演出的每一幕景都看入眼中，並細細加以考量，必定能解出其中的謎團。我覺得上校不太可能是凶手，他對於今晚他所發表的那種原則

似乎信守不疑，實在不可能幹出違背他自己原則的事情；不過，天曉得，也許案子正是他幹的，他發表那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也許用意正在掩飾自己的所作所爲。不過也很可能今晚在客廳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是凶手，倒是不在客廳中的人可能是凶手……我穿過大堂，向通往廚房的走廊慢慢踱去，一邊思索着剛剛在客廳發生的爭論。

我轉了個彎，竟撞見了尼古拉斯。

他抓住我的臂膀，在光線幽暗的走廊下瞅着我。

「哇，」他輕聲說道：「原來是我們的小線民。親愛的，檢察官現在不會打這兒經過。」

我當時眞的火大了。我掙扎着想脫離他的魔掌，並惡狠狠地對他說：「放開我，你這死傢伙，放開我！你竟然敢這樣子對我說話！你沒有權利——」

「你說來說去還是同樣的話，你現在要上那兒去？」

「關你什麽屁事！」

「在此地發生凶殺案的這段時間，誰都有權阻止你在晚上獨自一人到處亂逛。」

「我正要到廚房找點吃的，而且我還不能耽擱太久。」

他並沒有動一下。「你那個男朋友在那裏？」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你那位金髮的俠義騎士呀！他怎麽沒充當你的護花使者？」

「你眞是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尼古拉斯。」我尖刻地說道。

「不錯，我正是這副德行，」他嘲諷地露齒而笑，「你可以說這是身爲一個作家的本錢，雖然，也許對一個身爲丈夫——」

「十分正確。現在，讓我走。」

「等一下。我絕不是在開玩笑，珍妮達。在我看來，你似乎很喜歡在這一帶獨自徘徊——或者是和某個你所不知道的人。如果你還有一絲理智的話，你應該知道這個傢伙是別有用心的，難道你不害怕嗎？」

「我不怕，」我尖酸地說道：「不過，三分鐘前我却開始怕了。」

我不知道我爲什麽會說出這句話來。話一出口我就後悔了，但已經太遲了。他鬆開抓住我臂膀的雙手，站在幽暗的走廊下盯着我看。我想他必定聽得見我猛烈的心跳聲。

「噢——嗬……」最終於他開口了，然後又輕聲說：「你眞的變了。」

我沈默不言。我想逃離他，逃向有燈光和温暖的廚房，但是我被定在那兒，手扶着牆壁，心臟怦怦地跳着。

尼古拉斯說：「原來你是擔心我會殺你，是不是，珍妮達？……你眞的認爲我會這麽做嗎，珍妮達？割斷那美麗的頸項，珍妮達……而這麽做是爲了什麽？爲了往日那段時光？」

「你需要什麽理由嗎？」我的聲音像在耳語，聽起來自己都感到陌生。這種怪異的回答不應

該發生的……「你需要什麽理由嗎？」我低語道。

他沒有回答。他靜靜地站在那兒看着我，他的臉在當時幽微的光線下，看來十分莫測高深，最後，他以一種迥然不同於先前的語調說道：「你的證據是什麽？」

我幾乎要跳了起來。「我沒有任何證據。」

「如果你有，你願不願意交給我——爲了往日那段時光？」

很怪異地……彷彿我們被那充滿黏液的蜘蛛網給罩住了。他可能下一步會問我，我是否需要多一點的持家費用。我伸手摸着自己的頭。「我——我不知道，尼古拉斯。」

「你——不——知——道。」他的語調令我不寒而慄。

「尼古拉斯，」我說道：「請你務必了解——」

「你曾是我的妻子。」

「我知道，可是——」

「你過去總是說，你不相信離婚這檔子事。」

「我知道，」我有點無奈地重覆說道。往日的時光又倒流了。在以前，每次我們爭吵，最後總是我被迫處於被詰問的一種防禦困境。我聽見那種熟悉的求饒聲又出自我的口中：「但是，我們離婚並不是由於我的錯。」

「即令如此，依照你往日經常說的來看，你也應該認爲你依舊與我有夫妻情分的……或者你

現在——」

「現在？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我只好重新提一次那位——金髮男友。」

「去你的，尼古拉斯，你眞是該死！」

他乾笑了一兩聲。「你可碰上棘手的難題了，對不對，珍妮達？道德上的忠誠對抗公民的責任……或者是一種較爲單純的困局：新愛與舊愛之對抗？如果你現在就把證據交給我，那可省了許多麻煩，不是嗎？」

這種侮辱有如晴天霹靂般地向我掃來。我變得冷靜了，我的聲音一下子變得像堅冰一樣的平穩。「如果你剛剛是在客廳中，你便可以聽見科杜・森遜上校所發表的一篇言論，我的看法正好和他相同。他說人們一旦採取暴力的手段，好比說謀殺，那麽便自絕了他所處的社會，並且喪失了他——他爲人的權利。如果我仍舊是你的妻子，」我說着把雙手放在身後抵着牆，感覺到那牆堅固地支撐着我，「如果我仍舊是你——法律上的配偶，就算是我知道有任何不利於你的證據，我也不會用之來使你成爲階下囚，因爲，身爲你的妻子，不論你做了何事，也就等於是我們兩人一起做了一樣……但是我會離開你。我無法和你繼續生活在一起，在我知道你是——」

「殺人犯？」

「我——是的。」

「那麽，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呢？」他的聲音透着一絲異樣。

「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停住不語，我發現自己的語調竟然有一點哽咽。「現在這種情況——」我期期艾艾地說道：「我不知道，你這該死的傢伙，讓我過去。」

他默默地移開了，我飛也似地逃離了他，向厨房跑去。

16

廚房裏，彌漫着一股熱氣和食物的香味，廚子在爐邊正忙着做菜，還有一位餐廳女服務生，也在一大堆碗盤中忙得團團轉。

我在門口躊躇不前，突然意識到自己兩手緊握，眼中飽含淚水，此時，廚子抬頭看到我，她紅潤而肥胖的臉上現出微笑，並且指點我廢棄的大桌旁的一個座位。

「如果你願意的話，小姐，」她以一種濃厚的蘇格蘭腔調說：「你不妨在這裏用餐。你可以馬上吃到熱呼呼的食物，那位檢察官告訴我，你想現在用餐。」

「你眞好，我希望不會使你太麻煩。」

「一點也不麻煩。」廚子愉快地說，沒有離開爐竈一步。「伊芙，替這位小姐端碗湯來。」

瘦瘦黑黑的伊芙，睜大眼睛，好奇地凝視我。她端來一碗冒着熱氣的湯，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面前，然後倒退一兩步，緊握着腰前的圍裙，好似擔心我會咬她一般。

「現在，伊芙，」廚子發出尖銳的叫聲：「到餐廳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伊芙離開廚房，走到廚房門口時，還同過頭來深深瞥了一眼。廚子放下她手中的長柄杓，以

一種嘶啞的聲音低聲說道：「小姐，這一連串凶殺案眞是可怕！這種凶殺案讓人覺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我機械般地點點頭表示同意。面前的熱湯眞是好極了，而廚房中那股明亮、温暖的氣氛，很快地將剛剛在走廊中所發生的不快給驅散了。廚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帶着一種愉快的神情看着我吃東西。

「嘿，這道湯還不錯吧？」

「不錯——這湯好極了。」

「你喝下幾口氣色就好多了。你剛剛進來的時候，臉色實在好蒼白哪，我聽說，是你找到她的？」

「是的，我運氣好。」

「運氣好的是她，這可憐的小姐，這些天來待在那山上，幸好被你找到了。有的人可沒她這等運氣——這是有史以來最糟的一個夏天，那麽多意外事件。」

「你們不是每年都發生——凶殺案吧？」

「謝天謝地，不是每年如此。不過我剛剛說的不是那個意思。」她拿走我的空碗，端上了一盤盛有羊肉、豌豆和炸薯條的大盤子。「我指的是山難事件，今年接二連三的發生。」

「噢？」我記起某個人曾經說過的話。「今年眞的比往年都要糟嗎？」

「是呀，正是如此。那兩位小姐，」她抬起頭微微朝天花板上點了點頭：「是我們這個季節裏頭的第三椿意外事故了。」

「其他兩椿意外事故是怎麽囘事？」

「嗯，那是一對來自倫敦的夫婦——他們沒帶地圖，沒帶羅盤針，就去爬科威林山了。他們失蹤一個星期之後，屍體才被人在山脚下發現。」

「多悽慘！他們爬山時有濃霧嗎？」

「不，那幾天天氣好得很，」廚子說道：「沒有人曉得發生了什麽事。」

「一失足成千古恨，眞是一點也不假。」我說。

「就是呀。爬這種險峻的山是大意不得的。」她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盤糕餅，「那件事發生之後，又有兩個牛津及劍橋大學的學生來這兒爬山。他們兩個也都不愼從山上跌落下來，就在離前一椿意外事件發生處不遠的地方。」

「死掉了？」

「是的，一跌下來就斷了氣了。原因是他們的登山繩突然斷了。」

我把湯匙和叉子小心地併排在空盤子上，望着盤子看了一會兒。不過我看見的不是湯匙和叉子，而是一幕可怕的景象：有兩個登山者正在攀登科威林……然後第三個登山者出現，他們的登山繩便突然砰地一聲斷了，兩個人紛紛從山上滾落下來斷了氣……。

「現在要不要來一杯咖啡？」廚子問我。

「好的，不過我想我最好帶到樓上去喝。」我說：「醫生很可能已經忙完了，而斐森門太太將會下樓來。」

「那位小姐情況怎麽樣了？你離開她的時候？」她放了一個很大的藍色杯子在桌上，把咖啡慢慢倒進杯中。

「情況不算很好。不過我認爲她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那眞是謝天謝地。我找了一個最大的杯子給你，你最好趁它還熱的時候趕快喝完。要不要加糖？」

「好的。眞是十分謝謝你。你做的菜眞好吃，我現在覺得精神好多了。」

「是的，我從你的氣色上也看得出來，是好多了。」廚子說：「你出去的時候，幫我把門帶上好嗎？」

「我會帶上門的。」我熱心地說道，然後站起身來走出廚房。

走廊上空無一人。我沿着走廊快步走着，在經過轉彎處的時候，緊張地心跳都加速了，然後快步衝向大堂。尼古拉斯站在大堂中的櫃台邊，低聲地和比爾•斐森門說着話。他看見我，微微把兩道眉毛揚了一揚，沒有任何其他表情。我不理睬他，幾乎是用跑地衝向樓梯，一邊小心翼翼地不讓咖啡溢出來。

我在樓梯上碰見了斐森門和一位女侍。

「噢，你在這兒呀，布魯克小姐！」斐森門太太的語調聽起來依舊含着憂慮，而不是帶着一絲驚奇。「你吃過晚飯了嗎？」

「吃過，謝謝你，我已經吃得很飽了。」

「噢，好，好。警官現在正等着你上去，我想……」

「西敏小姐還好嗎？」

「我也不大清楚。她還是昏迷不醒，而醫生也不願說得太多。噢，老天爺……」說着便跟着穿了一身皺巴巴亞蔴衣服的女侍走下樓去。我走向我的房間，敲了門。是檢察官開的門。

「啊，是布魯克小姐，請進來。」

他小心翼翼地關上了門。醫生不在房裏。蘿比蒂躺在床上，臉色看來十分蒼白，蒼白到令我感到憂慮。「檢察官，她的情況好嗎？」我問道。

他點點頭。「醫生認爲沒問題。他說她會度過險境的。」

「那太好了！」

他的眼睛落在蘿比蒂那平靜的兩眼緊閉的臉上。「哎。」他嘆了口氣，但我聽不出其中有什麽含意。然後他轉向我問道：「你呢？你吃點東西了沒？」

「吃了。廚子在廚房裏弄了東西給我吃。」

「很好。你現在覺得怎麽樣？」

我微笑道：「可以應付任何事情——不過我希望你能先告訴我，有那些事情是我得做的，不然等會兒只有我一個人陪伴着病人時，我不知道得注意那些事情。」

「醫師交代了一些事情，我幫你寫下來了。」他指指床頭桌。「主要是裝幾瓶熱開水，並隨時補充，另外就是保持室內溫度的暖和。她想喝點東西的時候，你可以餵她一點清湯，或者是攙一點白蘭地的茶。醫生得去爲一個婦人接生，所以他不能留下來，不過，如果你碰上什麽病情變化，你可以找我，我會打電話向布羅佛醫院請敎。」

「你的意思是說，我請尼爾去叫你？」

「不，用電話。我在美玲小姐的房間。我今晚可能徹夜不睡，不過當我眞要上樓來時，我會打通電話給你。如果你感到緊張或是對蘿比蒂的情況感到憂心，那麽儘管打電話給我。我們會徹夜守候的。」

「好的。」

「那很好。現在，」他轉向出現在門口的尼爾。「尼爾，你知道該做些什麽。在這兒不要感到太拘束。何克特警官在兩點的時候會來接替你。我現在要再去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沒問題了。我想我們今晚都不會有多少睡覺的時間……」他走向窗口，站在那兒往外看去。「外頭起霧了。眞可惜；天氣從來不對我們這種偵察工作有所幫助。我想……」他舉起手來將窗戶關上。「

這樣比較好一點；雖然空氣會比較不流通，不過你們不會介意吧？」

「現在情況特殊，我們當然不會介意。」

「很好，那我走了。噢，對了，斐森門少校會使發電機徹夜都發動，因此燈會繼續亮着。徹夜都亮着，尼爾，知道嗎？」

「是的，長官。」

他轉向我。「你不是一睡着就很難被叫醒的吧？」

「我想不是。」

「你知道，你沒有必要徹夜不睡。她大部分時間都是睡着的狀態，如果她需要你的時候，尼爾可以把你叫醒。你可以抽空睡一會兒，懂嗎？」

「我知道。」

「好，那麽再見了，布魯克小姐。」

「檢察官——」

他已經走到門口了，手握在門把上。「什麽事？」

「有幾件事情——我認爲應該讓你知道。」

「重要嗎？」

「我——不太確定重不重要。」

「可以使我們立即將凶手逮捕歸案嗎？」

「噢，不能。」

他的眼睛仔細地打量着我。「你知道凶手在那裏，是不是？」

「不是！」我猛然大聲地說道。我自己都感到驚訝，更不用說檢察官了。

他向我看了一會兒。「那麽我敢說，那些事情可以留到明天再說。」

他走出房門。我快步走到門口，將門鎖好。

17

夜逐漸深了。我坐在爐火邊，手裏捧着一本畫冊，想保持警覺，但却抵不過白日裏的過度勞累而直打瞌睡。尼爾坐在蘿比蒂床邊的一張藤椅上，背對着我。她在床上微微扭動了一兩次，不過她的呼吸聲似乎愈來愈正常了，氣色也不再那麽難看，因此，我放下手中的畫册，決定好好睡一會兒。

我輕手輕脚地走向我的床舖。「晚安，尼爾。」

「晚安，布魯克小姐。」他頭沒轉過來。不過從那聲回答中，我突然覺出一種負擔減輕的感覺。彷彿房間裏頭一個靜坐不動的人影使得這房間的安全得到了保證；不過，儘管有一切防範措施，儘管尼爾警官和我一道守護着蘿比蒂，但我內心還是非常緊張。我一邊將夜光鐘上了發條，一邊暗自責罵自己不够沉着冷靜。門窗都上了鎖，誰也不可能擅自闖進來；而尼爾，堅強可靠的警官就坐在房間的另一頭；而且電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要一通電話，檢察官就可以立刻趕到，這樣我還有什麽好擔心的呢？

我把絨被打開，和衣躺下來。我渾身酸痛，疲累不堪，不過，我知道我不會熟睡到聽不見蘿

比蒂的動靜。我心裏頭還有其他的恐懼令我維持在清醒的邊緣……。

事實上眞是如此。我睡着了又醒來，睡着了又醒來——一絲不安穩的感覺令我不斷從睡夢中醒來。有兩次，蘿比蒂動了一下，口裏哼了幾聲，我便一骨碌坐了起來；不過每次她都又靜下來沉沉睡去了。有一次，大約在午夜之後不久，她清醒的時間較長，我便起來將湯溫熱，尼爾協助我餵她喝了六匙清湯，然後她皺着眉頭將頭調開，又躺下來睡了。我記得另外有一次我起來燒開水，將熱水瓶裝滿，另外，我也隱約記得在兩點鐘時，何克特來接替尼爾；有兩次我在睡夢中模模糊糊地聽見檢察官在門外問我們情況如何。還有幾次何克特沖了濃茶，我們一起喝了，然後我又忙着燒開水裝入熱水瓶，然後又上床睡一會兒……。

我做這些份內的事情固然極有效率，不過我知道我在爐火旁走來走去做這些事的時候，是處在一種半清醒半作夢的情況下，因此，現在回想起來，我幾乎分不清何處是眞實情況的結束，何處是惡夢的開始。夜光鐘的滴答聲、水壺燒開後的沸騰聲——這些平淡無奇的聲音滲入我的惡夢中却都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響。壁爐內那閃動的火光照射在天花板上，形成了一明一亮的光與影，也進入了我的夢中。光與影……搖晃的人影和強烈的火光……我夢見凶手在一堆柴火前瘋狂地舞動着，彷彿要表達某種意思……然後是柏拉芬隱約地在我頭頂浮現，山上也有火光。有一個孤零零的攀登者叉開雙腿，站在那險惡的小峽谷上，手中拉着一條登山繩。我看不清那攀登者的臉。不知從何處冒出了一把亮閃閃的刀子，接着我聽到兩個低緩的聲音交錯地向我耳邊傳來：你

曾經是我的妻子……你知道凶手在那裏是不是？……你可碰上棘手的問題了，對不對？……你知道凶手在那裏是不是？……是不是？……。

最後我自己的一聲「不！」把我驚醒了，我不能確定這麽大的聲音是不是眞是由我的口中發出，我豎起耳朶聽着那聲音在房間內迴盪。會不會是何克特發出的聲音，或者是蘿比蒂？我坐起身來，往她床上望去，她在床上微微轉動着身子，口中發出些微的呻吟聲，但是這麽微弱的聲音不足以使我猛然從夢中驚醒。何克特則不在床畔的那張藤椅上。

我轉過頭，發現他站在爐火前，正彷如我夢中那個站在火堆前的幽靈一般。不過壁爐中的火光已經不再發出熊熊的火光照射到天花板上，而是已經快熄了。

我瞥了夜光鐘一眼，時間是四點過一刻。我並沒睡多久，而何克特顯然是根本都沒睡，但是儘管如此，壁爐中的煤炭在給堆得密不通氣的情況下，已經不再發紅，而變得灰暗無力了。

要將煤火重新弄熱，對於一個生手實在是一件難事。斐森門太太對於生煤火十分熟練，尼爾警官也曉得如何維持煤火不滅，但是何克特是個城裏人，沒有使用煤火的經驗，至於我對這個更是一竅不通，我們兩個一定都沒有將煤火添加得十分合宜，因爲現在煤火已經都快熄滅了，這時候何克特警官拿火棒撥了一下煤塊，煤塊便很快地落爲碎片，並逐漸由微紅轉爲暗黑。

我跳下床，穿上拖鞋，輕輕地走到火爐前。

「燃得起來嗎，警官？」

「不行。」

「沒有煤塊了嗎？」

「哦，有的，還有很多。問題是要使它們燃燒却不簡單，你可有什麽辦法沒有，小姐？」

「一點也沒有，不過我們總得試試。」爐床上有一小堆仍然潮濕的泥煤。我在何克特身旁跪了下來，和他一起把煤塊堆架在未熄的火屑上，用力吹着氣，想引燃它們。但是毫無用處；紅色的餘燼逐漸微弱殆盡，而那些泥煤却只是愛理不理地冒了些水氣，依然烏黑而不爲所動。房裏霎時令人感到一絲寒意。

「沒有用，」我說：「火熄了。」

我們有些狼狽地相互看了一眼，然後我咬着唇，站了起來。我必須在蘿比蒂床上的瓶子裏再加入些水讓她飲用，還得把房間弄暖，以抵禦破曉時分的酷寒。

「眞抱歉。」何克特說。

「我也有錯。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法子使那堆濕漉漉的東西點燃的。我們應該向斐森門太太要些木塊來使火繼續燃燒才對。早先我却沒有想到。」

他站起身，輕輕拂去手上的灰塵。「那麽，我去找些木頭來怎樣？」

「這附近應該有一些才對，」我說：「我記得休息室的爐火是用木材燃起來的。也許——」

「我會找到的。你別忘了，我們不時在這地方巡視的。應該是在後面。」

我懷疑地說：「你認爲你該去嗎？」

「你一定要保持這個火繼續燃燒的，不是嗎？」

「是的。是的，我一定要。」

「那麽，我想我最好還是去吧！只要在我回來前，你都不要開門，應該不會出事的。」

「我——我不會的。只是，當你回來時，我怎麽能確定那一定是你呢？」

「我會像這樣子敲門。」他靠過來，把手放在我旁邊的壁爐架上，用手指輕敲，我聽見一種輕微的響聲，有點像蚱蜢的脚不規則地落到一片葉子的聲音：叩——叩叩——叩叩叩——叩……我的耳朵離它只有幾寸遠；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能聽到它。

「好，」我說：「爲了安全之計，千萬別去太久。還有——噢，警官——」

「什麽事呢，小姐？」

「如果在厨房的水已經開了的話，你可以把它提過來；那可以節省時間。」

「好的，小姐。」

「你——你不會出事吧？」

他對我露齒微笑。「現在別爲我擔心。不管那傢伙是誰，我倒願意付出一年薪水的代價在柴房裏會會他。我不會超過五分鐘的，小姐，如果我看到麥肯斯檢察官在這附近巡察的話，我會叫他過來的。」

他走出門去，我隨後關上門並且把門鎖了起來。我聽到他躡足穿過走道。四周一片闃靜。

我的心極不安地劇烈跳動，再一次提起勁來專心工作。我毅然地從門邊轉過身，走向前去看看蘿比蒂。她看起來似乎已經平靜些了，呼吸不再那麽急促，但眼瞼却會偶爾抽動，似乎被燈光所騷擾。我拉開抽屜，拿出了我的綠絲巾，罩在她的床頭燈上，然後走回火爐，設法保持着小火苗，直到何克特回來。

我從汽車雜誌撕下幾頁來扔進火爐，再加上些煤塊的碎屑，總算燃起了小小的火舌；這時，我聽到了輕微的敲門聲。沒想到他竟然這麽快就回來了。

穿過房間的中途，我才想起這聲音一點也不像何克特和我事先約定的那種類似蚱蜢的響聲。

又響起來了，輕輕地叩——叩——叩。

我離門約有三呎遠，緊握着雙拳，壓在大腿上。我的心開始猛烈而恐懼地怦怦作響。我呆若木鷄地站着，雙眼緊盯着門；床頭的夜光鐘秒針移動的滴答聲，清晰地傳到耳邊。

門把被緩緩地扭動了，門也響起了輕微的嘎嘎聲；好像有人試着要推開它似的。

如果我尖叫出聲，人們會醒過來，當場逮住他……那個企圖置蘿比蒂於死地的凶手。

但如果我叫喊了，也許會驚醒酣睡着的蘿比蒂，而這種刺激可能引起的後果却是我不敢想像的。我想我並沒有任何權利冒這個險。

然後我已經站在門邊了。

「誰啊？」我對自己那無異於平常的聲音感到驚訝：「警官，是你嗎？」

當然不是；不過如果他回答是的話……。

「不是。」那含糊的低語顯然絕非何克特的聲音。「我是麥肯斯檢察官。我過來看看她的。小姐，請開門好嗎？」

雖然我接受了他的說法，即刻感到放鬆，但却又使我自己再度感到驚訝；因爲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平靜地說：「請等一下，檢察官。等我先披上件外衣。」

轉身跨三個大步我便站在電話機旁邊，拿起了話筒。身旁那座小鐘的秒針，幾乎使人發狂地向前移動……兩秒、四秒、七秒；當我聽到另一端的聽筒被人拿起時，似乎已經過了漫長可怕的七年時間了；麥肯斯檢察官的聲音低沉而警覺，他銳厲地說道：「我是麥肯斯，什麽事？」

我用一隻手掌圈住話筒，低聲說：「快點來！快！他在門口！」

電話切斷了。我的膝蓋也不聽使喚的癱軟下來，於是我只有緩緩地在床畔坐下，手裏仍緊握着話筒。我回過頭，僵硬地有如木偶的頭顱一般注視着門。

沒有一點聲響，沒有門的嘎嘎振動，門把也沒有被扭轉，光滑的白漆門畏怯而温和地兀立在那兒，寂然無聲。

走廊上傳來一陣鬼祟的脚步聲。一個聲音說：「檢察官？發生什麽事了嗎？」

「何克特——你到什麽鬼地方去了？」

「去拿木柴。眞抱歉，長官，出了什麽差錯嗎？」

許多開門的聲音。我聽到哈特利緊張粗啞的聲音說：「這裏究竟在搞什麽鬼？」然後是他太太驚嚇的低語：「出了什麽——什麽事了嗎？」

「沒事，夫人。請回去歇息吧！」檢察官的聲調轉爲一陣模糊的保證。既然我已確定走廊至少有三四個人的說話聲，我便打開了房門。

柯尼根夫婦退回就位於我正對面的房間內。另外，科杜·森遜少校和赫拔希似乎也受到了騷擾，他們的房間位於正廊，就在我們這個通道的轉角處。當我開門時，何克特正滿面羞慚地站在檢察官面前，他的一側腋下夾着一束木柴，另一隻手抓着仍冒着蒸氣的茶壺；他轉身看到了我，似乎鬆了一口氣地快步走過來。

麥肯斯檢察官也轉身跟在他背後。他的聲音依然低沉，却急促而清晰。

「何克特！別碰那扇門！布魯克小姐，請站離那扇門，拜託。」

「檢察官，」那是科杜·森遜，聲音雖驚訝，却仍具權威；他披着褪色的睡袍，連假牙也沒裝上。「這是怎麽回事？」

「請相信我的話，並沒有發生什麽差錯，你可以向尊夫人保證。還有你，赫先生，我答應一旦需要援手時，一定會向你求助，不過現在——」

「好吧，那我就不管了。」穿着件艷麗絲袍的赫拔希很不情願地走開了。

檢察官迅速地向我走來。「現在，告訴我究竟是怎麽回事吧！」

這句話是警方最慣用的開場白，使我不禁覺得有些荒謬得令人發笑。但我只是顫着聲說：「他——他站在門口。那個凶手。他說——他說——」

檢察官輕輕握住我的胳臂，拉着我走進房裏的床鋪旁。

「你好好坐在這兒，別急着說話。」他很快地掃了蘿比蒂一眼，並且顯然對她的情況極爲滿意。「何克特，把火生起來……慢着，還是讓我來吧；你到我房間去，把我的袋子拿出來，然後好好檢查一下那扇門。」他注視着我又說：「你說他剛剛站在門口；他一定碰過那扇門吧？」

「是的；他想推開門，而且還扭了門把。」

他滿意地低哼了一聲。「門把，何克特。不，別把門關上，在你回來前，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它揩拭乾淨。快去吧！」

那乾枯的木柴很快就燃燒起來，烈焰帶着木柴燃燒的噼啪聲，猛衝上煙囱去。

「我想你過來的時候，一定沒有看到任何人吧？」我開口說。

「沒有。」他很熟練地堆着煤塊。

「他一定聽到我打電話給你了。我很抱歉。」

「不用抱歉，你做得很對。」

「呃，那麽，我很抱歉我叫何克特到樓下去。火熄了都是我的錯，可是我必須再把它燃起來

才行。」

他把茶壺放到現在已經燃燒着的煤塊上，然後站起身來。「這本來倒像是歪打正着的，」他說：「如果我們看到了那個凶手的話。現在，你可以把事情的經過說給我聽了吧！」

於是我便告訴他整個情形，何克特忙着檢查門的外表，蘿比蒂則沐浴在那床頭燈的綠色燈光下，靜靜地躺在她的毯子裏。

他一言不發的聽我說完，眼睛緊盯着我。「嗯，」最後他說：「他不是聽到何克特離開的聲音，就是看到他走過後院。除了一件事外，我們依舊毫無進展。」

「什麽事？」

「這證明了西敏小姐可以使他定罪。他就是第三個爬山的人，沒錯；他把繩索割斷了。」

我不動聲色地問道：「檢察官，你知不知道這個凶手是誰呢？」

「何克特，你弄完了沒有？」

「完了，長官，剛剛檢查完。」

「檢察官，請——」

「何克特，運氣如何？」

何克特站直了身子，一臉遺憾的表情。「不好，長官，全都被擦掉了。」

「什麽？」檢察官大步跨到門口，彎下身檢查着那扇門。他的嘴抿得緊緊的。「他媽的！」

他突然冒出一句，又接着說：「好了，何克特，把門關上，回到你的座位去吧！」

他滿面怒容地走回屋裏。「這下子我又沒有證據了。」他澀澀地說。

「證據？」我說：「那麽你眞的知道凶手是誰了？」

「知道？也許根本談不上。不妨說是有相當把握的猜測吧……不過對一個警察而言，妄加臆測並不是正確的態度，何況我們根本沒有證據——一絲絲也沒有；如果躺在床上的那個小姑娘不趕緊開口說話的話，我眞不敢想像可能會發生什麽事情。就拿今晚來說吧，看看他逮着了怎樣的機會——而且幾幾乎就得逞了；幸好上帝幫助我們，因爲根本沒有人想到他竟敢冒這樣的險。」

「他會一再碰碰運氣的。」我說。

「運氣！」他憤然地提高聲音：「在柏拉芬，他用一把二十尺高的火焰謀殺了海莎．馬斯；光天化日下，面對開闊的卡寬斯峽谷，他殺死了瑪莉安小姐，然後又割斷比高的喉嚨；而在數碼內便有許多個證人——數碼內。現在又是這個！」他看着我，又平靜地說：「我整夜都在巡視着這個地區；二十分鐘前才下樓到我辦公室去一趟的。偏偏就在那個時候，你把火弄熄了，然後他便看到何克特走了出去，留下你單獨一個人在這兒。」

「我——我很抱歉，」我有氣無力地說。

他聽着却笑了。「別這麽說，小姐。我告訴過你那並不是你的錯。對於對抗暴力而言，你雖是個生手，却已有不壞的表現了，眞的不壞……水已經開了。你要我效勞嗎？」

「不，謝謝你，我自己來吧！」我開始在蘿比蒂的瓶子裏注滿了水。

他站在她床邊，緊盯着她的臉龐，似乎想從她那蒼白的前額探出她的秘密似的。他自己的眉頭則緊緊皺着，頭髮蓬亂，下巴滿是未刮的灰色鬍髭。他雙手握拳，塞入口袋裏，肩膀則渾圓堅毅；看起來就像剛被嬰兒哭叫聲吵醒的一個憂慮的中年男人。然後他回轉頭來，平靜而充滿智慧的眼睛說明了遠不是那回事。「你是不是不想再看守下去了？」

「不。」

「那麽你別再讓何克特離開片刻了。」

「我當然不會的！」

「我不會待在我辦公室裏接電話，因爲我有些——事情要處理。不過別擔心，誰知道呢？也許這件事的結束比你所想像的要快得多了。我們會抓到他的，哦，是的，我們會抓到他的。」他的眼神由慈藹轉爲冷酷，令人不寒而慄。

18

他離去後，我再度鎖上門，並栓上了門閂，然後忙着看顧蘿比蒂。整整二十分鐘我才忙完了一切，而睡意却早已消逝無踪。

我推開一邊窗帘，看着窗外。仍然霧氣迷濛。東方天際微微流洩破曉時的灰白，彷彿珍珠那樣朦朧的光輝穿過夜幕而出。室外似乎潮濕而陰冷，我眞高興自己一轉身便可以看到室內熊熊而温暖的火光。

何克特又泡了茶，我倒了一杯走回床去，不禁希望能看些比較有趣的書籍作消遣。在這個黎明時刻，一想到「拿孟露的新娘」便興致索然，而我爲了點火，已經把那本汽車雜誌撕掉一大半了。我想起了還有那本「金樹枝」──在荒僻的蘇格蘭飯店竟會看到這本書，實在是件怪事。這書名倒是蠻吸引人的，但我隱約覺得它的內容必定和「拿孟露的新娘」一樣，有其特有的沉悶之處。這裏面描述着某種原始宗敎之類的東西……絕不適合在床邊閱讀；我想着，毫無興致地拿起書來；即使是在斯蓋島最潮濕的日子裏，這也不是那種適合讓人打發時間的書籍。當然了，無魚可釣的星期日或可算是唯一的例外。

不過，似乎先前有還沒人把這本書看完；在書頁中夾着個舊信封做爲看到該頁的記號。一拿起書，它便自然而然從這一頁攤開。

我不禁有些好奇地注視着那一頁。

「夏夜之火」，我讀着。在蘇格蘭中央高地的大篝火，常被稱爲「夏夜之火」，於五月一日時，以盛大儀式點燃後，繼而有人獻祭……。

我坐直身子，不可置信地盯着那一頁，思潮起伏。這些句子似乎衝破了這一屋子的寂靜。我抬頭望望何克特那寬濶的背部，不敢相信他對這衝擊竟然毫無所覺。我的眼光又跳回那些冷澀而精確的字眼；看起來它們倒像是閃閃發亮，一字一句都競相映入我的眼簾……「他們的獻祭必在空曠之處，通常是在山頂上……有一堆木頭或是其它燃料……在斯蓋島、梅拿島及廸殊島上……他們使用一種長在老樺樹上的木耳，這種木耳極易燃燒……」

這些描述迅速攪動了我的記憶：樺樹叢、銀粉和夏天的金色飾帶，以及散落在那些樹木之間潮濕地面上的幾片殘破蘑菇。還有那幾片棕色的木耳，從一些光滑的樹幹上長出來，好像手掌一樣，極易燃燒……。

我繼續讀着，隨着那一段段冷酷的文字，內心閃過一幕接着一幕的畫面，在海布里地羣島、在威爾斯、在愛爾蘭──在奇特的塞爾特族每個角落都點燃着這種火焰，並且舉行怪異的儀式，那是自古流傳、猙獰而血腥的儀式。五月之火、仲夏之火、萬聖節之火──多少年來，它們淨化

了土地，保護牧羣免於疫病，且燒死了女巫。

燒死了女巫。另一個令人噁心的記憶又浮現了；一個被割斷喉嚨的年輕女孩躺在火屑上：赫拔希的聲音談論着巫術、民間傳說及那些向海莎．馬斯請敎古老迷信的作家。

我發現我的手心不停地冒汗，而那些印刷的字句則在我的眼前浮動。這眞是太荒謬。荒謬！現在不可能還會有個十八歲的年輕女子被當成女巫來獻祭的——就算她是活在這世界上一個孤獨的角落裏。那必定是無稽之談。然而，她又爲什麼會以那種宗敎儀式的型態被殺身亡呢？絕不可能是爲了保護稼穡。即使是在山區生長的占士．法蘭，也已經不再相信了——。

我扼止自己的思潮，繼續讀了下去。書上記載着那獻祭之火是在何時，又如何燃起的；它不可以用平常的火引燃，而必須是新火——「需要之火」，那不死的野火是從乾橡樹的軀幹鑽木而出，再用野生的木耳使它茁壯。那些鑽木取得不死野火的人，「必須把他們的口袋逐一地由裏翻出，檢查他們身上有沒有携帶任何金錢或金屬」。在某些地區，引燃野火的人，不但要年輕，而且必須是貞潔的……。

最後那些字句似乎都狂野而模糊地舞動起來，逐漸飄遠。我用雙手掩住了臉極力思索，那是有些痛楚的想法——年輕，無知而貞潔的海莎．馬斯，以自已心愛的飾物獻給凶手，作爲祭祀之用。我痛苦的推測，她一定認爲這整件事雖然瘋狂，却非常有趣；它「不同凡響」，是那種可以使一個來自倫敦、聰明好學的紳士樂於探究的浪漫式的瘋狂。

當我試著找出這幾樁凶殺案和原始儀式的相同架構時，我的思緒從那來自倫敦且同樣聰明的紳士身上移開。不過，我百般思索，却仍無法找出任何關聯。那古老儀式的地方究竟在那裏呢？比高的被殺，可是這儀式的再生？還是瑪莉安那被切斷的繩索，那來自牛津和劍橋的學生，或瑪茜亞的洋娃娃才是呢？

由這本書看來，唯一可以把這許多種不同的罪行連結起來的，必定是一種極其破碎的瘋狂邏輯。這本書無疑便是證據。它那平靜的陳述，與柏拉芬山上瘋狂的儀式型態的謀殺互相吻合。而且，這本書在這裏——就在這個飯店裏，絕不可能只是巧合。極可能它就是凶手所有：他對此書的研讀，使他充分了解這種儀式和習俗——一個心神不定的人——當他的心智最後狂亂時，便沉溺於對這種儀式的瘋狂仿效，就像謀殺了海莎所顯示的那樣。或者也可能是——

我發現自己那潮濕的手中仍緊握着夾在書頁裏那個發皺的舊信封。我抽出那個信封時，手指微微顫抖。

我坐在那兒，盯着它好長一段時間。

信封上是我父親的筆跡。雖然沒有貼郵票，但他那清晰優美的字跡，却寫着收件人和地址：

斯蓋島卡覓斯飯店

尼古拉斯．杜里先生收

19

一大早，帶着霧氣的陽光普照大地，護士也在早上抵達，她是個年輕、大塊頭的女人，看起來一副和藹能幹的樣子，我們鬆了一口氣，把蘿比蒂交給她，就下去吃早飯了。

當我走進餐廳，所有人都回過頭來，科杜・森遜太太忙問我：「那個女孩——怎麼樣了？」

我微笑地說：「到現在爲止，都沒事了。謝謝你！護士在陪她，她說她會慢慢好起來。」

「我眞高興——本來我很擔心昨晚那陣騷亂——」

「沒關係，」我說：「我只是設法讓火不熄，而檢察官聽到何克特警官下樓梯幫我拿木頭，所以發生了點小誤會。」

我坐下吃早飯，其他人沒有跟我談話，我暗自慶幸。而且，儘量避免接觸別人的眼光。就在我倒第二杯咖啡的時候，伊芙瞪着眼，站在我旁邊。

「小姐，若你方便的話，檢察官說——等你準備好的時候，他說，不太麻煩的話——」

她的嗓門提高，頗有震撼人的力量。餐廳裏頓時安靜下來，寂寂無聲，於是我故意大聲回答：「我馬上去看檢察官，謝謝你，伊芙。」

我拾起原來包在「汽車雜誌」裏面的「金樹枝」，另一隻手拿起咖啡，然後走出去。餐廳仍是一片怪異的寂靜。我的臉脹紅了。昨晚的隔離似乎仍然在孤立我，走出房間，還聽到尼克拉斯輕聲地在冷嘲熱諷着，從背後那些目送的眼光中，我似乎也能感到怨恨和恐懼。當我到了檢察官暫時休息的房間時，仍然滿臉通紅。

他愉快地招呼我，目光銳利地看着我的臉頰，我忍不住尖刻地說：「麥肯斯先生，你不該不把我列爲嫌疑犯，這樣我也許還自在點。」

他不慌不忙地說：「是嗎？他們不高興了？」

「他們當然不高興！我覺得——被排擠了……而且，最可笑的，我還覺得有點罪惡感。我眞希望這一切已經結束。」

「我和你站在一起，」他伸出手來。「是給我的嗎？」

我把「金樹枝」遞給他，而且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覺得這樣做是把自己委身於一件事，或說踏上一條不能退轉的路。我坐下，「我已經那把個地方標出來了。」我說。

我低下頭，無意識地把咖啡攪來攪去，專心注意那棕色的漩渦在藍色的杯子裏碰來碰去，我聽到檢察官發出一個奇怪的聲音，然後他嚴厲地說：「你在那裏發現的？」

我告訴他。

「你在那裏看到這個標出來的部分？」

「昨晚。」我把那件事也告訴他了，但是沒有提到皺信封，那信封還在我口袋裏。到現在爲止，我還不能完全放心地踏出我的第一步，還沒到時候。

「是你把這幾行標出來的？」

「是的。」

「你知道這是誰的書嗎？」

信封在我的口袋裏躍躍欲出。「不知道。」

一陣沉默，我抬起頭，看見他的眼睛正望着我。他說：「我相信你還有其他的話要告訴我。在你發現這本書之前，你是這樣跟我說的。這樣吧，布魯克小姐，」——今天早上，他變得非常正經——「你認爲我應該知道什麼事？」

「第一件事，」我說，「是關於那條讓瑪莉安摔死的斷繩子。」

「哦？」

我開始告訴他，第一天到這家飯店的晚上，我下樓找手提袋，看到占士・法蘭和艾力斯特站在飯店門口的情形。

「而且柯尼根先生還向他們探聽消息，」我慢慢地說：「艾力斯特就說他已經同來了——可是，昨天，他太太說他到午夜三點才進門，而我和艾力斯特講話時才兩點半。」

檢察官拿枝筆不停地記着，等我講完後，他抬起頭。「你告訴我的意思，就是說，在爬山以

前，這三個人都可能有機會把那個女孩的登山繩弄斷。」

「是的。」我難過地說。

「那麼道格拉說的第三個爬山的人又在什麼地方進來的？」

「他很可能是無辜的，」我說：「而且被嚇到了！當他看到他們掉——」

「唉，小姐，」檢察官澀澀地說，又意味深長地看着我。「你還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嗎？」

於是，我把瑪茜亞的娃娃的事說出來，每講一個字，就覺得自己愈來愈像尼古拉斯口中的卑鄙小人。講完後，我坐同來，隔着桌子，悶悶不樂地望着他。「或許你已經知道了？」

他點點頭。「斐森門太太告訴我了，你不必放在心上，因爲這件事已經不再是個秘密了。而且，此事和這件凶殺案也沒有什麼關聯。我想，我可以告訴你，這只是柯尼根太太和美玲小姐之間的一點小爭執。」

「哦，你是說愛瑪做的？」

「是的，今天早上她告訴我了。她也是爲了——呃，她自己的一些理由才這樣做，目的是要把美玲小姐嚇走，離開飯店。」

「我——知道了。」我記起愛瑪注視瑪茜亞的車子超過峽谷駛遠時的那種表情。「好吧，事情就是這樣。」

他的嘴角稍稍緩和了一點。「的確如此，」然後，他低頭看着自己的筆記。「嗯，我非常感

謝你告訴我這些事。你這樣做很對。還有其他的事嗎？」

「沒有了。」我說，可是我防範得不够好，他的眼睛很快地在我臉上掃過。那雙眼睛似乎更有興趣了。

他直截了當地說：「你在騙我，對不對？你還有什麽事沒講？」

「沒有。」可是我叫得太大聲了。

他嚴肅地盯着我，看了好久。然後，他小心翼翼地把筆放在本子上，然後手掌放下，按在桌面上。「小姐，」——他的語調不再那樣公事化，變得仁慈而親切——「我想你昨天晚上對我撒了一個謊，是不是？」

「我？說謊？什麽——」

「你說你猜不到誰是凶手。」

我咬緊下唇，僵直地坐下，我的眼睛看着地板。

他說：「難道你眞的認爲像瑪莉安這麽有爬山經驗的人，在把繩子放上去以前，不會先檢查繩子有沒有損壞？難道你眞的以爲那天晚上在飯店門廊時，繩子已經被切斷了？」

「我——也許就是這樣。」

「也許。可是，你這樣想嗎？」

「不——不是。」

他沒有講話，最後才說：「讓我告訴你，我們對於這件凶殺案的看法，」他說，「當然，你也曉得，藟比蒂根本沒有爬到撒達杜耳？」我注視他時，他又加了一句：「她身上並沒有綁著繩子，對不對？」

我慢慢地說：「沒有，她身上沒有繩子。當然……如果她站在中間，凶手就不可能在她和瑪莉安之間割斷那條繩子。你知道嗎？我從沒想到這一點？我眞笨！」

「幸好你沒想到，否則你就會在撒達杜耳到處找她了。」

「然後又發生什麽事了？」

「我們推測，他和瑪莉安一起往上爬，藟比蒂在一旁看着。當他把布萊菲特小姐弄到一個斜坡，而背面的人看不到的地方——那兒有一個懸崖——」

「我知道，我也注意到那個懸崖，然後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把繩子割斷。」

他點點頭。「他把她拉下來，然後割斷繩子，藟比蒂只會看到她不小心摔下去，然後就聽到他大叫說，他馬上回來。他爬到峽谷上面，很快就可以回去，而她就站在峽谷邊緣恐懼地等待，等他一回來，就輪到她了，他可以一脚把她踢下去。」

我楞在那兒，說不出一句話來，也無法思考。我把眼睛閉上，不住地顫抖。

「小姐，」他很温柔地說，「如果一個男人是個凶手，一個像這樣子的凶手，既瘋狂又——嗯，既瘋狂又邪惡的話，是不必爲他庇護的。」

我聲音哽咽地說：「可是，對人忠實——」

「先聽我說，他是一個神智不清的人，你應該對我們這些頭腦清楚的正常人忠實，大家都希望把他關起來，這樣子就安全了。」

「哦，那你爲什麽不逮捕他？如果你這樣確定的話。」

「我告訴你，我沒有證據，就不可能採取行動。我正在等倫敦來的消息。或者蘿比蒂清醒的話——」

「如果你這樣肯定我掩護凶手，爲什麽要把我和她留下來？」我叫着。

「因爲我對判斷人有很獨到的眼光，所以，我知道，一旦到了緊要關頭，你就會站到正義的一邊。」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本能會這樣做，」我尖刻地說：「如果你昨天晚上在客廳的話，一定會聽過我講了一大篇我的原則，不過——」我站起身。「有沒有人告訴過你，女人比較重感情，不重原則，而我是個女人，麥肯斯先生。」

他站起來，他的眼睛和我平視。「海莎．馬斯也是這樣。」

我目光灼灼地瞪着他。「麥肯斯檢察官！我不懂爲什麽你要在『正義』這件事上敎訓我。即使我猜到誰是凶手，那也只是猜測！爲什麽你把我想得這麽能幹，還可以幫你去捉他？我已經把事情全都跟你說了——」

「你沒有！」雖然他的語調很溫和，但却使我霎時停止呼吸。「我還是不相信你。」他冷冷地打量我。「而且如果這件事——不管實情如何——你存心隱瞞，就讓我有了證據，足以證實我的想法，不然，我必須警告你——」

「證據？我根本沒有什麽證據？我發誓我沒有！如果我有——哦，上帝，我需要想想。」我顫抖地說着，幾乎是跑着奪門而出。

大屋裏也許還有其他的人；我根本沒看一眼。盲目地穿過人羣，當我推開大門時，道格拉迎面而來。他嚴肅地點點頭。

「小姐，早安。今早天氣眞好，只有港灣附近有一點霧，你現在就要出去嗎？」

「出去？」我面無表情地看着他。

「我說過今天要帶你去釣魚。布魯克小姐，你忘記啦？」

「釣魚？哦——」我開始歇斯底里地大笑，但是很快又止住，「我很抱歉；可是發生了這麽多事情——去釣魚，似乎有點奇怪。」

「的確有一點。可是，你也不能光待在那兒等事情發生。小姐，你最好還是到外面去，呼吸新鮮空氣，釣釣魚、散散心。我想那樣比較好。」

「對，我想你也……好吧，馬斯先生，我會去的。等我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以後，當我站在石南花叢邊，看着卡覓斯河從魁塞克湖中流下時，我才曉得道格

拉是對的。

早晨的霧氣原先覆蓋住峽谷，現在正逐漸上升，往回滾，使得柏拉芬和蘇爾・蘭史域低低的斜坡，籠罩在一片氤氳中。在我的旁邊，安特梭被朧朦的薄霧覆蓋着，顯得模糊不清。山脚下，湖水靜靜地向北延伸，那蒼白的亮光在朦朧中閃閃發亮着，從晨霧中逐漸浮現出來。湖上煙霧瀰漫，白茫茫一片。馬斯可消失了，科威林也隱退在這層薄霧後，不過，我們頭頂上的晴空很快就變得清澈而蔚藍，太陽溫暖地照在四周。河流像一道巨大的銀帶從湖中傾瀉而出，流到峽谷時，慢慢變窄，在圓石間奔竄、閃爍着，激起碎碎浪花。另有一道河流繞過圓石，潺潺流下，整個世界就像是跳躍的魚背，閃閃發光。水池邊，圈圈清水中，波光粼粼，激起層層的水花，好像是啤酒上的泡沫。空氣中石南、流水的味道和刺激我的桃金鑲味混在一起，強烈而新鮮。

道格拉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他教我如何把釣魚竿結在一起，如何把捲絲軸固定，如何把餌綁上，然後，他又非常耐心地教我怎樣拋釣線，我們沒有講什麼話，就是講，也只是講一兩句釣魚方面的話。沒多久，我就很驚奇地發現，釣魚雖然是很困難的藝術，可是却具有很大的魅力。釣魚時，過去和現在好像都不存在了，所有的經驗、痛苦都集中在這道波光粼粼的水流和那拋出去的釣餌上。這幅亙古的畫面和水流永恒的聲音，似乎形成一股巨大的催眠力量，在這種力量下，飯店的客人和那些煩人的問題似乎都隨之消散，不再那麼重要了。

而且，即使我的問題沒有消除，基於感情的理由，我也不想面對它，至少，它在我心中的壓

迫性減少了一點。

道格拉自己的釣魚竿也拿出來了，但是他沒有用。他坐在河邊抽煙，不時看着我，偶爾還站起來，示範一下釣魚的動作。當然，我什麼也沒釣到；甚至也沒注意魚是否在吃餌。但是這份寧靜和亙古的感覺是這樣震撼人，一直到道格拉弄三明治給我當午餐時，我才恢復了思考，輕鬆自在地說話。

最後，我們只是靜靜地吃。河水潺潺地從脚下流過，水鳥飛起又落到河心中央。一條魚從水中躍起，銀色的魚背一閃而逝，形成美麗的弧度。

「那就是我釣魚的地方，」我說：「我一定是一直把餌拋給它，可是却沒有把它釣起來。」

「你還是可以做到；我知道生手也常釣到大魚。」道格拉說。這實在算不上鼓勵，不過，出自一個蘇格蘭人的口中，也可以算是一種讚美吧！他抬頭看看天。「說實話，這種天對釣魚來說實在是太亮了。如果霧氣降下來，遮掉一些光彩，也許會好些！」

「可是讓陽光消散，好像有些可惜。」

「當你在釣魚的時候，你就不會注意那些了。」

我們默默地吃完午飯，道格拉拿出煙斗，我也在口袋裏摸索着香煙。我用手指關上微傾的香煙盒時，碰到一個怪怪的金屬東西。

當我想起是什麼東西時，我叫了出來。道格拉從煙霧中，朝我這個方向看來。

「我想，我應該把這個東西給檢察官。」我說，把手從口袋中抽出，拿着一個水晶別針。「這是蘿比蒂的，而且——」

「你從那邊拿來的？」那個蘇格蘭壯漢的聲音很刺耳。他的煙斗掉在石南叢中，他的手伸出來，一把搶走我手掌裏的別針，在顫抖的手中把玩着。

「呃——在山上，昨天，」我不太確定地說：「在撒達杜耳附近的小山上。我——我想西敏小姐可能掉在那邊了。」

「那是海莎的！」道格拉的聲音也不太穩定了。

「海莎的？」我有些困惑了，極力回想是在那裏撿到……是了，可能在她出事的岩架下面，那個滿是石頭的小山上。是被人踢下去，或掉下那個角落的？……我回頭看着柏拉芬，却發現團團濃霧正滾下斜坡，像股冒煙的熔岩籠罩在我們後面。柏拉芬已經看不見了，一道巨大的霧牆慢慢地越過峽谷，延伸過來，湮沒了午後的陽光。

「這是她生日時，我送給她的。」道格拉說，他的聲音變得異常大聲、尖銳。「那天晚上，她出去時，就戴了這個別針……」他注視了一會兒，然後猛地還給我。「小姐，你最好拿着。給檢察官看，同時告訴他你在那裏發現的。誰知道有沒有幫助，不過——」他住口不語，彎着頭尋找他的煙斗。然後，他點上香煙，火光下，他的臉孔又顯得很平靜了。他四下望着，凝視着靜靜逼近的濃霧。

「現在就很適合釣魚了。」他說，然後陷入沉默中。

太陽不見了，原先的寧靜、平和也不見了。那個別針的出現，很明顯地把原來散佈在這峽谷四周的陰霾與恐怖又帶回來了。我心中的憂慮與害怕又像逼近的灰霧般，再次湧上心頭。河谷的另一側現在已經看不見了。我和道格拉好像站在一片灰霧中間，在水聲潺潺的河流和湖水包圍之下，孤立無援。湖面上平靜、陰暗的亮光逐漸微弱，漸漸地，就隱入灰色的霧靄中，消失無形。

我渾身打顫，「馬斯先生，你不覺得該回去了嗎？我想，我應該馬上把別針拿給檢察官。」

他站起來。「小姐，隨你的便，那我就去把釣竿拿回來囉？」

我猶豫了一下。也許這個濃霧掩蓋的峽谷，只是有點陰森罷了。但是，突然地，我有種強烈的衝動想要離開這兒，但我知道我再也逃避不了這件事了；我現在必須面對問題，迎接任何將要降臨的不快和困厄。

「我想我們還是回去吧！」我最後說：「我知道我應該回去見檢察官了，再拖下去不太好。而且我——我不喜歡霧。」

「就是在這樣的霧中，我們也無法沿着河邊摸出回去的路。你不必再為這場濃霧擔心了。你在這兒等一下，等我把釣竿拿回來，再一起回去。」

他朝下游走去，走了十碼左右，就被濃霧吞噬，不見踪影。我把香煙在冰冷的石上捺熄，看着他消逝在灰霧中。濃密的灰霧越逼越近，在石南叢、岩石和溪水上，往四方擴散。

水鳥最先把我驚醒。牠從霧下面衝出來，飛向上游，嘎嘎嘎的叫聲，使我的汗毛直立，神經緊張起來。

然後，從白茫茫的霧牆中，突然傳出一聲尖銳的叫喊。一聲咒罵、打擊聲、喘息的聲音，然後是使人作嘔的打擊聲。接着是道格拉刺耳的喊叫。

「小姐！快逃！」

然後，是呼吸被堵住，氣喘吁吁的聲音；又是一聲撞擊，然後平靜下來。

我當然尖叫出來。叫聲像一把明亮的尖刀，驟然砍在濃霧上。但是，灰色的漩渦不斷下降；然後灰霧把我層層包圍，當我向道格拉聲音發出的方向撲去時，濃霧又緊緊攫住我。

我並不勇敢。一股讓人噁心的恐怖感深透脊樑，使我覺得異常害怕和驚恐。可是，我想任何一個正常人，聽到他的朋友在附近受人攻擊時，都不會立刻就跑走。

所以，我急急往前跳。霧氣越來越重，整個荒野白茫茫一片，簡直伸手不見五指，我走不到五碼，就搖搖晃晃地跌倒在地上了，連河岸邊也看不見。每次匆促地踏出一步，總會脚踝扭到，或是一脚跨進滿是石頭的水渦中。我伸出雙手，盲目地摸索，好像這樣子就可以把白霧蒼茫的毛毯揭開似的。我又往前進了四碼，什麽都沒踩到，左碰右撞地碰到一個堤岸，剛好跪在茂密的石南中。

就在這時，我才注意到四周簡直是死寂一片。掙扎的聲音已經停止了，甚至岸邊的流水，也寂靜無聲地往前流。我蹲在地上往前爬，渾身不住顫抖着。抓緊潮濕的石南樹根，張大眼睛，瞪着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我發現我把頭轉來轉去，盲目地前進着，好像一個新生嬰兒在嗅四周的空

氣。濃霧越逼越近，我陷在其中，看不見方向，也摸不到目標；分不清河流往那兒彎，也不知道打鬥聲是從那個方向傳來，或者說——現在那個凶手可能在那一帶。

過了好一會兒，我聽到他的呼吸聲了。

還有一個聲音比較輕；另一個人的。水滴濺到石南上；僵硬的菅茅沙沙作響，又停了。然後一切靜止。

他就在我前面，右方。我肯定他在那一帶，可是離這兒多遠？

現在呼吸聲很明顯地是在我後面。我轉動着頭，頸子却像繩子一樣，乾乾的，緊緊的。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眼睛緊張地瞪着，嘴巴在驚慌中張大着。我的手死命地抓着石南莖不放，直到骨頭發出噼啪的聲音。

現在，呼吸聲停住了。某處，河流靜悄悄地沿着岸邊無聲無息地前進着。在我後面？前面？或是右邊？我發現我不能再信任我的感覺了，就在這樣著急之時，心頭又覺一陣驚恐。

突然間，霧中充滿了嘈雜聲：石南叢中沙沙的聲音，是凶手的呼吸聲；讓我驚恐的心爲之下沉的，是他的脚步聲；我動脈中的血液和着河流的律動漩轉、滾動着，在暈眩的霧色中，扭曲絞動着，每根汗毛都豎起來……。

我的舌頭鹹鹹的；是血。咬破的雙唇在悸動着，很痛，但是痛苦使恐懼稍微平息。我直直地躺在茂密的石南中，閉上眼睛，傾聽着。

他就在那裏：這次不是幻覺。他靠得很近，朝我這兒過來，但在另一邊，我和河流也靠得很近。現在，我可以聽到水聲了，非常清楚，就在右邊幾碼處。我趴得低低地，像隻動物似地匍匐過去，現在我對這層使人迷惑的濃霧很有好感了，濃霧對我比對那個凶手有利，在霧氣的屏障之下，只要我靜靜地不動，就可以趁他走過我身邊時跑出去，然後……。

現在，他的位置和我平行了，就在我和河之間。他的呼吸淺淺的、急促的，而且很興奮。他停下來了。

然後，更遠的地方，沿着河邊下去，我聽到另外一些聲音。脚步聲，沉重、遲疑的脚步踏在石南上，磨擦在巖石上。道格拉濁重的聲音響起：「小姐！小姐，你在那裏？」

一陣感激之情哽咽在喉嚨裏，但是我勉強咽下去，狂亂地考慮着，下一步該怎麽辦。如果我回答了！我相信附近幾碼內的凶手會聽到，因爲我聽到他刺耳的呼吸；感覺到他的肌肉在抽動，好像他也知道他沒有把道格拉除掉。如果我呼叫道格拉，這二十呎內還有什麽東西能使我逃過凶手銳利的刀刃，這把刀幾秒鐘內就可以把我解決了，當道格拉聽到我的叫聲趕過來時，就會被他一併解決掉……。

但是，我必須要叫出來……不是求救，而是警告。我必須叫出來，告訴道格拉，凶手就在這兒，我的旁邊。不管怎樣，我都必須喊出來，然後趕快跑，跑進霧中，就可以遠離刀的威脅和凶手殘酷的魔掌。

這時道格拉走過來了。他像隻莽撞、沉重、憤怒的公牛般，一步步走向我們，我跪在地上，嘴巴張大，叫了一聲，突然，凶手轉過身，像隻雄鹿似的跑到河邊，我聽到他跳上跳下的聲音，活像隻鹿似地穿過長長的石南叢中。道格拉也聽到他了，他發出一聲咒罵，向那個逃走的人撲過去。濃霧中，模模糊糊地，我看不太清楚；依稀看到他舉起的拳上，刀鋒閃了一下；他的臉上，氣得一片死白，有些認不出來了。他看起來好像是從古代神話裏跳出來的復仇巨人。

他從我前面跑出去時，我張口喘氣，想要叫出來，但是他根本沒有注意我。他從我身邊擦身而過，好像我根本不在那裏，他緊追凶手，跑進重重濃霧中。我在驚慌中叫出來：「道格拉！」他未加理會，消失在上游的霧中。他很可能瞥見或聽到他的獵物了，因爲我的叫聲愈傳愈遠，變成一聲淒厲的狂喊，回聲在陰暗的石南叢中回響，一羣水鳥中嚇得尖叫飛起，嘎嘎的叫聲像女巫在叫：

「凶手！啊！凶手！你這殺人不眨眼的雜種！哎！」

一隻鳥突然飛到我的頭頂上，盤旋着，尖叫着，濃霧在牠的翼下，層層地往前蔓延，像是鐮刀下的灰色草地一波波前進。

水鳥消失了，霧氣隨着牠的軌跡往前飄散，人們追逐的聲音又被那種窒息的寧靜遮蓋住。

我轉過身，盲目地往着相反的方向跑過去。

我不知道還要在石南叢中這樣跌跌撞撞、心驚肉跳地跑多久。跑到最後時，我終於完全屈服在這種沒有感覺、沒有顧慮、純然感傷的驚慌中。我再也不怕這個凶手了：理智已經在我心中留得夠久，我已知道凶手不再注意我了。在霧中攻擊一個毫無防備的男人是一件事；而面對一個健壯的道格拉，在他土地上瘋狂地奮戰到底，又是一樁事。不，凶手一定會很技巧地躲過道格拉，然後再轉回來對付我——等會兒，他就會發現我。

可是，理智也壓不住我的驚恐。現在，我的腦子糾纏在一起，什麽也想不出來，已失去了控制。我開始拔腿就跑，躍過山脊，溜下坡地，鹹鹹的淚水含着霧氣，沿着面頰流下來，輕晃着滴在嘴唇，舌尖上。霧，白茫茫的一片像堵空白的牆。我伸出雙手，像個瞎子似地摸索着；當我狂亂地伸出手撥開那層無形的牆時，臉和手掌的皮膚因緊張而皺縮着，我一邊跑，一邊神經質地喋喋不休着：「不——哦！不——哦！不——」

突然，我猛地站住，像被別人摔了一記耳光似地驚恐不已，因爲我發現脚下的地在不停地顫動。

我頭暈目眩地盯着那一簇苔蘚看。試驗性地踏出另一步，地在抖動，我連忙又退了回來，覺得苔蘚的表面好像是平底船的船板似的抖個不停。

我靜靜地站着。

脚下還有一個細微可怕的聲音，好像這塊地正吸進沸沸不止的氣息。

我這樣莽撞，失去理智地亂跑，已經使我吃盡了苦頭。我現在已經跑到格蘭特所說的沼澤之中，究竟這片地有多遠，我發現我根本沒有一點概念。而且，就在我驚異的發現這件事情時，我也無法正確地說，到底我是從那個方向跑過來的。

恐懼又擺動起那蝙蝠般的翅膀撲向我，但是，我猛地摔摔頭，好像這樣子就可以把一切懼怕都擺脫掉。我直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傾聽流水的聲音，努力想忘却土地那不祥的震動。

可是，當然沒什麽用。我的耳朵愈緊豎，就愈會聽到那令人害怕的聲音在四周的霧中旋轉、回響着。我還聽到潺潺的流水聲低低地嗚咽着，而縈繞在霧氣四周的，是那沼澤上隱約不見的生命——水聲、漩渦、千百萬個水泡汩汩作響和我那焦慮不安的呼吸聲。

我的脚沉下去了，我忙使出全副的力量，用盡最後一點力氣，大踏步地朝石南草叢走了好幾碼。踩在堅硬、強靱的樹根上，踏實的感覺使我拉緊的神經稍稍穩定下來，但是，我的身體現在仍不住地抖動，牙齒吱咯作響。我孤零零地站在石南叢中，絕望地沿着土地，四面八方看過去，每個方向都是深達數呎的綠色沼澤，在狡詐的霧中變換、浮動着。

可是我知道，我必須移動身子，設法離開這一小撮安全地帶，往某個方向走去——任何方向都可以。我試著告訴自己說，這片沼澤並不是眞的很危險，可是沒有用，理智還是幫不上忙。如果我可以看見四五步內的東西，情況就不會這麽糟了。可是，我必須在這片滑動、可怕的沼澤上盲目地移動，縱然前面危機四伏，還是要不斷向前，而且還可能踩進一個更糟的地方……。

我緊握着雙手，死命地抓着，慢慢轉向河流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往前移。

每走一步，我都要使出全身的力量，控制自己的步伐，小心翼翼地移動，因此，我幾乎無暇去想別的事，我只想逃。上帝，我多麽希望趕快逃離這個地方！不過，我儘量慢慢地走，測度每個脚步。當我放心地踏上一塊青綠土地，膝蓋碰到黑色的泥土時，又要小心翼翼地從這個沼澤跨到另一個，我已經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所以，當一根枯瘦如柴火似的東西在霧中浮現時，我整個身體猛地一縮，害怕得像個木偶一樣，手足無措。幸好那只是一棵樺樹，死白的顏色，光禿的枝幹，在沼澤上逐漸變乾、腐朽；不過，在霧中看來，枝幹很硬。旁邊夾着蘆葦——很高、很暗，很有安全感。

我鬆了一口氣，又有點希望了。在霧中的樺樹，虛虛浮浮的樣子，好像似曾相識。那一天晚上，和格蘭特一起散步，看到一棵枯掉的樺樹，一定就是這棵了。那天，樺樹在我們的左側幾碼遠，在河和我們之間。我只要記得那是在路上的那一帶就可以了。這樣，我就可以及時到達安全的土地。

我忐忑不安地向前走，希望能看出它和我前晚注意到的形狀一樣。也許這是完全不同的樹，可是在這種慌亂、可怕的霧中，我也只有急病亂投醫，隨便抓個目標當作方向了。

這棵樹的位置大約是南北向。我非常確信。那麽，我一定還是在河邊了？不管怎樣，過去就是安全地帶了，大概還有三十碼。如果我到達那兒，我就可以找到一條羊腸小徑，再走下去，就是峽谷了，可以聽到海風的聲音。或者我可以找到涓涓的溪水，從那兒，就可以安全走到河邊和飯店了。

背後一個黑色的影子從霧中浮出，淡淡地，嗡嗡地一聲轉身就不見了，是一隻鵝，我咒罵一聲，驚恐的心情又再度平息下來。然後，我小心地踏出去，踏過樺樹，朝着我想像中的方向走過去，再一次瞪大眼睛在霧中摸索着。

就在那時，我才完全意識到，有件事正在拉扯着我的注意力。地在動，我站得很直，但是，地還是在動。

我太專注於自己新面臨的恐懼中，幾乎已經忘記，在這個盲目的世界中，有個凶手正站在某處，拿着刀追踪我……。

我躲到枯乾的樺樹後，把臉藏起來。可是我下面的土地仍在顫動、漂動着。我僵直地呆在那兒，這次甚至不是驚怕，而是僵凍、麻木和冰冷。我懷疑，就是刀子從霧中伸出，我是否還能够動得了？

「珍妮達……」這是一聲輕輕的低語，也許是沼澤上的微風，也許是沼澤上成千上萬的水泡泡在交換沼氣。

「珍妮達……」現在，聲音更近了。「珍妮達……」我的名字就在霧中震動着。像許多片落葉般慢慢旋轉、飄下，落在震動的土地上。

他移動得很慢；我可以感覺到，他的步伐小心翼翼地震動着。他的手一定伸向前，摸索着找尋我。他的低語劃破寂靜，正在逐步地逼近。

當然，我認出這個聲音了。是的，所有的疑團已經一掃而空，我現在知道他是誰了。我現在知道，我不希望承認的猜想，已經被證實了。也知道爲什麽檢察官那樣可憐我，爲什麽艾力斯特在四天前，拋給我那樣同情的表情。

「珍妮達……」叫聲又再度響起，這個名字——沒有其他的人叫過……在奴納•比高葬身之地旁，我也聽到有人叫過這個名字……他的聲音在霧中浮動着，現在，比較微弱了，看來他好像把頭轉到另一邊了。「珍妮達，你在那裏？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底在那兒？」

當然，格蘭特也這樣猜過。我把身子更往濕地移動一步，爲什麽他這樣確定，在所有的卡覓斯飯店中，只有我沒有受到傷害。

「你在那裏嗎？珍妮達？不要怕……」

我想，我不是害怕，現在，我很確定是尼古拉斯了，而我和格蘭特一樣，不相信尼古拉斯會

因爲過去的事，而不傷害我。這陣可怕的低語使我對生命充滿了疑慮，但也使我了解事實眞相。我什麼也不在乎，什麼事也不管了。

「珍妮達……珍妮達……珍妮達……」片斷的音節從霧中傳來，陣陣回響。我把臉頰貼在潮濕的青草上，叫也叫不出來，霧氣搖動，聲音震顫着，灰霧濛濛，我就陷入沼澤中。

然後，他走了。聲音也愈來愈遠，在遠處回響，震動，逐漸微弱。震動的沼澤平靜下來。一隻鳥無聲無息地掠過，靜靜地飛過草地，而他也走了。

我僵硬地站着，然後像個疲倦的鬼移動着身子，輕率的、蠻不在乎的走過沼澤，遠離他的聲音。

幾乎就在這時候，我踩在穩固的土地上，旁邊是石頭和長長的石南。我本能地加快脚步。土地逐漸從沼澤後延伸出去，很快地，我發現霧氣也漸漸減弱了。我加快速度，爬上陡坡，視界愈來愈清楚了。濃霧也慢慢稀薄、後退。

突然地，就像水中動物鑽出水波，接觸到空氣般，我衝破最後一團迷霧，躍入那耀眼的陽光中。

22

這次脫身是這樣的不容易，而改變又是這樣的難以置信，所以，我幾乎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站在午後晴朗的陽光下，我眨着眼，雙眼被白霧遮蔽太久，再加上哭喊後頭暈目眩，過了好幾秒才逐漸適應。我現在才看清自己所在的位置。我已經爬到柏拉芬山坡中央，奇偉的大岩石上面，一道巨牆直直地聳立着，像一座巨大的拱壁，面對着上面的懸崖。

這道拱壁的下面被霧遮住，若隱若現。向下望去，只見峽谷、湖泊、綿長的大西洋海灣都沉浸在濃霧中，這片白霧從柏拉芬到蘇爾‧蘭史域，從格斯芬到馬斯可，延伸成一片，宛如一道靜止的湖水。白霧外圍，層層山嶺聳立着，在陽光下閃着藍色、金黃綠色的光芒，像是空幻的孤島飄浮在霧茫茫的大海中。在下面，那種迷失在灰霧中的恐懼一定還盤據在那兒，在上面，我站的地方，却是一個全新的金黃色世界。也許，在這黎明時分，只有我站在高峯，看着第一座高山從灰雲掙脫而出的奇景……。

但事實上，並不只是我一個人。

就在我的眼睛適應了雲端這個壯觀光輝的新世界後，我才發現五十碼遠處有個人站在那兒。

他沒有看到我，只是兀自站在那塊大岩石的附近，朝着西南方的地平線凝視着。那是格蘭特，我可以看到，他的頭髮在陽光下閃着金光。

我大叫「格蘭特！」而且很驚訝我僵硬的喉嚨還能發出這種尖銳的聲音。

他動也不動。我的膝蓋又開始打顫，困難地舉起脚，猶疑地向他走去。

我又叫一遍他的名字：「格蘭特！」

他聽到了。轉過身來，他說：「嗯？珍納！」他的聲音聽起來頗激動，但却完全感覺不出訝異的味道。天知道我當時是什麼模樣——死白的臉，渾身又濕、又髒，抖個不停，瞪大的眼睛滿是驚恐和失望。

他踏着大步，急忙上前，一手抓住了我，不然我就會倒下去了。他把我抬到一塊平滑的石塊上，讓我背靠着溫暖的石頭坐。我閉上雙眼，陽光照在眼瞼上，形成紅色、紫色、金色的光圈。我可以感受陽光的熱力一波波襲來，我緊張的心情、僵硬的身子頓時軟化下來，舒舒服服地鬆了一口氣。最後，我張開眼睛，抬頭看着他。

他站在我前面，看着我，在那湛藍的眼睛中，我再度看到那抹令人討厭的憐憫神色。現在，我明白其中的涵義了，但是，我無法面對它。我把視線轉開。忙着脫下濕透的鞋子，解開外套，放在潮濕的石堆中。我的襯衫幾乎沒有弄濕，溫暖的陽光散發着熱力，照在我的肩膀上。

他又說話了：「你——不知道？」

我點點頭。

他慢慢地說，聲音裏頭有一種奇怪的音調：「我告訴你，你不會受傷。我眞不該那樣說。其實——」

「沒有什麼關係，」我疲倦地說：「不過，爲什麼你會以爲尼古拉斯和我離婚以後，還會和我有什麼瓜葛，我眞不明白。」我把左手平平地放在那溫熱的岩石上。中指原來戴了戒指，留下來的指痕看起來分外清楚、白皙。我的心頭仍有種淒涼的壓力重重地壓在心頭，於是我說：「我努力想要庇護他，這是我的錯。我現在已經了解了。當人犯了法後，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的聲音越來越小，然後停住。他轉開身子，眼睛停留在遠方霧濛濛的湖上和科威林的山尖上。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我疲倦地眨着眼。「做什麼？」

「保護——他。」他的語調似乎鬆了一口氣，異常輕快。

我猶豫了，然後平平地說：「因爲我是他太太。」

他猛轉過頭。「你們已經離婚了。」

「沒錯。但是——但是有些事情說起來並沒有兩樣。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忠實——」

他粗暴地說：「忠實？爲什麼你要把愛情叫做忠實？」

我無言以對。

「不是嗎？」

「大概是吧！」

他沉默了，然後很快又說：「那裏發生什麽事了？你怎會發現的？」

「他在霧裏找我，還叫我的名字。我認得他的聲音。」

「他叫你！但是一定是——」

「我和道格拉在一起釣魚，然後霧濃了，他去拿釣竿。我聽到扭鬪的聲音，道格拉好像被打在地上，然後他——尼古拉斯——就開始找我。道格拉那時也醒過來了，就跑去追他。他們在霧裏追來追去，我連忙跑開，就迷路了。然後——嗯——」

「怎麽樣？」

「我聽到他走過沼澤，叫我。事實上，也不是叫，是低聲呼喚我。我想他可能故意讓道格拉溜走，折回來找我。所以他不能叫得很大聲，怕道格拉聽到。」

「那他一定知道你已經猜到——他——他就是那個人。」

我打了個寒顫。「是的。」

他低頭凝視山谷上濃濃的雲霧。「所以杜里現在在下面，還在霧裏，是嗎？」

「是的。」

「多遠？」

「我不知道。那是幾分鐘前的事——」

他在我身邊走來走去，突然，我覺得有點不寒而慄。

「來吧，」他突然很粗暴地說：「我們必須趕快離開這裏，穿上你的鞋子。」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起來。

「到下面去？」我猶疑地說：「爲什麽不能等天氣放晴些再說？他是——」

「到下面去？當然不是。我們上去！」

「你到底是什麽意思？」

他笑了，似乎笑得很快樂。「我要讓我的眼睛睜大，俯視山頭……」他把石頭上的衣服拿起來，拍了拍濕濕的縐褶。有個東西啪的一聲掉在圓石上，閃着閃着，滾到一邊。「珍納，不要問問題。就照我說的去做。那是什麽？」

「啊！」我叫了一聲，彎身去撿。「那是海莎的別針！」

「海莎的別針？」他的聲音聽起來這麽不在乎，不在乎得讓我有點驚訝。

「對，我昨天在那個可怕的岩架下找到的。我還以爲是蘿比蒂的，可是道格拉說——」

我的聲音愈來愈小，哽在喉嚨裏。我站起來，手上拿着別針，抬頭看他。

我說：「我到這兒的第一天晚上，你告訴我海莎凶殺案的事情，你告訴我在那個岩架下找到

了一小堆首飾。你說，有一隻手鐲和一個別針，還有——嗯，其他的東西。不過，她被找到時，那個別針不在岩架那兒。因為那天她才拿到別針，別人送給她當作生日禮物時，你不可能會知道的，除非你自己看過她戴上去。除非你——你自己把它放在烽火旁那堆首飾上面。」

遠山上面，某個地方，雲雀在唱歌，而我們四周，位於濃霧上方，一片寧靜，山在虛無縹渺間。格蘭特低頭對我微笑，他湛藍的眼睛異常明亮。

「是的，」他溫和地說。「當然是的。但你竟然會記得，可真不幸，不是嗎？」

23

就這樣，我們面對面了，凶手和我，一起待在這個雲端上層被孤立的小島亞洛城上。就只有我們兩人，在這個寂靜的世界上，在這個他已經殺掉三個人的山上。

他不斷地笑，我看到他的臉再次露出憐憫之色，我了解了，他喜歡我，但要殺死我，他感到很難過，但還是打算殺死我。

不過，就在這一刻，我的心中竟閃過一絲得意的感覺，這片被雲覆蓋的，安祥的世界，在陽光照耀和雲雀的歌聲中漸漸融化，——而我對尼古拉斯那罪惡、愚蠢、殘酷的誤解也在其中化解開來。我注視格蘭特那雙瘋狂湛藍的眼睛有兩分鐘之久，卻不是在想：「我竟然單獨一人和這個瘋狂的殺手待在這兒。」而是在想：「不是尼古拉斯幹的，不是尼古拉斯幹的……」

格蘭特懊悔地說：「珍納，我很抱歉，你知道，實際上是我。當我聽到你和道格拉在河邊談話時，我就知道你遲早會發現。我不是有意的，可是，我現在必須把你殺掉。」

我驚訝地發現，我的語氣竟然非常平靜。我說：「格蘭特，你這樣做也沒有用。檢察官會知道的。」

他皺皺眉頭。「我不相信你。」

「他也是這樣告訴我的，他說他在等倫敦來的消息證實他的想法，當然，蘿比蒂也知道。」

他黯然地說：「是的，蘿比蒂。」

當他想到對蘿比蒂的失敗時，那雙生動有力的眼睛黯然閉上了。我懷疑他是否殺了道格拉，或是說道格拉和尼古拉斯仍然在下面的霧中追逐……那片可愛而讓人有安全感的霧，就在下面幾呎遠……

「你不要動，不要想跑開，」格蘭特說：「我會再把你拉同來。珍納，也不要尖叫，那樣的話，我就會把你扼死，而且，」——他温柔地對我笑——「如果我能的話，我總喜歡扼斷他們的喉嚨。那是最好的方法了。」

我退後，用身子頂住懸崖上的石壁。石頭很堅固、很温和，隙縫中有一小撮虎耳草在我手指下，眞實，而且正常。我鼓起勇氣，迫使我那僵硬的嘴唇露出笑容，不論如何，我必須試着。讓他繼續說下去。讓他保持在這種瘋狂的溫柔狀態中。我必須平靜、穩定地說話。如果我又驚恐起來，我的害怕必定就像火花般點燃他瘋狂的心態。

所以，我微笑着。「格蘭特，爲什麼你要這樣做？你爲什麼要殺海莎．馬斯？」

他驚訝地看着我，「它們需要她。」

「它們？」

「這羣山，」他做了一個很奇異但美麗的手勢。「它們已經等了多少世紀、多少年頭了，就像這樣，聳立於雲層上，俯視着上谷上翠綠的生命，一直在夢想着。然後，多少年前，人們開始對山禮讚，對羣山拜祭，每年獻出一個犧牲，可是現在——」他的聲音裏含有一種沉着、深邃的語氣——「現在它們必須得到它們所應得的。一年一個生命，才合乎它們的需求……血和火，當世界還很原始純樸的時候，人知道天神就住在山上，每年五朔節必須獻出犧牲祭祀。」

他看着我。注視這樣一張熟悉的臉龐，聆聽這樣熟悉的聲音，而看到他的眼睛所流露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怪異的神情，眞讓人覺得恐怖心驚。

「她幫我拿木頭和泥煤；我們把這九塊木頭和野生的木耳、橡木收集起來，燃燒成野火。她幫我弄火堆，然後我就把她的喉嚨割斷——」

我必須打岔。我唐突地問他：「那你爲什麼要殺掉瑪莉安．布萊菲特？」

他臉上閃過一抹陰鬱、憤怒的神色。「那兩個臭女人！你也聽到那個小的——蘿比蒂——那天晚上說的話。你也聽到她冒瀆神明，喋喋不休地說要征服——那些山。」然後他又做了個擁抱羣山的動作。「至於另外一個——布萊菲特小姐——她也一樣。」他突然大笑，那一刻，他的笑聲聽起來又很正常、很有魅力。「非常簡單。那個老的，那個討厭的蠢婦，我想，她有點愛我。當我在山上遇到他們的時候，她很高興，又被我讚美幾句，更樂了，我還帶她去看攀爬撒達杜耳的山路。」

「我想，當你離開他們的時候，你以爲他們已經死了。」

「他們本應如此，」他說：「運氣眞不好，不是嗎？」

「眞不好。」我乾脆地說。我的眼睛越過他，在霧中搜索着。沒有一個人。什麼也沒有。

他拉起一根石南枝幹，皺皺眉頭。「那兒就是發現蘿比蒂的岩架，」他說：「我自己已經到那個可惡的地方去了三次，不過，我從沒有繞過轉角，到更遠的地方。不過，第一次，我是要去找她。」

「當然。」雲雀停止了歌唱。在這個晴朗、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沒有其他的聲音，只有我們怪異、平和、有禮地討論凶殺案的聲音。

「可是你找到她了。」他的眉毛上翹，幾乎有點古怪。「可是你幾乎沒有——幾乎沒有給我一點機會，珍納。」

我忘記要保持冷靜、保持平靜了。我衝口而出：「就在你要我去拿白蘭地的時候！你就在那時想把她殺掉——」

他點點頭。「我那時就要殺她了。我用手壓在她脖子上，然後——」這次他的手勢讓我覺得很可怕。「珍納，可是你又回來了。」

我舔一舔唇。「當她睜開眼睛時，」我嘶啞地說：「她看見是你，是你，站在她旁邊。」

「當然。」他大笑。「你以爲是杜里，對不對？就好像你以爲是杜里殺了奴納•比高——」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猶豫了，他那湛藍的眼睛中露出訝異、無邪的神情。「你知道嗎，珍納，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當然我已經恨他恨很久了，因爲我知道，在他心中，羣山是許多要去爬的顚峯，許多應背誦的名字而已。然後，那天晚上，在山上，他到我們這兒，滔滔不絕地講着聖母峯——被征服的聖母峯，在那多年積雪的山峯上，我一向都認爲沒人有資格把他冒瀆的脚放在上面，而那些人卻蹂躪、褻瀆它……你也是這樣說的，珍納，你還記得嗎？你有一次也是這樣說。因此，我決定永遠不要傷到你……但是比高——我跟在他後面下了山，從後面抓住他，把他殺了……」他的眼睛率直地對着我。「我想，」他說：「我一定是有點瘋了。」

我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注視着繚繞在山邊的霧氣。

「而現在，」格蘭特說，在他的外套口袋裏摸索着。「我的刀子在那兒？」他小心地拍拍他的外套，就好像在找他的煙斗一樣自然。太陽照耀在他的金髮上。「好像不在——哦，對了，我記起來了。我把它磨尖了，放在某個地方……」他對我笑了笑，然後轉過身，焦慮地在石南間搜索。「珍納，親愛的，你有沒有看到？」

一股歇斯底里的恐懼從喉嚨間升起。我的手埋在身後的石頭間抓着。然後，我猛然直起身子向前，伸出手臂指着他前面的地。

「那邊，格蘭特！在那邊！」

他急轉身，注視着。

我不能走過他旁邊，再回去霧中。我必須往上爬。

於是我像一隻貓，一隻蜥蜴似地爬到石壁盡頭，找不到東西抓，於是我手脚並用，頓時力量百倍，抓住粗石爬上去。

我聽他喊着「珍納！」這聲音像是鞭子「噼啪」一聲打在馬上，我一鼓作氣，藉着石頭的助力往上一撐，躍了十呎，像隻張開翅膀的老鷹，直直地站在石壁頂端。

岩石巨大的側翼高高地聳立於前，形成峻偉的峭壁。頂端約有八呎寬，以令人昏眩的角度向上延伸，一個個巨大的鋸齒狀突起宛如一個龐大傾圮的階梯。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爬上最下面的一節，然後又拚死命地爬向第二節階梯。就在這時，我聽到靴子踩在石頭上的聲音，告訴我他已經開始追我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麽爬上那二十呎高且險峻的岩石的，但是我瘋狂的衝動仍然在驅使我，爬上懸崖，本能地把手夾在隙縫中，脚踩到安全而突出的石塊上，不加思索地往上拉，好像一隻蒼蠅爬在牆上似的，忘了可能有的危險。

我水平移動一下，再往上拉，把自己拉到第二層寬寬的暗礁上，然後發現一個險峻的石塊再度擋住我的去路，這次是個垂直的裂縫，或說是直立的裂口從頭到脚直直地嵌入。我身子伏在石壁上，迅速地爬上去，發現自己站在一堆平板石塊上，在這塊大石和另一個上坡間有一個窄窄的

裂口，裂口往下直落到遍地小石的山坡。

這個裂口不會超過四呎寬，而另一邊，裂口的另一側，是一個小小、三角形的岩架。在那上面，有個深深的裂縫，陽光從這兒投下深深的陰影。

如果我能跳過那可怕的裂口，就可以順着岩架爬上去……但是我可能快要垮了，我很清楚這一點。我呼吸急促，快要喘不過來，我的腿已經撞傷了；我的手又流血不止。

我站在石塊上猶豫不決。然後聽到身後小石子滾落的聲音——非常靠近了。我現在已身陷絕境了，我轉過身，眼睛絕望地搜索，希望能找到另一條逃生的路。左邊、右邊都是直落三十呎通到小石坡，而我的前面，却是深不見底的斷層。一隻手搖晃地攀到我站着的石塊上。一個深色金髮的頭冒了出來。瘋狂的藍眼，沒有人性地瞪着我。

我想也沒想，轉過身一口氣躍過裂口。我的膝蓋撞到石頭，但是我渾然不覺，只是死命地往上爬。我發現上面的罅縫中，有個安全的藏身地。然後，我的膝蓋頂在縫隙中，向旁邊移動，再蠕動着身子，把自己塞進窄窄的裂口中。這個裂口像個煙囪，窄得剛够我擠進去，於是我扭動身子向上爬，像個掃煙囪的小孩，而他惡毒的主人却在下面生起火來。

然後我把手抓得緊緊的；振作起精神，最後一次衝刺，往旁移動再往上撐，我一口氣爬出裂口，爬到一個有石頭遮蔽的岩架上。

就在這時，我又陷入困境。我非常清楚，即使能爬到上面的岩石，但我那股衝勁也已經用完

了；我已經筋疲力竭，又回復成一個弱女子。我發現我現在站的地方，是一塊寬四呎長十呎的突出石塊，堆滿了小圓石，鐘形的石南花閃耀着。

我蹲在芬芳的花叢中，注視下面。

格蘭特站在二十呎下面，裂口的旁邊，抬頭來看我。他的呼吸急促而且可怕。我看見汗水沿着他脹紅的顴骨流下來，他手中緊緊抓着一把刀……。

我尖叫着。聲音在石壁間震動、回響，把午後的寧靜撕得粉碎。烏鴉從上空掠過，驚嚇地叫個不停。

有隻東西從我臉頰邊「嗖」的一聲飛掠而過。熱熱的風吹到我臉上。格蘭特的刀子直直地刺入我身後的崖壁，我又再度尖叫，在山谷間回響着、吼着，終又變成片片細碎時的聲音。

空蕩的岩石又使我再次感受到莫名的恐懼正空洞地從四周襲來，烏鴉盤桓着、叫着，飛向那萬里無雲的晴空。遠遠的西方，一片空蕩蕩，科威林似乎無動於衷地沉睡着，我低低地蹲伏在雲層上我的巢穴中，一隻不起眼的蒼蠅黏着石壁中的隙縫不放。

格蘭特在下面粗暴地叫罵，他的手現在空無一物，他舉起手，手指鉤曲着，像爪子。

「我要上來了。」他急促野蠻的聲音叫道，我看到他膝蓋彎曲，躍躍欲試地要跳過來。

我的手指在石南間摩擦，抓到一個大而突出的石頭，拿在手上走到岩架邊。

「別過來！」我聲音粗嘎地叫道：「你停在那兒別動，否則我就把石頭丟下去砸你腦袋。」

他又抬頭望了一眼，我看見他後退一步。然後大笑，笑聲又把緊張的情勢改變了，因爲那笑聲充滿了戲謔、自娛，把情勢又轉變回很瘋狂的狀態中。那仰着的臉上，所有的野性已經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熟悉的愉悅、魅力，和——感情。

他憐憫地說：「我的刀子已斷了，珍納，讓我上來。」

我抓着石頭，理智地說。「不行！你留在原地不要動，否則我就拿石頭砸你！」

他把眼睛上一綹頭髮甩開。「你不會做這樣的事，親愛的珍納。」他一邊說，一邊像隻鹿般輕巧地躍過裂縫。

然後他站在下面的三角形岩架上，一隻手夾在隙縫中。我看見他肌肉用力地縮緊，準備爬上來抓我。

他的頭回過來：藍色的眼睛迎向我。

「你不會做這種事的，對不對？」他說。

上帝保佑，我的確做不到。我的手指緊抓着石頭，舉起來，準備拋下……可是一個畫面攫住我——石頭的衝力壓在肌肉上，壓碎了骨頭、眼睛、頭顱，碎成片片……我做不到。我虛弱暈眩地轉身，石頭從我手中滑下來，滾回石南花中。

「不行。」我說，我揮動雙手，想把我辦不到的那個暴力鏡頭擋開。「不——我不行……」

他又大笑，我看到他左手往上拉，指關節因用力而發白。然後有個東西撞上石塊，不是從他

頭上傳來，而是槍聲夾着一聲好像從地底傳來的怒吼，回響在山谷間。

「不要擔心，珍妮達，我來了！」尼古拉斯冷峻地叫着，槍聲又再度響起。

24

就在這時，我才發現不遠的北方，迷霧終於消散、退去了，一羣人從霧中衝出，沿着山坡跑着，有檢察官、何克特、尼爾和占士・法蘭，快步地朝石壁這兒跑來。

尼古拉斯在最前面，已經跑到拱壁下。他的第二聲槍響又在山谷間回響，現在，格蘭特手中的石頭碎成碎片，我聽到子彈飛過去的聲音，格蘭特退縮了，抵着岩石顫抖了好一會兒。

其他的人沿着小石坡冒險前進，快要趕上尼古拉斯。我聽到檢察官好像在吼什麽。

格蘭特從小岩架上轉過身，打起精神，猛地躍過岩架和暗礁間的裂口，他的靴子摩擦在石塊上，發出刺耳的聲音，然後他們也上來了。就在這時，我聽到靴子摩擦的聲音從各方傳來，好像是那些追兵開始攀登拱壁的北面了。

格蘭特停了好一會兒，躊躇地站在石壁上，陽光照著他的金髮，閃耀着，他迅速地看了看這邊，那邊……然後，往石壁的南方跳去，身子晃動幾下，就消失了踪影。

有個人大叫。何克特爬到拱壁下面的一個階梯上，看到格蘭特跑走，他邊爬邊指，口中還大罵，然後更加快捷地爬上峭壁。

但是格蘭特有一個很好的開始，於是他像隻羚羊般往上爬。我看他一瞬間就跑到拱壁南方的石坡上，開始下山。他朝濃霧瀰漫的方去跑去，大踏步飛躍而過，然後我聽到檢察官一邊咒罵，一邊開始下山。

可是尼古拉斯跑得更快。他一定聽到格蘭特跳下石坡，往霧裏面衝，幾秒鐘內，尼古拉斯已轉過身，開始往拱壁的北邊跑去。

我居高臨下，兩方的動靜都看得一清二楚。在這個奇特的日子中，這場追逐使連日來的緝凶行動達到最高潮，比想像中還要奇異、精彩。山邊有一條岩脈，順着地勢下去，消失在霧海中；而在另一邊，追的人和逃的人、守法的人和犯法的人，正沿着山邊奔跑、跳躍，又順着斜坡滑下去，展開最後的殊死鬪。

格蘭特一度跑開了，可是跌了一跤，又連忙用手撐起來。尼古拉斯跑了四大步，往上爬，然後又急速下坡，沒有受傷，跑進迷霧邊緣。現在兩人距離很近了……三十碼、二十……他們間的拱壁，坡度愈來愈小，變成突出的山脊、低牆……然後格蘭特看到尼古拉斯了，他轉身脫逃，急欲從他身邊跑開，往完全的角落跑。

我看到尼古拉斯一脚跨出，一陣風似地從光滑的頁岩上滑下來。他手上有個東西閃閃發光。檢察官的叫聲從某個地方傳出，我看不到人。「不要用槍——」

當尼古拉斯一隻手攀上岩脈跳過去時，他的手槍晃了一晃便掉進石南叢中。格蘭特回頭瞥了

一眼，然後三步併作兩步，躍入霧層中。濃霧被他衝開，分散、打轉，然後又把他的身影吞噬不見了。

二十秒後，同樣的一團霧分開，尼古拉斯衝進去，同樣的一團霧又合攏，然後人也不見了。而在我四周，峭壁和晴朗的藍空也在搖晃、旋轉，像霧一樣逐漸模糊。石南花的香味圍繞着我，像醚一樣的濃郁，使人作嘔，太陽也在頭上旋轉着，變成幾百萬點金光，我就無助地陷入這個漩渦中，頭暈目眩。一個渦渦、一個漩流……而我就跟着轉。我的身體輕飄飄地像一個軟木塞、一片羽毛，像灰塵一樣空虛……。

然後就在這個無盡的深淵中，傳來了檢察官的聲音，鎮定、平靜、好像觸手可及。

他說：「醒來吧，小姐，我們現在要把你弄下來。」

我發現我的手壓著雙眼，我移開來，發現眼前的金星慢慢消退，視線又清楚了。世界又恢復到原位，我往下看着。

麥肯斯檢察官正站在石板上原來格蘭特站的地方，占士和他在一塊兒。「你到底是怎麼爬上去的，小姐？」

「我不記得了，」我老實地說。我在石南花叢中坐起來，看着下面兩個人，突然覺得有點荒謬。「我——我下不去，檢察官。」

他精神奕奕地說：「好吧，小姐，我們會把你抓下來，你待在那裏不要動。」那兩人就開始

忙着弄繩子，然後占士走到我的斷崖下。他不慌不忙地跳過裂口，然後停在那兒，檢視着煙囱般狹小的裂口。

我看到檢察官回頭望過去。

「尼古拉斯——」我聲音沙啞地叫，但他立刻阻止我。

「不要擔心，何克特和尼爾兩個人去追他了，如果你不要這樣急着昏倒，你就會看見了，親愛的，你的丈夫安全無恙啦！」

就在他說完話的時候，我看到尼古拉斯慢慢地從霧中走出。他僵硬地移動着，像一個累極的人，但是他看起來沒有受傷。他抬起頭，朝我們這兒望過來，然後加快脚步，同時對我們做了些手勢，我不懂那是什麽意思，好像是對檢察官說一切順利，因爲當檢察官轉身看占士的進度時，他咕嚕了一陣，然後微微點了頭。

占士拿了根繩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來，當他終於出現，敎我如何滑下去時，我再也不能掩飾自己的無助，對倒楣的占士而言，我眞是他的累贅。現在，我也記不得是如何完成這項艱苦的工程。我只記得他把繩子繫在我身上，在他身上繞一圈，又在巨石上繞一圈；我還記得開始爬下去時，他對我耳提面命，把所有的訣竅、要領一併灌輸給我，可是我是否照做了，我已經毫無印象。我確信，下降的大部分過程中，都是他把我垂下，吊在繩索盡頭，無助地搖晃着，而且因爲我根本不可能跳過裂口到那石板上，所以占士必須把我直直垂下三十呎，碰到裂口的底部才

行。我記得當我從煙囱似的裂口降到狹窄谷地裏的陰影時，一股涼意不由自主地從背脊裏升起。

然後，我的脚踏到小石坡上，就在這時，有個人抓住我，緊緊地不放。

我驚呼：「哦，尼古拉斯——」然後所有的事情都從身邊溜走，一陣天旋地轉，我什麽都不記得了。

25

當尼古拉斯跟在格蘭特後面，進入迷霧中時，他和他相距不過三十呎，而且，雖然濃霧仍然遮住了格蘭特的身影，他還是能清楚地聽到他移動的聲音。格蘭特很可能以爲尼古拉斯身上還有槍，而他自己丟了刀子，身上毫無裝備；他也可能聽到尼爾和何克特跟在尼古拉斯後面，闖進霧中的聲音；或者是他不再驚慌，一直往前跑，不願停止。總之，他絲毫沒有攻擊追蹤者的企圖，只是在霧中奔竄，直到他們最後終於在峽谷中同一塊草地上相遇。

這裏地形平坦，逃跑比較容易，但是，尼古拉斯很快就發現他可以趕上他的獵物了。因爲格蘭特這天下午已經用盡力氣，很快就撐不住了；是害怕的本能驅使他，讓他做出超體力的事情。尼古拉斯逐漸接近，十五碼、十、七……，當距離逐漸縮小時，驚恐再度升起，格蘭特轉身，從霧中飛出撲向他。

接着是一場激烈、狂暴的搏鬥，平地上一無遮擋。說起來，這是一場不太公平的搏鬥，尼古拉斯得到的命令只是設法阻止凶手逃走，而凶手一心一意想的却是要把他幹掉。結局將如何實在很難逆料，不過，尼爾和何克特這時聽到搏鬥的聲音，及時趕過來，而格蘭特像個瘋子盲目地大

抓大打後，已筋疲力竭。這時道格拉還在那兒，嗅到屠殺火併的味道，忙從霧中躍出，結束這件事情。現在，格蘭特不再反抗，三個大男人準備把他押回飯店，等待法律裁制。尼古拉斯呼吸困難地拍拍臉頰的傷口，望着薄霧在身後合攏，然後他轉身，朝着陽光燦爛下的山坡走去……。

這就是我坐在石壁下，背抵着温暖的側壁，看着石南花叢，聽尼古拉斯說的一席話，得到的一些概念。我喝了威士忌，抽了根煙，心情逐漸穩定下來。在這段等待回程的時間中，我心滿意足地坐在那兒，享受和煦的陽光。

檢察官遠遠走來，他和犯人馬上就要出發去恩懷斯。他在我們面前停下來。

「姑娘，你眞的沒事嗎？」

「我眞的很好，謝謝。」我說，隔着煙圈對他笑着。

他看看我，又看看尼古拉斯，然後把視線收回，看着我。

「看起來好像是我錯了。」他澀澀地說。

「你是什麼意思？」我感到臉紅耳熱，但是仍問了一句話：「你以爲我知道什麼沒有告訴你嗎？」

「我還以爲你已經認出在烽火前看到的人是誰。」

「哦，沒有，我眞的沒有認出來。」

「我相信你……」但是他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我覺得我的臉紅得更厲害了。「即使這樣，

我敢發誓，你還有一些事瞞着我。」

「是的，」我說：「可是不是那件事。我只是聽到一些，而不是看到什麽。」

他的目光又朝尼古拉斯瞥了一眼，然後他笑了。「哦，」他說：「就這樣吧，好了，我就要走了。我很高興把你留給這樣好的人。先生，你好好照顧她吧！她受了不少驚。」

「我會的！」尼古拉說道。

「噢，有一件事——」檢察官以一種嚴苛的眼神注視着他，「我想你那把槍應該會有使用許可證吧！」

「槍？」尼古拉斯茫然地問：「什麽槍？」

檢察官點點頭，「據我所知，你並沒有使用證明，」他冷淡地說道：「所以——你去弄一份吧！」

檢察官又點點頭，然後轉身，那濃濃的霧立刻將他的身影吞噬。

山坡上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四周的濃霧使人更覺孤立。迷濛之中，金色的山頂到處飄移，似乎正沉醉在那快樂的夢境裏。岩薔薇散發出一股濃郁，似蜂蜜般的香味，石南密密叢生，在陽光下閃耀，雲雀在空中盤旋，一展歌喉，歌聲響徹雲霄。

我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地往那温暖的岩石上一靠。

「終於都結束了，」我說道：「眞不敢相信，但眞的是結束了！」

「是結束了，可是你知道你讓我多擔心哪！」尼古拉斯說，「我曉得格蘭特出去了，不過檢察官派了尼爾監視他；突然間，起了濃霧，而尼爾也正巧回來，說他把人跟丟了……」他迅速地低下頭，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你和道格拉在那裏釣魚，所以就拚命地向上游跑，而警方則立刻去追趕格蘭特。後來我聽見道格拉的呼喊，然後是你的尖叫聲，我十萬火急地跑過去，結果只看到你的釣魚竿，於是我繼續搜尋，經過那個沼澤——」

「我知道，我聽見你的聲音了。那時候我就躲在附近！」

「你這個小笨蛋」！

「我不是故意不理你，我嚇死了，我以爲你是凶手——而且你在那樣可怕陰森的路上，輕呼我的名字有什麽用。」

他憐憫地笑起來。「我也很難過。但是我知道格蘭特可能就在附近，比我還靠近，如果你叫得太大聲，他一定會第一個跟去。我不願意這樣，我希望你能够躲在我的羽翼下，安全無恙。然後——」

「然後你知道是格蘭特。」

他眼光朝下瞥了我一眼。「是的。我懷疑他已經好久了，檢察官也有這種想法。可是沒有證據。」

「那他在等待倫敦什麽消息？或是——不行，尼古拉斯，你最好是從頭到尾說給我聽吧！告

訴我——」

「我現在就是從頭說哪。今天從倫敦接到報告後，這個故事才開始，報告裏提到格蘭特的家庭，你知不知道他父親是牧師？」

「他跟我提過一點。我覺得他蠻可憐的，他是個孤單的小孩，孤伶伶地住在北風後面——他都是這樣稱呼他的家鄉。」

「這個形容不錯。我曾經去過他生長的地方，那是個小小的村莊，有十二間農舍，格蘭特一家人就住在牧師的住宅裏，離鎮上還有四哩遠，就在一座傾圮的舊教堂旁邊，古老的墓園旁。鎮上已經蓋了一座新教堂，但是在牧師住宅旁邊，沒有一個鄰居。只有一小塊草地，四周長滿了石南，而觸目所及，却都是崩落的墓碑和土塚，上面覆滿長春籐和荆棘，古老、剝落的水松被風吹得滿目瘡痍。」

「而且他告訴我，只有他和父親住在那兒。」

「對。他母親在他出生下來就死了，他祖母把他撫養到九歲。然後，在——一間精神病院去世。」

「哦，尼古拉斯，好可怕。所以他父親——他父親的家族——」

「對。他父親就用那種小說中常看到的長老會式嚴厲、堅決、苛刻的態度對待他，而這種態度最先在他身上只產生一種疏離感，和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使他專注於研究自己的過去，時日一久，他竟完全沉溺在過去的時光中，這種生活甚至比他四周的眞實生活——遠離村鎭四哩，隱居於小村落的生活——更眞實。年復一年，那片死寂的墓園、那腐朽白骨的歷史，已經成爲他唯一關心的事。在這個小男孩心中唯一重要的事，就是變成一個人，在這個人身上，他可以發洩他對蘇格蘭古風和野史那半知半解、不切實際的理論。」

「格蘭特跟我說過，他知道如何祭拜山，」我說：「我沒想到他是當眞的。」

「他的確是當眞的。在他小時候，一定有很長一段時間，聽他父親講他的故事和理論，且受他父親那種瘋狂、謬誤的觀點影響。就像他今天對你講的那些錯誤、荒謬的話。在他瘋狂的心智中，他已經一點一滴地建立了他自己的神話，殺死海莎以祭祀的行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把書中一些混亂的事實，加上他父親研究的心得，以及一些民間傳說扭曲混合在一起，像一個萬花筒般，變成他自己似是而非的理論，以他瘋癲的腦袋來看，似乎非常合理。」

「我知道。我在『金樹枝』裏面，也看到類似的理論。」

「哦，對了，我的『金樹枝』雜誌！檢察官告訴我你拿了那本書。我昨天晚上整晚都在找那本書，我還以爲我留在車裏了。」

「我無意中發現時，就把它拿去看。」我告訴他經過的情形。他低頭看着我，臉上露出難以理解的表情。

「所以你就把書交給檢察官。如果你知道那是我的——」

「可是我已經給他了。裏面還有一封你的信，好像是爸爸的筆跡。我把它放進口袋。」

「你眞的拿了？」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可是我不敢面對它。「如果你知道是我的書，爲什麼不把信也給檢察官呢？」

「我——我不知道。」

雲雀又飛下來了，唱着歌，歌聲婉轉清脆。「爲什麼爸知道你在這兒呢？」我問。

「什麼？」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困惑。「哦，是我寫信給他，要他借我那本書。我的寓所沒有那本書，所以我也不能找人去拿。你知道，是格蘭特對我說的一兩句話使我起疑的——那些話有些怪異，有些不合常理，聽起來像是從佛萊爾書中，或一些佛萊爾說的話中引用出來的。而且我看到書中的細節和可憐的海莎被殺、作爲五朔節的犧牲一事有關——」

「五朔節？」

「五月的第十三天是五朔節，舊日曆上都有這種記載。你看，又和從前民間的傳說扯上關係了。唉，雖然有些怪異、荒誕，可是，每件事剛好都符合了，所以，我就把書拿給麥肯斯檢察官看。」

「你這樣做了？」我驚呼。「什麼時候？」

「上星期。」

「那他知道書是你的了！」

「當然。」

「那爲什麼——」檢察官仁慈、憐憫的目光又閃過腦際。「難道他從沒懷疑過你嗎？尼古拉斯？」

「一開頭也許會懷疑。當然，就在我把『金樹枝』這件證物給他時，他還是認爲我有嫌疑。因爲我、赫拔希和格蘭特對於鄉土民俗都多少有一些研究。但是，赫拔希有不在場的證明——他和你在一起——爲了瑪莉安謀殺案的事，我也已經對警方提出了證據，如果你不認爲那是故弄玄虛的話，也就可以明白我的清白了，而格蘭特呢？」

「那爲什麼，」我又說：「爲什麼檢察官今天早上一副那麼仁慈又爲我難過的樣子？他說到什麼正義，和——」

「而你便以爲他是在暗示你我有罪嗎？珍妮達，爲什麼你認爲提及你的正義便一定是對我而言的呢？」

突然間，那隻雲雀鼓動着雙翼，停止了歌唱，然後牠闔上翅膀，像一道陰影一樣，滑落到石南花叢裏。我笨拙地說：「你的意思是，他以爲我在烽火旁看到的人是格蘭特？」

「當然，他以爲你愛上他了。恐怕那是我的錯；是我告訴他的——雖然並沒有太大的跡象顯示如此，不過那個傢伙的確對你相當感興趣。」

我茫然無措地說：「你告訴檢察官說，我和格蘭特戀愛？」

「不錯，至少是暗示了。抱歉，珍妮達。我眞的是無可救藥！但你知道，那是嫉妒心理在作祟。」

我不想追究這一點。過了一會兒後他又繼續說：「檢察官原來是半信半疑，然而當你似乎在維護他時，他以爲你自己也已經在懷疑他了，只是猶豫着不敢掀出他的底牌。」

「可是那太荒唐了！我根本不曾愛上他！」我激烈而憤慨地說：「那簡直是胡說八道！」

「爲什麽？」他的聲音如奶油一般柔和。

「爲什麽？因爲——」我停住了，咬着嘴唇。我感到自己的臉頰灼熱，很快的看了他一眼。香煙的煙霧，使他瞇着雙眼；這時，他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凝視着遠方茫霧邊緣那閃着光亮的漫長海岸，然而他的嘴角却浮起一絲微笑。我急忙說道：「不過，檢察官到什麽時侯才確認是格蘭特呢？飯店裏其他的人當然也都曾受到懷疑吧？」

「當然，沒有人例外——艾力斯特、柯尼根、斐森門、比高，他們都可能對民間傳說有興趣而未加招認；不過瑪莉安的那件凶案，却急速縮小了疑凶的範圍；因爲凶手顯然必須是個極有技巧的登山專家。然而緊接着這一羣人中唯一的登山專家——可憐的比高——却也被謀殺了。」

「因此箭頭便又轉向了格蘭特。」

「一點也沒錯。昨天早上檢察官過來時，發現格蘭特的嫌疑最大，也就是說，剝絲抽繭的結果，凶手已呼之欲出，然而却又苦無可以定他罪的證據。然後你找到蘿比蒂，也許他可以自她口

中得到證據，但他却不敢冒苦等的危險，直等到她能開口說話。因此，他掛了個緊急電話到倫敦去調查所有有關他的資料；如果得到任何可以評斷他的情報，他便要冒險以疑凶的罪名將他扣押起來。然而一直到今天早上才有消息傳來。」

「就是他的祖母是因發狂而死的事實？這樣就够了嗎？」

「不止如此，」尼古拉斯冷靜地說：「兩年前他的父親也死於瘋人院。」

「哦，上帝！」我說。

「這兩點，」尼古拉斯不帶感情地說：「已經足够將他扣押起來——直到蘿比蒂可以說話爲止。可是太遲了。那該死的茫霧就像帘幕一樣地籠罩下來，在尼爾的監視下，格蘭特却溜出去找你。」他的手臂輕輕地繞在我的肩上。「殘忍的小傻瓜。」他有些生氣的說着，嘴唇緊抵着我的髮。

「假如不是霧氣降臨的話，我和道格拉在一起根本沒事的。」我辯說：「尼古拉斯，告訴我一件事。」

「什麽？」

「道格拉——他有把刀子。我看到了。他有沒有——當你在那裏抓到了格蘭特的時侯——他有沒有——傷害他呢？」

他似乎要保護我似的縮緊了手臂。「沒有。」他平靜地說：「他怒吼狂叫著來洩憤，可憐的

傢伙，但他一看到格蘭特的時侯便安靜下來了。」

「爲什麽?」

「因爲格蘭特崩潰了。我剛逮住他的時侯，他就像隻山貓一樣的反抗，然後道格拉也到了那裏，他知道大勢已去，便一下子洩了氣。總而言之，他突然變得温和而無助，而且——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麽形容，那實在令人不舒服極了。似乎是在一瞬間內，他的性格整個變了。」

「我看過他這樣。」

「眞的?那你應該明白那有多難以言喻了。我朝他的下巴揍了一拳，他却像個好孩子一樣，把血拭去，對我微笑着。」

「別再想這件事了，尼古拉斯。他根本不記得你打了他。」

「我想也是，他只對着我們每一個人微笑。那時道格拉把刀子收起來，抓住他的手臂說：『走吧，小老弟。你最好還是離開這一大片霧，同去吧……』他就很高興地跟着他們三個走了。」

他抽了一大口煙。「他們步入那茫霧中後不久，我聽到了他的歌聲。」

「歌聲?」我注視着他。

「嗯，是一種半是自語的低吟。」他的眼睛迎接了我的注視。「『我抬眼仰望山丘，在那裏我得到援助……』」他又移走了目光。「可憐的傢伙，可憐的瘋子……」

我即刻接腔說：「他們不會把他吊死吧?尼古拉斯。」

「不會的。」

他把煙蒂扔到一塊石頭上，然後用脚把它踢得老遠，彷彿這樣便可以丢開記憶中那令人噁心的一幕似的。然後他再度回過頭，聲調突然不同了。

「你看到我和瑪茜亞在一起，是不是?」

「是的。」

「我聽到你經過我們身邊的脚步聲，當她——當我們在她的房門外接吻的時侯。」

「你聽到了嗎?但是我根本没出聲音。」

他的笑相當詭秘。「我親愛的女孩，我的直覺可比你想像的要強烈得多了；即使是在黑暗中，而我又吻着另一個女人時。」

「也許當你在吻着另一個女人時還要更強烈吧!」我諷刺的話，換來了他皺眉的瞪視。

「我想我眞是活該。不過這一次，我向你保證，我並不是在吻，而是在抗拒着被吻。」

「整晚嗎?」我問。

他抬高了眉毛。「你這話是什麽鬼意思?」

我告訴他那一晚稍後，我一直聽到她房裏傳出一個男人的聲音。「所以我理所當然認定是那一定是你。而第二天早上我問你——」

「我——懂了。我原以爲你不過是提及你所看到的那一吻而已。不，珍妮達，我那一晚並未

和她在一起。我只是陷入——怎麼說呢——短暫的埋伏，絕非出自我的意願。」

「我確信你一定拚命掙扎過。」

他露齒微笑，不加辯白。

「我想在她房裏的人是哈特利了?哦，不錯，我明白了!那就是爲什麼那個晚上他釣魚時很早就離去，而愛瑪却說他淩晨三點才囘到家裏。」

「我也這麼想，而當她知道了發生什麼事時，她便『謀殺』了瑪茜亞的洋娃娃。」

「可憐的愛瑪。」

「可不是!呃，幸好對她而言，一切也都過去了。我寧願認爲他們是經過一場爭吵後，終於了解他們在彼此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了……」他停了好一會兒，俯身注視着我。「現在，」他的聲音迥然不同：「我們該談談我們自己了吧?」

我沒有囘答，只覺得我的心迅速而輕快地在我的咽喉處跳躍着，使我說不出話來。我可以感覺他的眼光再度停留在我身上，而當他說話時，他的聲音柔和委婉，並且帶着一絲艱澀。

他說：「我不想說抱歉或自責的話，雖然上帝知道我有許多地方是應該求你原諒的，而且上帝知道，你顯然也已經原諒我了。我待會兒才要向你表白這些。不，別說話，讓我說完……我現在要對你說的話非常簡單，然而却對我意義重大。珍妮達，我要你囘來。我渴望你囘到我的身邊來。我想我一直都像個傻瓜一樣——一個犯罪的、殘忍的傻子——你走了兩天後，我便開始因爲

愚蠢的自尊而克制自己去找你。」

我想起了自己曾告訴愛瑪說，在婚姻生活中，根本不可以存有自尊的想法。他的下一句話幾乎是一種廻響。

他說：「但自尊和愛根本不可能結合在一起，珍妮達。我發現了這一點。而且，親愛的，我眞心愛你——從未停止過片刻。」他輕輕地扳住我的肩，把我轉過來，使我面對着他。「你還要我嗎，珍妮達?求你!」

「尼古拉斯，在你面前，我根本沒有任何自尊可言。」我說着，吻了他。

然後——一段漫長的時間後——他有點戰慄地說：「你確信嗎?親愛的，你確信嗎?」

「十分確信。」這句話的本身極爲堅決，但是我的聲音却和他的一樣流露着遲疑。我傻傻地加上一句：「親愛的尼古拉斯。」

「我的珍妮達……」

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他鬆開我，笑了起來。

「至少這一次，我的感情無疑的有了堅固的基礎了。」

「爲什麼呢?」

他用我一向熟悉的那種嘲弄的神情注視着我。「我的綠袖姑娘，如果你好好端詳自己的話，你就不會問我這個問題了!如果尤果在這裏的話——」

「上帝禁止——」

「阿門……不，別試着把自己收拾乾淨；那只是白費力氣而已，況且，我還挺喜歡你這樣骯髒、潮濕，而且相當襤褸的外表。因爲我想好好認識你的心靈。」

「我也想到了。」

他又露齒笑着，手臂緊緊環住了我的肩。

「你知道嗎，我在這裏遇見你並不是巧合。」

「不是嗎？可是你怎麽——」

「你父親。」他簡潔地說。

「你是要告訴我——」

他點點頭，仍然笑着。「不久前我再度和你的家人聯絡上了。你也知道，我們的離婚使他們非常苦惱，因此他們急於幫助我把一切擺平。」他低頭對我微笑。「可憐的珍妮達，你根本沒有很多機會。你父親直截了當的告訴我說，沒有了我你永不可能快樂起來，而你母親——嗯，我想她從來沒有接受我們已經離婚的事實，對不對？」

「不錯。對媽而言，根本不存在離婚這回事。」

「我也明白她的感受了。五月一日我在這裏，正巧從這個地址寫信給你父親，詢問他關於『金樹枝』一書的事情。不久後我又打電話給他——那時我在艾莫拉——他告訴我說你有個假期，

而他設計——」

「設計！」我迷惑地說着，開始笑起來。「那個——那個老好人！怪不得媽說我到了斯蓋島就曉得她的用意了。」

「那就沒錯了。」尼古拉斯笑着說：「我便覺得自己所需要的便是一個可以和你好好談談的機會……」他的笑容有些慘澹。「然而，你却從我身邊逃開了，我懷疑也許你父親並不了解你，而我們之間也眞的結束了。我那麽確定……活該我受到拒絕，眞的活該。而且你也眞拒絕我了。眼見你就近在咫尺，而我却不能接近你……」

他澀澀地笑了幾聲。「因此我的行動便盡我所能的表現得很惡劣了。我對你說了些相當卑劣的話，是不是？我沒有任何藉口——除了我大概是瘋了；我如此接近你，却無法——無法開口要求。然而，對我男性主義的最大衝擊，却是我發現你不但不再冠我的姓，而且還把我給你的戒指丟了。」

「我是因爲在飯店登記簿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才這麽做的。看！」我伸出了左手，在中指上那一圈白色的指環痕跡顯然可見。尼古拉斯盯着它好一陣子，唇角的肌肉輕輕抽搐了幾下，然後他再度將我擁入懷裏。他的呼吸拂動着我的髮梢。「那麽你願意讓我再度回到你的生活中了？在我做了那些事情後？在我——」

「你說過我們不再提起那些事的。」

「是的。我喜歡事情簡單順暢，不是嗎？如果你現在回絕我，叫我回到屬於自己的地方，而別再搞亂你的生活，我也絕對毫無半句怨言。」

「不！」我說。

那隻雲雀再度飛出了牠的巢，在晴朗的空氣中，唱着清脆的歌聲。我輕柔地撫着尼古拉斯的手。「只是再也——再也不要離開我了，尼古拉斯。我想我會受不了的。」

他的手臂緊緊地擁着我。聲音乾脆堅決：「不會，珍妮達，永遠也不會了。」

那隻雲雀在水晶石上舞動着，羽毛迎光閃亮，有如晶瑩的雪花；歌聲不絕。羣山浸潤在微明的薄霧中，似乎懶洋洋地沉醉在甜美的夢鄉。

我在他的臂膀中感到興奮，輕吸了一口純淨的空氣：幸福圍繞在我四周。

「你要不要打賭，」我說：「當我們回家時，媽會像根本不曾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的接待我們，然後帶我們到那間客房去！」

「那我們最好在到達那裏以前先結過婚，」尼古拉斯說：「不然我可不敢想像後果如何。」

於是，我們依計行事。

床邊故事　5

夜　火

■原　著　瑪麗・史都華
■譯　者　黎惟東
■發行人　蔡浪涯
■印　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
■發行處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八號五樓
　　　　　電話　三〇三四九一七～九
　　　　　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
■印　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日
■每冊定價六十五元

